

URTON SINCLAIR  
錢魔  
THE MONEYCHANGERS  
A NOVEL

林徽音譯 水沫書店版

1929

新興文學叢書

錢 魔

美國 曷普東 辛克萊著

林 微 音 譯

水 沫 書 店

一九二九年六月初版

1—1500

新興文學叢書

錢    魔

有著作權

實價大洋八角

原 著 者    曷普東·辛克萊

翻 譯 者    林    徽    音

發 行 所    水 沫 書 店

發行所 上海<sup>北四川路</sup><sub>公益坊內</sub> 水沫書店

## 第 一 章

“我”勒基梅說，“全然瘋了似地要見見這位露仙杜伯利呢。”

“誰把她告訴你的？”哀倫孟德鳩問道。

“阿力告訴我的，他在把她告訴每一個人呢，”勒基說。  
“這聽來真是動人。但是我怕他一定誇張過了分。”

“人們似乎採用着誇張過分的傾向”孟德鳩說，“當他們講到露仙的時候。”

“我對她可是十分莊重的，”勒基說。

哀倫孟德鳩望着他，笑着。勒基不置顯著的答辯。他是來帶愛麗思赴禮拜堂去的；他打扮得非常漂亮，瀟得非常

香，而且在他的鈕孔中還扣着一朵奇異的紅蘭。那懶散地靠在一大皮椅中而望着勒基的孟德鳩，想到了勒基當露仙是一種新的花，佩了它他可做步於街道而攝引人家的注意在暗好笑。

“她身材的大小怎樣？”勒基問道。

“她大約像你一樣大，”孟德鳩說——那誠然是很小了。

愛麗思在這時走了進來，穿着一套新的春裝。勒基跳了起來，用了他的不可自止的過度的熱情迎候她。

接着他問道，“你也認識她嗎？”

“誰？露仙？”愛麗思問道。“我同她一起上學哩。”

“杜伯利裁判官的田園正靠着我們的，”孟德鳩說。“我們都是一起長大起來的。”

“在她結婚以前我差不多沒有一天不看見她的，”愛麗思說。“她是十七歲結婚的，你知道——同一個比她自己大得多的男子。”

“從那時以後我們從沒有見過她，”孟德鳩接着說。“她到紐奧爾良去了。”

“而現在還只廿二歲呢，”勒基驚呼道。“她佔有了寡婦的智慧與‘名門’的秀美的一切！”他舉起了他的手作了一個贊嘆的手勢。

“她有錢嗎？”他問道。

“在紐奧爾良看來她够有了錢，”孟德鳩答道。“我可不知道在紐約看來怎樣。”

“啊，好的，”他沉思地說。“有不少的錢堆在那裏呵。”

他帶了愛麗思去拜她的上帝去了，讓孟德鳩獨自去想那說到了露仙杜伯利才提醒的回憶。

哀倫孟德鳩生平愛上過露仙五六次；這愛在她還是懷抱中的嬰孩時便開始了，而間隔地繼續着直到她的結婚。露仙是個有產於亞美利加的歐羅巴人風的，有烏鴉般黑的頭髮和煥發的微紅的面色的美女子；哀倫以前老是像天空中的四月的陣雨般一回兒眼淚，一回兒又嬉笑地追逐着她。

露仙是個瘦小的東西，正如他曾說過的，但是她是個精力豐富的不竭的泉源。她自落地的時辰起便做了一個寂寞的家庭的生命力，所有走近她的人全向她的迷力降服，哀倫記得有一次他走入那屋子的時候，他看見那莊重的，嚴肅的一邦之裁判官長却負了露仙在他的背上，用了手和膝，在地上匍匐着。

她是個天生的女伶，每一個人都這樣說。當他還沒有過四歲的時候，該當是睡的時候了，她還要躺在床中講給自己聽悲慘的故事來使自己飲泣。不久她發見了幾滿箱衣服，那

是她的母親在她還是老田園社會中的動人的少女時間所穿的；於是露仙紮扮着，表演着，引得看她扮演「東方的公主」或「夜之后」的一切的人全驚愕着。

她的母親在她很幼的時候便死了，只有她的父親伴她長大起來。杜伯利裁判官是鄰近的有錢人之一，他爲他女兒置備的東西每件都是奢侈的；可是人家還說露仙要遭到沒有女子當心她的苦楚的，而那預言果已悲慘地應驗了。一日，有一個男子，比她自己大得多，但是浪漫的虛飾還包圍着他，愛的異蹟突然啓示了露仙，在還未發生情感的以前便把她帶走了。

自從她不見了，孟德鳩便從沒有再見到她。他知道她已到了紐奧爾良去，他也聽到過她很不快活的流言，就是她的丈夫是個敗家子，是個登徒子的流言也聽到過。差不多她結婚後的一年，孟德鳩聽到了那男子死於非命的信息。

他沒有再聽到什麼，直到他來到了紐約後的不久才在家鄉的新聞紙上看到杜伯利裁判官的死訊。然後在一星期左右的以前從露仙來了一封給他兄弟，奧力未孟德鳩，的信，說她要到紐約來了，也許要久住，請他去接她，並爲她安排好一家旅館。

孟德鳩納罕着他再看見她的時候，她已變成了什麼樣

子。他也納罕着五年來的苦楚與經驗已對她生了些什麼影響；或者它已銷磨了她的熱情，或者它已乾涸了她的歡樂的泉源。露仙若已變成了凝重的態度，他却想到了有些難受。

他一回兒這樣想了又不信，一回兒那樣想了又懷疑。她究竟還能維持着她的迷力嗎，不管生活自那時以來已使他自已起了怎樣多的變化？

他的幻想被奧力未驚走了，他進來問他願不願意去接她。“那些南方的火車常是脫幾點鐘的班的”他說。“我叫了我的下人去了，看來打電話給我。”

“當心她是你的責任呢，”孟德鳩說；“還是你先去看看她的好。告訴他我晚上去看她。”所以在晚上他如約到了那大旅館去——那奧力未先前曾把它介紹給過他的同一個旅館。而露仙在等着。

她真是依舊。他能在一瞬那的時間內即看出它，她是依舊歡樂，依舊熱情；她是依舊美麗，那會使男子們的心怦怦着的美麗。在她的容貌上一絲勞苦的痕跡都沒有——她是像一朵開得到恰到好處的完美的花。

她張開了她的雙手來歡迎他。“哀倫！”她叫道，“哀倫！”

我看見了你真快活！”她握了他的手，站着，對他凝視着。“啊，你已長得這麼大，這麼莊重！你看他不英俊嗎，阿力？”

奧力未站在邊頭望着。他枯澀地笑了一笑。“我看來他太雄偉了，”他說。

“啊，又看見了你多麼神奇啊！”她驚呼道。“它使我立刻想起了五十件事情。我們必得坐下來作一個長時間的談話。它會使我全夜問你一切的我所不得不問的問題。”

露仙穿着他父親的孝，但是她已把她的素服計畫得好像反做了她的美的襯托。她彷彿像一方在黑絲絨的背景前的燃燒似的紅寶石。“告訴我你一向怎樣，”她急促地說。“你在這裡幹了些什麼？你的母親怎樣？”

“還是一樣”孟德鳩說，“她要你明晨去走走。”

“我要去的，”露仙說——“第一件事情，在我到任何地方去的以前。還有露仙媽媽呢；露仙媽媽好嗎？”

“她好，”他答道。“她瘋了似地要看看你呢。”

“告訴她我來了！”她說。“我寧可去看露仙媽媽，比了去看布魯克林橋？”

她給了他一個坐位，自己便坐在他的對面，用她的眼睛飽餐着他。“看到了你，我彷彿覺得我又像一個小姑娘了，”她說。

“你以為自己已上了年紀？”孟德鳩笑着問。

“哦，我覺得老了，”露仙說，突然現着恐懼的面色——“你想不到呢，哀倫。可是我不要任何人知道它！”繼而她熱誠地叫道，“你還記得那菓園中的鞦韆？你還記得那大鱷魚游泳着的池潭？還有柿子？還有老佐？”

哀倫孟德鳩想起了這一切的事情；在此後的半點鐘之內他幾乎想起了所有的自露仙剛會走的時候起，他和奧力未和露仙所經過的鼓舞的事情。他也告訴了她關於他們所有的鄰人的，關於她記起的所有的僕人的最近的消息。他也告訴了他關於他父親的死，那屋子的怎樣已被焚毀，他們的怎樣已賣去了他們的田園而來到了紐約的種種事。

“你在做什麼事，哀倫？”她問道。

“我在做律師，”他說。“我並不在積聚着財產，我只是在處治着付我的賬單。在這城中那是比了什麼別的事情都緊要。”

“我該想像得到，”露仙說。“第五林蔭路上所有的是那樣的一列舖子！哦，我知道我要把我所有的錢在第一個星期中就化完了的。而且這個旅館——啊，這是多可怕呀。”

“奧力未已把這旅館的價錢告訴了你，是不是？”孟德鳩戲笑地說。

“他使我氣都透不過來了，”露仙說。“我何嘗處理過這種事情？”

“你務要同他解決，”孟德鳩說。“他已處理了這事，而且他不欲我過問。”

“但是我要你的建議，”露仙說。“你是個商人，奧力未除了是個孩子以外就什麼都沒有了。”

“阿力自他到了紐約後已學得了很多的事情呢，”孟德鳩說。

“我可把我一方面的情形很快地告訴你，”他頓了頓繼續說。“他上次也帶我到了這裡來，勸我說如其我要入“交際界”，我就不得不住在這裡。我試了幾時，然而我覺得我不喜那些我所必得做的事情，因此我就丟手了。你從第五林蔭路過去兩條街的一間公寓中可找到我們，我們只化大約在這裏所化的十分之一。現在你或者聽從我或者聽從阿力，只看你要不要入交際界。”

露仙沉思地皺着她的眉毛。“我不是要把自己隱藏在一間寄宿舍的裏面才來紐約的，”她說道。“我要見識見識世面呢。”

“好”孟德鳩說，“奧力未識認他們得不少，他自會介紹你。也許你會喜歡他們——我不知道。我可確得定你不會有

什麼困難來使他們喜歡你的。

“謝謝你”先生”露仙說。“你是始終以肝膽示人的！”

“我不要說什麼來掃你的興，”孟德鳩說。“你自己總會把實在的情形覺察出來的。但是我想還是把這話告訴你的好——‘你’不要太以肝膽示人了。你不能十分像你在家鄉一般隨便相信人家。”

“謝謝你，”露仙說。“阿力已對我演講過一番了。我想不到來紐約是一件如此嚴重的事務。我對他說，看來寡婦們大概都懂得怎樣當心自己的。”

“我自己也經過過要這樣適應環境的壞時期，”孟德鳩笑着說。“所以你一定要鑒納我的預告。”

“我已把這事對露仙講了一些，”奧力未枯澀地插口說。

“他講給我聽了一樁最迷人的戀愛故事！”露仙說，用她頑皮的眯着的眼睛凝視着他。“我一定要見見那位炫耀的溫乃夫人呢。”

“你明天晚上可以見到她，”奧力未插口道。“你是被請了去赴別來奧爾登夫人之宴的。”

“我在新聞紙上看見過別來夫人的消息，”露仙說。“可是我從沒有過想要會見她的意思。奧力未究竟怎麼才會提

進了這些事情的中間去的？”

奧力未從事着解釋；孟德鳩坐在一旁，在暗好笑於他兄弟的關於他自己的社交事務的謹慎地粉飾了的敘述。奧力未顯見已佈置了要處理露仙的方法的，要護送她上一個‘交際界’的崇高的位子。

“可是告訴我，這所有的事都要化這樣多的錢嗎！”露仙訴告道。“我並不想嫁一個可怕的百萬翁呢。”

她突然旋向了孟德鳩。“你可有一間辦公室在什麼地方？”她問道。“明天我可以來看你，而請你做我的法律顧問嗎？老和謨茲先生是死了，你知道。他常做着我父親的法律顧問，他也知道我一切的事務。他從不以爲值得對我解釋隨便什麼事情的，因此現在我不很明白我究竟有些什麼，或者我能做些什麼。”

“我要盡我所能的來幫助你，”孟德鳩答道。

“而且你一定要很嚴厲地對待我，”露仙接着說，“不要讓我化太多的錢，或者作任何太大的錯誤。那是和謨茲先生常用的方法；自他死後，我的確已怕信任我自己了。”

“如其我對你演那一角，”孟德鳩笑着說“我怕我們要很快地同我的兄弟衝突了。”

孟德鳩不大相信他有充那一角的能力。在他望露仙的

時候，他有種悲劇逼近的感覺。他很明白，依紐約的財產標準，確實覺得露仙並不富有；他也覺得都會的誘惑已經臨到了她。她是目眩於汽車，商店，旅館，劇場和她所見的種種奇物的景象。她是隨帶了她一切的寬宏的熱誠來的；她是急切於可怕的生活的渴望。

孟德鳩是已備嘗了艱苦來的；他預料得這樣清楚使他不能不想法引導她，想法從她的最壞的錯誤保全她。因此在他們之間生出了一個奇怪的關係來；從開始露仙便把他做了她的知己，告訴了他她所有的煩惱。無疑地，她從沒有接受過他的勸告；她會說，隨了她的美麗的笑，她並不要他使她脫出煩惱，只要他自此以後同情她。孟德鳩依從了她，他再三地告訴自己不要給露仙原諒；可是他始終在原諒她。

翌晨她去看了奧力禾的母親和露仙媽媽，她是以她的祖母之名為名的。下午她同愛麗思去購備東西——聲說着在她使自己“體面”的以前，她不能顯現在紐約的任何地方。晚上孟德鳩來看了她，便帶她到了別來奧爾登夫人的第五林蔭路的華邸。

在路上，他以對她講述那可怕的別來夫人和她的可怕的舌頭的事來消遣時間；還講到那位夫人和她的親戚華林

氏之間的爭鬥的事。“你一定不要驚駭，”他說，“如其他人在一角，而問你一切的事。別來夫人是個有特權的東西，例對她是失了效用的。”

孟德鳩在這時已把奧爾登的榮華看做自然之事，但他覺到露仙刺激得戰慄了，在她看到那華邸，看到它的黑大理石的雕刻，看到它的穿紅金二色的制服的僕從時。然後到別來夫人本人，她穿着燦爛的深紫色的錦衣，頸項上掛幾串珠子。她是幾乎高得足於望遠露仙的頭頂了，而她站了一些使得可適意地望着她。

“我爲你想法要溫乃夫人來，”她對孟德鳩說，一併接他坐在她的右邊。“可是她不能來，因此你得坐在我右邊了。”

“你們在密士失必有許多像她那樣的美人嗎？”她問在他們入席後。“如其有的話，我不明白你爲什麼要上來。”

“你喜歡她，是不是？”他問道。

“我喜歡她的容貌，”別來夫人說。“她有些見識嗎？我相信她是個寡婦。她反正一樣需要個把人去當心她吧。”

“我要對她推舉你的好意，”孟德鳩說。“我已把關方的事情講給她聽了一些。”

“你講給她聽了些什麼？”別來夫人問道，寧靜地——“你告訴她我打布立治（紙牌戲名——譯者）贏了太多的錢？你告訴她我在用餐時喝蘇格蘭酒？”於是，看到孟德鳩的臉緋紅着，她便笑了。“我知道這是不錯的。我已捉到你在想這樣的事情五六次了。”

她伸手取了那總管剛放在她面前的酒注，便自顧自地斟入她的空杯中。

孟德鳩把所有關於露仙的事都講給她聽；在講的時候他望了一望露仙，見她坐在近乎餐桌的中央，在同斯坦利賴德爾談話。孟德鳩同這個人在溫乃夫人的家裏打過一兩次布立治；他私自在想露仙不見得遇見過富於都會的迷力的男子。賴德爾是哥坦信託公司的總理，那公司的華麗的大理石的門面是第五林蔭路的壯觀之一。他是個稍微不到五十歲的人，體高而有傑出的相貌，留着鐵灰色的鬍鬚，並有外交家的風度。他不僅是個銀行家，他也是個攻讀有素的人；他在年青的時候跑到過海上去，他也游過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家。他也是個愛美的著作家，如其有什麼書他沒有涉獵過的，這就不是一本在交際界中時常講起的書。他能談到任何的題目，一個女主人，能得到斯坦利賴德爾做她的餐會中的一員的，大概是看做成功的。“這些忙的日子他不大出門，

別來夫人說。“可是我把你的朋友告訴了他，他才來了。”

有時餐桌上的談話變為全體的，孟德鳩注意到那引誘它的常是賴德爾。他的伶俐的光芒在餐桌上閃來閃去；那些同他對敵的人不大會不成為失敗的。這是一種無顧忌的伶俐，炫耀而危險。賴德爾是個有時可在‘交際界’中見到的那樣的人，他爲了逞能的緣故採用着急進的概念。這爲那已在某種社會環境中成就了一件輝煌之事的人，確是件好事情就是在他的談話中來忽視那環境的種種的理想與習常，如是顯示着他確然怎樣不介意於他所已成就了的事。

這在餐會上是很有趣的；但是孟德鳩好笑地私自在想斯坦利賴德爾是怎樣遠差於人家想像中的一家盛大的，莊麗的銀行行長一流的人物。他們走入了客廳後，他走到鋼琴那里去奏了一支有些恐怖性的俄羅斯曲來冠了那與他身分不想稱的焦點。

奏曲後，孟德鳩看見他同了露仙杜伯利漫步到花房那裏去了。打布立治是太多了兩個人，那便給了他們一個很好的去漫步的藉口；可是沒有一個人會比孟德鳩更覺到不安定了，當他坐在檯旁而讓別來夫人贏他錢的時間。

在那苦事完了，那團體散了後，他找到他的朋友坐在別來夫人的花房中的噴水泉旁，目不轉睛地向前凝視着，坐在

她身旁的賴德爾則在講着話。

“你碰到了一個有趣的人吧，”他說，當他們在車中坐定後。

“我生平所碰到的最非常的人們中的一個，”露仙迅速地說。“我願你告訴我一些關於他的事情。你很知道他吧？”

“我聽見他講過一些，可是我並不知道得很多。”

“他有這樣多的錢嗎？”她問道。

“他有好幾百萬，”他說。“我想他是會很快地傾家的。人家說他是一個冒險的投機家。”

“一個投機家！”露仙驚呼道。“怎麼我以為他是一個銀行的行長呢！”

“你在紐約住了一回，”孟德鳩微笑地說，“你就會明瞭那二者之間沒有什麼矛盾的所在。”

露仙沉默了，聽到了那話稍有些眩惑。“人家告訴我，”孟德鳩微笑地繼續說，“就是賴德爾的夫人也不願把她的錢存入哥坦信託公司的。”

孟德鳩並沒有預料到這句話的影響。露仙突然驚了一跳。“她的夫人！”她驚呼道。

“怎麼是的，”孟德鳩說。“你沒有知道他是結了婚的嗎？”

“不，”露仙低低地說。“我不知道。”

長時間的沉默。終於她問道，“他的夫人怎麼沒有一走被請來赴宴？”

“他們不大一起出去的，”孟德鳩說。

“他們分居了沒有？”她問道。

“他們有種新的，時式的分居，”對方答道。“他們住在一所大廈的兩對面，家裏有事情的時候，他們才會聚在一起。”

“她是那一類的女子？”露仙問道。

“關於她我一些也不知道，”他答道。

又是沉默。終於孟德鳩說，“沒有爲他惆悵的原由，你明白。”

露仙使用她的手輕輕地按着他的。

“沒有什麼了，哀倫，”她說。“不惆悵了。我是不大會犯同樣的錯誤做兩次的。”

於是孟德鳩，似乎沒有什麼要說的了。

## 第 二 章

露仙要到孟德鳩的辦公室來同他談談職務，但是他免得她麻煩，翌晨在他上辦公室去的以前，他到她的寓中去訪她。她給他看她的所有的文件；她父親的遺囑，連同一張他的遺產的單子，還有和謨茲先生的記錄和她的在紐奧爾良的產業的租摺。正如孟德鳩預料的，露仙的事務未嘗給弄清楚，他有許多事情要詳查，有許多問題要細問。她那裏有不少的地皮和房屋的不動產的押契，而在別方面，有些露仙自己的產業也押了出去，這種事務的情形她都不能解釋。還有幾家實業公司的股票，孟德鳩對於這些公司知道得很少。最後而其中最要的是一疊五千股北密士失必路公司的股

票。

“你總知道這一切的事了，無論如何，”露仙說。“你已賣去了你自己的股票沒有？”

“沒有”孟德鳩說。“父親願我保守這契約像別的人保守得一般長。”

“我倒可以隨便出售我的股票了，不是嗎？”露仙問道。

“我一定要勸你賣掉它，”孟德鳩說。“可是我怕不容易去找到一個買主。”

北密士失必是一條同孟德鳩一起長大起來的鐵路，可以說；他記得以前兩個家庭沒有一時不在談論它的。它是從阿特琴到奧拍洛，大約五十哩路長，奧拍洛的一端同本州的幹綫之一相接。這是個杜伯利裁判官所計畫了的企業，他相信將來用它做開示一個國家的分區的方法。

這是正在窩爾街懷疑那鄰地很厲害的時候着手創辦的；杜伯利裁判官從他自己的朋友們，鄰人們中招集了二百萬元，再加上了他自己的五十萬元，在他們一切的人的中間訂了一張高貴的契約，就是那全路不要請求北方的資本家的恩惠，它的股票也永不要給寫上那交易所的股票價格表。第一任總理是一位露仙的伯父，現在的公司的掌握者是一位那家庭的老友。

可是那已由此集起了資本的分區的傲舉却完成不了運輸的事業。杜伯利裁判官所曾想像的各個城市都沒有成爲現實，而那小小的鐵路也並不同了時代的進行並駕齊驅。在最近的十年左右來，它的產業已在跌價，它的收入已在衰退，而孟德鳩也已好幾年沒有從他父親所購了的五萬元股票上分得些微的股息。

他一邊在同露仙講起這一切的事情一邊想起了大約在十或十二年的以前曾經討論過的一個計畫，想把路線從阿特琴放長以至同密士失必鋼鐵公司的軌道聯接，而給北密士失必一個向西的直接出路。密士失必鋼鐵公司是有半打全國最大的鋼板鐵軌製造廠之一，這直接出路在密士失必看來雖然只是它的碩大的運費中的一小部份，却是不絕地引惹着北密士失必的董事們的渴念的。

他們已做到測量地面，並謹慎地估着沿那設計中的延長的路綫的價格。孟德鳩的知道這事因爲有一次可巧他和露仙的哥哥——他現在在加利福尼亞——過他們的假期的一部份於打獵旅行，當那個時候，他們鄰近測量隊紮了篷帳。設計中的路綫是要穿過搭路拉濕地的，到這里便臨到了計畫的躊躇。那裏有一打的路由給設計着；孟德鳩記得怎樣有一晚坐在篷帳的火的邊頭，同一個測量隊的比較年輕的

人閒談，而聽到他的關於測量的大錯的怨謗。他以為那測量隊長是力不勝任的，他頑梗地拋棄了最佳的，却偏袒着幾乎不可能的路由。

孟德鳩把這閒談告訴過他的父親，可是他不知道他的父親詳察過那件事務沒有。他只知道當那設計中的延長的路綫的計畫在股東會前給提出的時候，眼看得那工程的費用這樣大得籌備不起金錢來。一個送到密士失必鋼鐵公司去的建議是給否決了，因為密士失必鋼鐵公司是在窩爾街人的手中；既非杜伯利裁判官，也非孟德鳩將軍曾在那時實感到這小小的鐵路的形勢會這樣地無望。

這一切的事情全給提入了露仙與孟德鳩的談話中。他對她老實說，他們絕沒有還應當保守着他們的股票的理由；如其，由於設計中的路綫的延長，或者由於別的任何方法，新股東們能使公司有一些成功，同他們結合些也好，否則還是完全賣去了它們好得多。孟德鳩應允着他來擔任這件事務，盡他的能力做去。

他第一想到的，在他上辦公室去的時候，是詰赫甘。“幾時來看我，”赫甘這樣說過，而孟德鳩從未接受過那邀請。北密士失必對於像赫甘這樣的一個人自然僅是一件瑣事，可

是誰知道 he 會用什麼新方法來適應呢？孟德鳩從街上的三三兩兩的傳說得知那大財政家已售去了他所有的股票於他的兩三次最重要的投機事業中。

他立刻到了赫甘的辦公室，在城中大保險公司之一的建築中。他穿過了大理石的走廊，走到了一扇裝飾富麗的古銅的門前，門後站着一個也是裝飾富麗的穿制服的高大的護衛人。孟德鳩當他是個大人物，可是這個人使他知道他僅是個細蕙。

“赫甘先生在辦公室嗎？”他問道。

“你預先有了約的嗎？”對方說。

“也可這樣說，”孟德鳩說，遞給他一張名片。“可否請你把這送給赫甘先生？”

“你親自認識赫甘先生嗎？”那人盤問道。

“我親自認識，”孟德鳩答道。

對方沒有表示，盡孟德鳩所能證明的，可是在這個時候一個伶俐的年輕的書記從門後的門中顯現了。“可否請你述說關於你要見赫甘先生的事務嗎？”他說。

“我要親自看赫甘先生，”孟德鳩答道，用了稍微嚴厲的語氣。“如其你肯送進這張名片去，這便足夠了。”

他把名片遞給了書記在聽他的判斷，同時在想也許他

的新的春季外套夠於入時得抬舉他。在那書記的考察中，作一個裏面的大人物的朋友。終於那人帶了那名片不見了，半分鐘後回來了，瀟似地笑着。他領孟德鳩進了一間大辦公室裏面有皮墊的椅子，大得每張上足可坐幾個人，給一個人坐却大得總坐不舒適。在牆壁上有一張大陸的地圖，詒赫甘的鐵路像紅絲帶般展佈在那上面。牆壁上也有赫甘自己打死的野牛和馴鹿的頭。

孟德鳩只等了一兩分鐘，然後他被護送過一串的房間，終究來到了那總理的內室。這間是質樸的，是精緻而通達的質樸；詒赫甘坐在一張很平面的桃花心木的寫字檯前，它的上面無論那裏都沒有一點紙屑。

對方進來的時候他站了起來，伸展開了他的魁梧的形體。“你好呀，孟德鳩先生？”他說，並握着手。於是他坐下在他的椅中，向後靠去，把頭直靠到椅背上，皺着他的濃而突出的眉毛，並凝視着他的來客。

孟德鳩末一次遇見赫甘的時候，他們嘗講到馬，嘗講到在得克薩斯的舊日；可是孟德鳩還沒有糊塗得不知道那是在晚上。“我來有件商業上的事務要請教，赫甘先生，”他說。“我要把我的來意簡略地對你說。”

“即使繁雜一些，也沒有什麼，”赫甘笑着回答，

“我要向你提出的是於你自己也有趣味的北密士失必鐵路公司的事件，”對方說。

“北密士失必？”赫甘說，皺着他的眉毛。“我從沒有聽到過它。”

“我並不想像許多人都聽到過它，”對方答道，並繼續告訴他那路綫的故事。

“我自己也有五百股股票，”他說，“可是這已在我的家庭中好久，而且我也全然滿足於讓它留在那里。我並不是爲我自己才來作這個提議，只是爲一個有五千股股票的我的當事人。我這裡有幾年來的那鐵路的每年的報告，和幾種別的關於它的情況的報告。我的意思是你可以經手那鐵路，而把這設計中的延長着密士失必鋼鐵公司去辦。”

“密士失必鋼鐵公司！”赫甘驚呼道。他顯見聽到過那個的。

“你所說的考查那想着手的計畫還是多久以前的事呢？”他問道。孟德鳩告訴了他那測量的故事，並告訴了他他自己親自所聽見的。

“那聽來是希奇的，”赫甘說，皺着他的眉毛，顯然在沉思了。“我要考察這事情，”他終於說。“我自己沒有要把我帶入鄰地去的計畫，但是也許我能想出個把對於這事有興趣

的人來。你知道一些你的當事人爲那五千股股票要賣什麼價錢嗎？”

“我的當事人已把這件事委託於我了，”他答道。“我還只今天早晨才接辦這事，所以我務須再考察考察那鐵路的情況。我當勸告她承受一個公道的減價——比如說照票面價格減去百分之二十五。”

“我們以後再談吧，”赫甘說，“如其我能爲你找到一個人。”孟德鳩便同他握手而別。

在他晚上回家的路上，他灣一灣去把他訪會的結果告訴了露仙。“我們不久就會從他那裏聽到消息的，”他說。“我想赫甘並不是一個要費了長時間才打得起注意的人。”

“我的祈禱會同着他，”露仙說着一笑。繼而她接着說，“我打算星期五的晚上要在哈維先生的家裏見你。”

“我在星期六的下午以前沒有時間可出來，”他說。“近來我很忙，在辦着一件案子。可是我要想法找出時間來到栖格夫里哈維的家裏去；我想我能到他那裏去的。”

“他們告訴我他是爲了馬才去的，”露仙說。

“他有一個爛爛的馬廄，”他答道。

“阿力帶他到這裏來真不差，”她說。“我一定已躍入了多

事之中了。你想我明天到那裏去？”

“我猜不出，”他說。

“窩忒曼請我去看他的藝術展覽室去。”

“窩窩忒曼嗎！”他驚呼道。“怎麼樣攪出來的？”

“奧爾登夫人的哥哥爲我代請的。他認識他，便爲我得到了那邀請。你不喜歡去嗎？”

“我明天要整天地在法庭中忙着，”孟德鳩說。“但是我喜歡看看那收藏。我明白這是件驚奇的事業——那老人已消磨了他所有的閒空時間在這上面。你聽聽他爲它所費的無稽的估價看——至少四五百萬元呢。”

“可是他爲什麼要藏它在哈得孫河之上的藝術室中？”露仙問道。

對方聳了聳肩膀。“正是個怪想，”他說。“他並不是爲了別人的娛樂才收藏的。”

“不差，既然他讓我去看它，我也不能再訴怨了，”露仙說。“在這城裏有這樣多的東西可看的，我確得定我有一年要忙。”

“你在看了他們一半的以前，你就要疲憊了，”他答道。“每人都是這樣的。”

“你認識窩忒曼先生嗎？”她問道。

“我從沒有會過他，”他說。“我看見過他兩次。”孟德鳩便繼續告訴他在百萬翁俱樂部的偶遇，他看見那窩爾街的克里薩斯（紀元前六世紀之呂底亞王，以豪富聞名——譯者）給一羣隨從的‘小百萬翁’包圍着。

“我盼望我不要遇見他，”露仙說。“我知道我要嚇死的。”

“人家說他能獻媚呢，當他要的話，”孟德鳩答道。“太太們都喜歡他。”

星期六的下午，當孟德鳩到哈維的脩島的家裏去的時候，他的兄弟遇見他於渡口。

“哀倫，”他開始說，驟然地，“你可知道露仙已同斯坦利賴德爾到這裏來了？”

“天呀，不知道！”孟德鳩驚呼道。“可是賴德爾到這裏來了嗎？”

“他得到了哈維的邀請，”奧力未答道。“據我所知道的除了要隨同露仙一起沒有別的原由。他用他的汽車帶她出來的。”

孟德鳩弄得目瞪口呆。

“她從沒有把這事約略暗示我，”他說。

“天呀！”奧力未驚呼道，“我看那腳色說不定在追隨露

仙！”

孟德鳩站了些時，在憂鬱地沉思着。“我並不以為這會對他很好的；”他說。“露仙知道得太多了。”

“露仙從沒遇見過像斯坦利賴德爾這樣的一個人！”對方斷言道。“他消磨過他的全生命於獵取女子們，她一些也不是他的對手。”

“你知道他什麼嗎？”孟德鳩問道。

“我不知道他什麼呢！”對方驚呼道。“他同柏替崑曼戀愛過一次。”

“哦，我的主！”孟德鳩驚呼道。

“是的，”奧力未說，“他把這事完全告訴了我的。他有一個術士般多的狡計。他讀過不少新思想的怪書；他也講到他的渴慕的靈魂，而他所遇見的每個女子都是他的姻親。更其還有他是個自由思想者，他也談到女子們的自由與權利。他把所有的倫理道德，全聚集了來，而把它們攪和着直到你已以為一個女子所能演的最高貴的一角就是做一個結了婚的男子的情人。”

孟德鳩忍不住笑了。“我知道有時你自己也攪和着倫理道德的，阿力，”他說。

“是的，那是不錯，”對方答道。“可是這是露仙。總得有

人去把關於斯坦利賴德爾的事講給她聽才好。”

“我要去做這事，”孟德鳩答道。

他來用餐的時候，他在書室的套間中找到了露仙。她在思想中充滿了她剛才在濟窩忒曼的藝術展覽室中所見到的一切的神奇的東西。“哀倫，”她驚呼道，“你想什麼，我見到他了！”

“真的嗎！”他說。

“他整個下午都在那裏！”露仙說。“他除了好好地款待我以外一件事情也沒有做！”

“那麼你並不覺得他像你預期的那樣可怕了，”孟德鳩說。

“他很是動人，”露仙說。“他給我看了他全部的收藏，並講給我聽各張畫的歷史和他怎樣到得了它們的故事。我生平從來沒有過這種經驗。”

“他能做一個有趣的人，在他決定要做的時候，”孟德鳩答道。

“他是不可思議的！”她說。“你望到那瘦瘠的身材，那枯槁了的老鷹似的面孔，它的四周全是白的鬚髮，你一定以為他已臨到了他的暮境。可是在他談話時——啊，我並不納罕

於人們的服從他！”

“他們服從他！”孟德鳩說。“那是不錯的！沒有一個窩爾街中的人能再活二十四點鐘的，如其老擔窩忒曼存心同他過不去。”

“他究竟怎麼才能這樣辦的呢？”露仙問道。“可是爲了他那麼非常有錢？”

“他所有的並不是錢，”孟德鳩說；“他所有的却是管理錢的權。他是幾家銀行的行長；若不是他自己不要知道，沒有一個人能瞞得了他在窩爾街中活動的。他能不顧人家的付款的期限；他能把他所有的借款全收回來。他能搖動市面來毀壞一個人。再想想他在華盛頓的權力看！他利用那財政部，彷彿那是他的分辦公處中的一個。”

“這似乎是可驚的，”露仙說。“而那個老人——八十多歲了！我遇到了他，我是快活的，無論如何。”

她停頓了，看見斯坦利賴德爾在門口。他顯然在找尋她。他領她去用餐；每間隔一回，在孟德鳩向她偷擲一瞥的時候，他總看見賴德爾在獨占着她的注意力。

餐後他們散到樂室，賴德爾便奏了兩支勺旁的幽夜曲。在他奏曲的時候，他從沒有從露仙的面孔上移去了他的視線。“我斷言，”柏替崑曼說給孟德鳩聽，“斯坦利賴德爾的在

鋼琴上挑愛的方法是絕對無禮的。

孟德鳩閃避了幾次打紙牌的邀請，審慎地全晚追隨在露仙的貼身。當終究斯坦利賴德爾討厭地跑開到吸煙室去的時候，他向她旋回來說。“露仙，你得讓我對你講講這件事情。”

“我不管你對我說的，哀倫，”她說。勉強微笑着。

“但是你一定要聽從我，”他抗議道。“你實在還不知道你在同他交談的是何等樣人，或者人們以為他是什麼。”

她沉默地坐着，用力地咬着她的嘴唇，孟德鳩則盡他所能地明白地告訴她賴德爾的名譽是什麼。她所能回答的只是，“他是個這樣有趣的人！”

“有趣的人多着呢，”他說，“但是你永不會遇見他們的，如其你使人們這樣講你。”

露仙緊握了她的兩手。

“哀倫，”她驚呼道，“我盡力勸過了他不要到這裏來。你是對的。我要照你所說的做——我要同他沒有什麼交往了，老實說。你就要看到！他來是他自己的錯；他回來了，他能找到什麼別人來陪他，”

“我願你坦白地告訴他，露仙，”孟德鳩說。“就是他發怒也不要緊的。使他了解你——只要這一次。”

“我要的——我要的！”她斷言道。

孟德鳩察知她迅速地施行了她的約言，因為那一晚的其餘的時間賴德爾同全體在談笑了。大約半夜的時候。孟德鳩偶然望進書室，他看見那哥坦信託公司的總理在一組在熱烈地討論離婚的人羣中。“婚姻是上帝所不赦的罪孽！”他聽見斯坦利賴德爾在大聲說。

原  
书  
空  
白  
页

### 第 三 章

這些事情的不多幾天後，孟德鳩在等着一個到他旅館來吃飯的朋友。他坐在休憩室中看新聞紙；他注意到一個年老的有灰白羊鬚的，却容光煥發的上等人在他前面的通廊中走過。一兩分鐘後他無意舉眼一瞥，他便觸到了這位上等人的視線。

老人吃了一驚，在他的面上現出了驚異的樣子。他走前來，說道。“恕我唐突，先生不是哀倫孟德鳩嗎？”

“我是的，”孟德鳩說，迷惑地望着他。

“你記不起我了，不是嗎？”對方說。

“我不得不承認我記不起了，”孟德鳩答道。

“我是柯爾團長。

可是孟德鳩只愈加迷惑地皺了皺他的眉毛。“柯爾團長?”他重說道。

“你那時是年輕得記不起我來了,”對方說。“我曾到過你的家裏十幾次。我是在你父親所統帶的那一旅中的。”

“真正!”孟德鳩驚呼道。“我請你恕罪。”

“那裏話,那裏話,”對方說,坐在他身旁的椅上。“我要使你回憶起那時的事來,實在是容易的事情。你的兄弟又怎樣?他也在紐約嗎?”

“他在紐約,”孟德鳩說。

“你的母親呢?她依舊健在吧,我相信?”

“哦,是的,”他說。“她就在這旅館中。”

“真是非常快慰!”對方驚呼道。“我以為我在紐約一個人也不認識呢。”

“你是到這裏游歷的嗎?”孟德鳩問道。

“是的;從西邊來的,”團長說。

“事情竟會碰得這樣巧,”他停了一停後繼續說。“我就在今天想起了你的父親。有人打算要購一些我所有的股票——那北密士失必鐵路公司的股票。”

孟德鳩吃了一驚。“真的嗎!”他說。

“真的，”對方說。“你的父親勸我購了那股票，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至今我還保存着它。我已把它全然忘却了。”

孟德鳩笑了。“你售去了你的以後，”他說“你可以把你的關係人讓給我。我知道還有些要出售的股票。”

“這是我想像得到的，”團長說。“可是我想現在不會有人多購這股票的。我記不得收到過什麼股息。”

停頓了一回兒。“這真是個巧合，”對方說。“我也正在想到這鐵路。我的朋友，泰羅夫人，剛從紐奧爾良來。她通常稱做露仙杜伯利。”

團長盡力回想着。“杜伯利？”他說。

“杜伯利裁判官的女兒，”孟德鳩說。“他的兄弟約翰杜伯利，是公司的第一任總理。”

“哦，是的，”團長說。“不差，不差！我現在記起那裁判官了。你的父親告訴過我他購了很多的股票。”

“是的，他是那企業的原動力。”

“還有那別一位紳士是誰？”團長說，搖着他的頭。“那常到他家裏去的，同他很投機的一位——”

“你是指利戈登先生吧？”孟德鳩說。

“是的，我想這是他的名字，”對方答道。

“他是我父親的表兄弟，”孟德鳩說。“他放入了這鐵路公司這樣多的錢，所以，他的家庭從那時起就貧困了。”

“這是個不幸的投機，”團長說，“這是太壞了，我們的大資本家中沒有人肯出來幹這件事。”

“那正是我的意思，”孟德鳩說，“我已把它向一個人提起了。”

“真的？”團長說。說不定那打算向我購股票的人是就從那方面來的。是誰？”

“詰赫甘，”孟德鳩說。

“哦！”團長說。“但是勢必至，”他繼續說，“赫甘總要有個代理人爲他收買股票。

“讓我把我的名片給你，”團長停了一停後說。“我也能鼓起人家的興致來辦這件事。我有幾個朋友，他們是相信南方的將來的。你想你能爲我得到幾股？你想它們的票價要多少？”

孟德鳩取出了一支鉛筆和一張紙，便盡他所能地追想各人的北密士失必的股票。他和他的新相識關於這事漸成爲十分壟斷了，他們也從各方面來把這事從長商議着。待孟德鳩所約的朋友到的時候，團長已得知了種種的實情；他答應了在最近的幾天內他要寫信來。

晚餐後，孟德鳩上樓到他的母親那邊去。今晚我遇見了一個父親的老朋友，”他說。

“誰？”她問道。

“柯爾團長，”他說，孟德鳩太太却驚訝着。

“柯爾團長？”她重說道。

“是的，這是他的名字，”孟德鳩說。“這裏有他的名片，”他便取出了它。它讀來是“亨利柯爾·華盛頓·阿特爾。”

“但是我從沒有聽見過他，”孟德鳩太太說。

“從沒有聽見過他！”孟德鳩驚呼道。“怎麼，他來過家裏十多次呢，而且他還認識父親，利表親，杜伯利裁判官和每一個人。”

然而孟德鳩太太只是搖着她的頭。“他也許來過家裏，”她說，“但是我的確從沒有介紹過給他。”

孟德鳩雖然想這事情有些希奇，但是他決不會更把這事情想下去的，若不是翌晨又碰到了些事情。他比較早到了辦公室，爲的是有重要的工作得預備。他是第一個到，他看見那個打掃辦公室的女子剛在動身。

以前孟德鳩從未想到過有這樣一個人的存在；當她對他講話的時候，他弄得有些驚駭。“請恕罪，先生，”她說。“我有些不能不告訴你的事情。”

“什麼事？”他說。

“有人在查問你的事情，”那女子說。

“你是什麼意思？”他問道，迷惑地。

“請恕罪，先生，”那女子說，“今天早晨，很早很早，有一個人到這裏來。他答應給我錢，先生，他要我爲他保存我從你的字紙籠中取出來的所有的紙片，先生。”

孟德鳩驚住了。“我字紙籠中的紙片！”

“是的，先生，”那女子說。“這是不時有的事，先生——我們懂得這種事情，你知道。而且我們是窮女子——他們付給我們的錢並不很多。但是你個紳士先生，我告訴了他我幹不了這件事情。”

“他看來像那一種人？”孟德鳩查問道。

“他是個黑東西，先生，”對方說，“像個猶太人的樣子。他也許再要來咧。”

孟德鳩取出了他的錢袋，給了那女子一張鈔票；她低聲謝了，便拿了她的水壺和掃帚出去了。

他關上了門，走到了他的寫字檯旁，坐下了，兩眼向前凝視着，低低地說：“我的天呀！”

於是他突然擊他的膝蓋，憤怒得叫了起來。“我告訴了他我所知道的每 事情！每樣事情！他差不多一個問題都不

必問我!”

但是接着驚奇又把他的別的情緒淹沒了。“他究竟已知道了些什麼呢?誰差他來的呢?這有什麼意思呢?”

他回想着他的同那栖阿特爾的老紳士所談的話，看他究竟已告訴了他什麼，對方得到了這消息有什麼用處。但是他不能很鎮定地想，因為他回想到詰赫甘去了。

這一切的事情只有一個解釋。詰赫甘打發了偵探來追隨他!沒有別的人知道，或者要知道，北密士失必鐵路公司的事情。

詰赫甘!孟德鳩嘗社交地遇他於一個委會中——在格蘭芬夫人的委會中!他以一個紳士會見別一個紳士的態度會見了他，同他握手，同他隨便地，坦白地走過，談過!而赫甘却打發了一個偵探來，想逐漸得知他的秘密，甚至還打算要得到他字紙籠中的碎片!

在如此迷惑的情況中，孟德鳩只能想起一個救助。他坐下來：開一張條子給他的朋友威納布少佐，他在百萬翁俱樂部，并到那裏吃飯，希望同少佐會餐。兩三點鐘後，看來已給了少佐充分的剃鬚子，喝咖啡，看新聞紙的時間，他方掀鈴喚了個使者來，去送那條子。

少佐的回答是迅速的。他沒有約會，他的建議與忠告的

倉庫可隨意供孟德鳩的應用。但是他的痛風症可要不得。他的性情又兇暴，而且孟德鳩又不得不提心吊胆着他的醫生的警告，就是他既不准吃菌類，也不准吃肉食。

孟德鳩時常覺得凡是人的面孔決不會有像少佐這樣紫的面色的；然而在他每次遇見他的時候，他却覺得他的紫的面色又更濃了一些。那紫色的光隨着少佐的每一步武漸次遠射着，他咆哮而怨謗着，並且還柔聲地賭着可怖的誓，還有他喜歡隨意使喚着侍者頭領和他所有的助手不停地奔走於俱樂部的餐室中以取樂。

孟德鳩等着，直到那老紳士已同他的醫生解決了他的食物的問題。於是他才來宣說着他非常的經驗。

“我確實覺得你能解釋它的，如其有人能解釋的話，”孟德鳩說。

“可是有什麼解釋的呢？”，對方問道。“這祇是詰赫甘在注意你的鐵路罷了。還有什麼別樣的意思呢？”

“可是他打發了一個偵探追隨着我呢！”

“可是那沒有什麼，”少佐說。“這是很平常的事。他有半打的大代理機關專門做這種事情。如其他還沒有竊聽你的電話，看你自己還未看到的電報和郵件，你還是運氣的哩。”

孟德鳩駭異地凝視着他。“像詰赫甘這樣的一個人！”他驚呼道。“會這樣對待一個朋友。”

“一個朋友？”少佐說。“呸！一個人不同朋友們談交易的。還有，也許詰赫甘自己從沒有知道什麼打發偵探的一回事。他把整個的事件交給了什麼手下人，叫他去進行着，他便決不再顧問了，直到那件事情放到他的寫字檯上來。他的手下人怎樣着手工作，他是不清楚的——那就完了。”

“可是他爲什麼還要知道我所有的家務呢？”

“啊，他要知道你的境况怎樣哪，”對方說——“你怎樣急切於要出售你的股票。因此他來同你辦交易的時候，便要你到那裏你就到那裏了，因此他也許能得到那原價的百分之五十的讓與。如其你還有同他有過借款的瓜葛，那就是你的運氣。”

少佐望着孟德鳩，並在笑着他的質朴。

“你說這條鐵路在那裏？”他問道。“在密士失必？”

“是的，”孟德鳩說。

“我對於這事有些懷疑”對方說。“這一些也不像是詰赫甘做的事。我不相信他會注意到南方的鐵路的。他也許把這事對別的什麼人說過。你的鐵路有什麼好呢，到底？”

“我們想把它延長，”孟德鳩說。“只要化一二百萬塊錢，

便可把它延長到密士失必鋼鐵公司的幹路了。”

少佐吃了一驚。“密士失必鋼鐵公司！”他驚呼道。

“是的，”孟德鳩說。

“哦，我的天啊！”對方叫道。

“什麼事？”

“你究竟爲什麼要把這樣的事對詰赫甘去講呢？”威納布少佐詰問道。

“我對他去講爲的是我認識他，”孟德鳩說。

“然而一個人把事情對人家去講並不是爲了他認識他們，”少佐說。“一個人應當把它們對適當的人去講。如其詰赫甘能達到他的目的，他是會把密士失必鋼鐵公司從合衆國的地圖上拭去的。”

“你是什麼意思？”

“你不知道，”少佐說，“密士失必鋼鐵公司是鋼鐵托辣司的勁敵嗎？老澹窩忒曼組織了鋼鐵託辣司，永遠注意着密士失必。”

“可是那與赫甘又有什麼關係呢？”

“只是爲了詰赫甘每樣事情同窩忒曼合作的。”

孟德鳩驚惶地凝視着。“我明白了，”他說。

“自然囉！”少佐說。“我的親愛的伙伴，你爲什麼不先到

我這裏來呢？你應當先到密士失必鋼鐵公司的辦事人那裏去；你應當不聲不響地先到那裏去，而且要到上級的辦事人那裏去。因為你什麼都知道，你可以有一個真正的大提議，那已在混亂中給忽視了的大提議。關於那測量你怎麼說？”

孟德鳩便把那小產了的延長的計畫，他的打獵旅行，並他從旅行所得知的種種事情詳細地講了。

“自然，”少佐說，“你現在正在這事情的中心了。密士失必鋼鐵公司的人阻撓了你們的計畫。

“你是什麼意思？”對方問道。

“他們購買了那測量。他們也許從那時以來一向指揮着你們的鐵路，阻制着它的進行。”

“可是那是不可能的！他們同它沒有什麼關係的。”

“囉！”少佐說。“你怎能知道呢！”

“我認識它的總理，”孟德鳩說“他是一個杜伯利家庭的老友。”

“是的”對方答道。“但是他和他們之間不能私訂一個契約的嗎？”

“可是爲什麼不直接購了那鐵路來發展它呢？”孟德鳩迷惑地問道。

對方笑了。“我想起了一句崑曼的名言了——「我爲什

要買股票呢，當我能買經理時候？”

“現在在查問你的就是那些人，”他停了一停繼續說。  
‘也許他們以為這是鋼鐵托辣司那方面的主動，他們在打算損毀那件事。’

“密士失必鋼鐵公司是誰的？”孟德鳩問道。

“我不知道，”少佐說。“我想崑曼一定多少與閉着這件事情的。你注意到前天的新聞紙沒有，那載着供給崑曼的橫跨大陸的三條鐵路的一切的軌條的合同已轉到了密士失必鋼鐵公司去的新聞？”

“一些不錯！”孟德鳩驚呼道。

“你明白！”少佐冷笑了一聲說。“你已跳入了青蛙池的正中，只有上帝知道你已鼓起了一個什麼爭鬥！你想想這情形看。鋼鐵托辣司用過了資本百分之二百。由於關稅，在本鄉出售它的出品比了運往外埠去能多得百分之五十的利息；果然如此，它應得分派它的股息了！可是它的普通股票已跌到了百分之十。它在各方面摺節着費用，自然它便製造出靠不住的貨品來了。現在又碰到了崑曼，那在窩爾街中敢對老窩窩忒曼搖拳的唯一的人；他把所有的關於那使他的鐵路毀滅的壞鐵軌的實情交給了新聞記者；他並把他的所有的合同全轉給了密士失必鋼鐵公司它的售價比鋼鐵托

辣司爲廉。鋼鐵托辣司已在一步一步地傾覆了，而它的機械却依舊日夜地開着。接着又碰到了一個誠實的年輕的獸子，他打算把他的小小的倒羈的鐵路駛入那公司的後門；他並把那提議去講給了詰赫甘聽！”

少佐在一聲冷笑中臨到了他的焦點，這聲冷笑震顫了他的微紅的面孔而且他的發痛的足指也由此接連抽搐了幾次。至於孟德鳩，他是照例地謙虛着。

“現在怎麼辦呢？”他停了一停後問道。

“我不明白還有什麼事情可辦的，”少佐說，“除了緊握着你的股票外。若然你繼續出去大聲宣說着你的延長的計畫，說不定有密士失必鋼鐵公司的人會照你的原價來購你的股票的。”

“我給了他們一嚇，無論如何，”孟德鳩笑着說。

“我可打賭，”對方說，“在或人的辦公室中已發生了可觀的振動！每夜有一個人到這裏來，他也許是聽到了這件事的。那是威廉羅伯茲。”

少佐便在餐室的周圍探視着。“他在來了，”他說。

在餐室的彼端走進了一個高身材的，黑頭髮的男子，外觀精明，步武敏捷。“那沉默的羅伯茲，”少佐說。“讓我們來試試他看。”那人走近的時候，他招呼了他。“喂！羅伯茲，你到

那裏去？讓我介紹我的朋友，哀倫孟德鳩先生。’

那人注視着孟德鳩。“晚安，先生，”他說。“你好，威納布？”

“不能再壞了，謝謝你，”少佐說。“你的窩爾街的事情怎樣？”

“遲鈍，遲鈍極了，”羅伯茲一邊走，一邊說。“事情看來不見得會好，我怕。暴富的人實在太多了。”

少佐冷笑了。“好一句，”他說，在羅伯茲走得聽不見的時候，一個近十年來發了六千萬財的人的感歎話！”

“他以前不見得聽到過我吧，’孟德鳩說。

“哦，你以為這樣嗎！”少佐說。“他也許在計畫着今晚要割斷你的喉管呢，雖然你看他好像不動聲色。他是那種樣子的人；他自己就是鋼鐵製成的，我相信。”

他停頓了，繼而追憶似地說。“你知道那大罷工的吧，我猜想？這是羅伯茲弄出來的。他弄得全國的人都恨他！新聞記者和政治家對他多憤怒呀！可是他堅持着他的主張——或者從罷工取得他的勝利，或者死於那企圖中。他真幾乎兩樣都做到了，你知道。一個安那其主義者到他的辦公室來，對他開了兩鎗；但是他也打倒了那傢伙幾乎扼閉了他的氣。他在他的病床上還是推進着那罷工；而兩星期後他又回到

了他的辦公室。”

現在少佐的閒談的貯藏室是開放了。他對孟德鳩講到密士失必鋼鐵公司的領袖們，講到他們所恨過的男子們，所愛過的女子們，講到他們生活中最內在的事件與秘密的種種事。威廉羅伯茲以服役於那大鋼鐵主開始了他的工作，後來他變成了他的致命的敵手；現在他的生活只以壓倒他的敵手為榮。要是他的敵手造一座藏書樓，羅伯茲便造兩座。要是他的敵手建築一座辦公室大廈，羅伯茲便購下它周圍的所有的地皮，而建築起半打來，把它的光線全然遮蔽着。日夜地“沉默的羅伯茲”在圖謀着，在計畫着的就是總有一天他要做鋼鐵托辣司之主到那時他的敵手便要一無所有了。

“他們是厲害的傢伙，那密士失必鋼鐵公司的一輩人，’少佐冷笑着說。“你必得謹慎小心，在你同他們交易的時候。”

“你對我建議什麼呢？”對方笑着問道。“也打發偵探追隨他們？”

“爲什麼不呢？”少佐切實地問道。“爲什麼不找出差柯爾團長來看你的是誰呢？並找出他需要你小小的鐵路的緩急來定你的股票的代價。”

“我是「弄不來」的，”孟德鳩說。

“這是你學習的時候了，”少佐說。“我能使你開始。認識一個你托信得住的偵探，無論如何。”他鄭重地加着“我知道他未嘗愚弄過我。”

孟德鳩沉思地坐着。“你剛才說什麼人家竊聽德律風他說。“真有那種事嗎？”

“自然，”對方說。

“你意思是說他們能探聽出我在德律風上聽講嗎？”

“我意思是說，”對方答道，“化了二百五十塊錢，我到一頁二十四小時的，你在德律風上所講的和所聽的每句話的速記的報告。”

“聽來不可信！”孟德鳩說。“誰幹這事？”

“接線生。這是危險的工作，可是報酬是大的。我有一朋友，他從前的一次股票投機的成功是與德律風公司有關係的；他們把他的線遷到了另一個支機去，他在對方進行計的以前，便已完成了他的交易。”

“還有郵件呢？”孟德鳩問道。

“郵件！”少佐重說道。“還有比那更容易的事嗎？你曾住一個人的郵件二十四小時，而把每一封信照上一個相

你能把他寄出的每封信都這樣做，如非他是很謹慎的。你能買通一個人看住他，你明白，在他每次寄信的時候，總放一個藍的或黃的信封在上面——給郵政局人員的一個記號。”

“可是那末一定要把這件事關通這樣多的人！”

“不是那一回事。那是郵政局的一種平常的工作。那裏有一隊偵察隊，他們永遠在那裏偵察着違禁品。還有比買通那隊中的一員，把你敵人的郵件列入懷疑品中更容易的事情嗎？”

少佐娛樂地笑着。他看到孟德鳩聽了他描繪本城的腐敗而驚惶總是很快樂的。

“這有比那更奇怪的事情呢，”他說。“我能介紹一個人給你，他現在就在這間餐室內，他正在同造船公司的欺詐奮鬥着；他得到了不少的緊要的文件，他把它們帶到了他的辦公室，而坐在一旁看他的書記從它們作了三十二份副本。他把那原文和三十一份副本安放在城裏的三十二處不同的保險箱中，而把其餘的一份副本放在文件包中帶到了他的家裏。那天夜裏盜賊闖進了他的家，那文件包便不見了。翌日他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奮鬥的對手，「我正在打算送一份我所得到的文件的副本給你，然而既然你已經有了一份，我只要

簡略地陳述我的條件了。」就是那樣。他們以一二百萬元這件事解決了。”

少佐停頓了一回兒在餐室中望着。“狄克散得孫在了，”他說，指着一個好看而鬍鬚刮得光光的活潑的青年：“他是紐澤稷南方鐵路公司的代表。一日一個律師在進餐遇見他，說道，「我打算明天對你的鐵路提起控訴。」他繼節述了那案件，那確是個大案件。散得孫一句話都不說，只出去打了一個德律風給特稜吞的代理人，翌晨一張稟遞進了上下兩議院備述着已過了提出控訴的期間，便這把那案件的法律的根據推翻了。那個沒有成就他的狡計人現在做了紐約州的長了；要是你碰見他的話，你可把這事情問問他。”

停頓了一回兒；繼而少佐突然說道，“哦，不錯，這位從密士失必帶來美麗的寡婦——泰羅夫人——是這個名嗎？”

“是的，”孟德鳩說。

“我聽說斯坦利賴德爾對她很有些妄想，”對方說。

孟德鳩的面上現出嚴肅的面色。“我真正不安。你已到了它，”他說。

“怎麼，”對方說，“那也不差呀。他總會給她一些好

的。”

“露仙對於紐約還是陌生的，”孟德鳩說。“我想也決不會十分懂得像賴德爾那一類的人。”

少佐想了片刻，於是突然開始笑了。“她呢，也是還是謹慎些的好，”他說。我偶然想到這事——有人說斯坦利夫人正在準備離婚的事情，如其你那位迷人的“情婦”不打算把她的名字載到新聞紙上去。還是同她的密友稍微謹慎些的好。”

原  
书  
空  
白  
页

## 第 四 章

在他去看威納布少佐的兩三天後，孟德鳩在一個董事會中遇見了詰赫甘。他緊釘着他望，但是赫甘並無強自約束的痕跡。他還是如前般幽雅，如前般恬靜，“不錯，孟德鳩先生，”他說，“我已把那條鐵路的事情講給一個感到它興味的朋友聽過了。你可在近幾天中得到他的回音的。”

“我感謝你的誠意，”對方說，沒有別的了。

翌日是星期日，孟德鳩來帶露仙到禮拜堂去，並講給她聽這事的經過。他並沒把關於柯爾團長的一節講給她聽，因為他想去煩擾她是沒有用的。

她在地一方面，也有別的事情談論着。“不錯，哀倫，”她

說，“我想你總知道馬車游行會在明天舉行吧。

“是的，”他說。

“賴德爾先生已爲我在他的馬車中預備着一個坐位露仙說——“我看你又要來發我的火了，”看到他的皺眉，即迅速地接着說。

“你說了你要去？”他問道。

“是的，”露仙說。“我想這不會有什麼妨礙的。這是個此公開的事情——”

“公開的事情！”孟德鳩驚呼道。“我應該以爲如此！坐一輛衆目睽睽的馬車上而且還有三四十個新聞記者在拍鏡！他們便記載着說斯坦利賴德爾的團體中，有一位密士必的迷人的青春寡婦，於是全交際界都望着那相片。而對映着眼，品評着！”

“你什麼事情都抱着這樣的吹毛求疵的見解，”露仙辯道。“羣衆既要注視，新聞紙既要登載相片，教人家能有麼辦法呢？一個人當然不能放棄兜兜風的娛樂的——”

“哦，是嗎，露仙！”孟德鳩說。“你講話講得太靈敏了。然你要兜風，就超前去兜。可是聚集了一羣人，每人化了兩萬塊錢去購備怪異的車和馬，然後定了一個日期，分發告於遍城，他們自己便穿了怪異的服裝，出去作一個公共

游行，在這樣的情形中，他們沒有說兜風取樂的權利。”

“得咧，”她吞吐地說，“給人家注意也是很好的事呵。”

“爲那些愛這樣的人說這話果然不錯，”他說；“比如一個女子要進行徵求的競爭咧，要組織一個雜誌社咧，要使自己成爲公衆的人物咧，自然，那是她的機會。但是還是去掉了她的她只是要乘美麗的馬車，或只是要聽音樂，或只是要款待她的朋友的可憎的藉口的好。我設想一個「交際界」的女子正如一個政治家或一個丸藥商，儘有廣告她自己的人格的權利；我所反對的只是它的虛僞，如什麼她愛好幽靜的無盡的謔語。就舉溫尼度發爾夫人做一個例吧。你總聽到過她生平的理想是要做一個質樸的鄉姑娘，而且種種花；但是，在實際上呢，她保存着一本剪裁照相冊，如其新聞紙上已一星期沒有載些關於她的舉止的相片，她便要開始不舒適了。”

露仙禁不住一笑。“我昨晚在洛培窩林夫人的家裏！”她說。“她講到劇院的嘈雜，她說她打算退休到什麼她看不見這種難看的羣衆的地方去。”

“是的，”他說。“可是洛培窩林夫人的什麼事我都知道。我到她的家裏去過，那位夫人從今天張開她的眼睛起直到次晨她上床止，就從不想做一件什麼那難看的羣衆所不注

意的事。”

“你似乎什麼地方都去，”孟德鳩停了一停說。

“哦，我猜想我是成功的，”露仙說。“我確實在過峇峇的生活。我生平從沒見過這樣多的美麗的屋子，或者這耀的服裝。”

“這是很好的，”孟德鳩說。“可是且過得慢一些，延遲一些。一個人把他過膩了的時候，那生活似乎就遲鈍而了。”

“今天晚上，崑曼氏請我到他們的家裏去，”露仙說。“打布立治。想想看，在星期日的晚上開一個布立治會多好啊！”

孟德鳩聳了聳肩膀。“Cosi fan tutti”他說。

“你以為柏替崑曼怎樣？”對方問道。

“她過活得不差，”他說。“我想就是她不見得會自甘這個。”

“可是她同阿力愛得很深嗎？”她問道。

“我不知道，”他說。“我說不清楚。似乎他們並不覺得樣煩擾吧。”

禮拜完了，他們在街上踱，在流覽新的春裝的行列。“那個你剛對她鞠躬的莊嚴的東西是誰？”露仙問道。

“那個？”孟德鳩說。“那個是赫甘小姐——詰赫甘的女兒。”

“哦！”露仙說。“我想起了——柏替崑曼對我講過她的。”

“講得未見得很好吧，我猜想，”孟德鳩笑了一笑說。

“這是有趣的事，”露仙說。‘想想看有了一位有萬萬財產的父親，却在講要去找職業做！’

“是呀，”他答道，“我對你說過一個人對於顯耀會厭倦的。”

露仙滑稽地望着他。“我不得不以為像她那樣的姑娘會更配你的胃口吧，”她說。

“我很喜歡知道她一些，”他說，“可是她似乎並不喜歡我。”

“並不喜歡你！”對方叫道。“啊，太殘酷了！”

“這不是她的錯誤，”孟德鳩笑着說；“我怕我自己得到過一個壞名聲。”

“哦，你是指關於溫乃夫人的事吧！”露仙驚呼道。

“是的，”他說，“就是那事。”

“我願你會把他講給我聽聽，”她說。

“沒有什麼值得講的。溫乃夫人要造就我，使我成爲一

個社交界的人物；我太笨了，我去應了她的請。於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切的流言都在人家的舌尖上轉動了。”

“那對你並沒有什麼妨礙啊，是不是？”露仙問道。

“沒有什麼特別的妨礙，”他說，聳着他的肩膀，“只是有一個我喜歡要知道她一些的女子，我却不知道她。那就完了。”

露仙給了他一個狡猾的閃警。“你需要一個姊妹，”她笑着說。“要有人代你奮鬥！”

如詰赫甘所說了的，孟德鳩不久收到了一封開價的信。這是從一間他從沒聽到過的律師事務所寄來的。“我們知道，”那信上寫着，“你有北密士失必鐵路公司的五千股股票。我們有個當事人肯出五萬元現錢購這些股票。可否請你同你的當事人商酌一下，而趕早給我們一個回音？”

他打德律風給露仙，告訴她那開價的信已寄來了。

“多少？”她急切地問道。

“並不滿意，”他說。“可是我還是不要在德律風上討論這件事情的好。我怎樣才能見你呢？”

“你能差一個人把信送來嗎？”她問道。

“我能的”孟德鳩說“但是我願意同你當面談談；而且我還那張押契和別的文件要你簽字。還有關於這些文件有些須要解釋的地方。今天早晨你能不能到我的辦公室來？”

“我想來，哀倫，”她說，“可是我已有一個很緊要的約會；我不曉得要怎樣辦。”

“不能展期嗎？”我問道。

“不能，”她說。“我是去赴窩忒曼先生的新船下水的宴會。”

“那‘布倫喜德號’嗎！”孟德鳩驚呼道。“真的嗎！”

“是的；我真願意去赴會呢，”她說。

“你要去多久？”他問道。

“我大約要到晚上才回來，”她答道。“我們要到松德峽去。那船還只剛完工呢，你知道。”

“她在那裏下水？”

“在巴脫來。我在一點鐘以內就要到船上去了；我剛在預備動身。你能在那裏見我嗎？”

“能的，”孟德鳩說。“我要到那裏去。我想他們會等幾分鐘吧。”

“我真想死了要知道那開來的價格呢，”露仙說。

有兩個人來訪孟德鳩，遲延了他一些時間；終究他跳進了一輛街車，趕到了巴脫來去。

在戈登宮的附近，有間通稱“百萬翁塢”的蔭廊，是‘窩爾街艇隊’的私家船的適宜的停泊之所。在每年的這個時季大半的大人物已經移居到他們的鄉村別墅中去了；那些住在哈得孫之濱或松德峽之上游的人坐了大大小小的船，從汽油船到大輪船，上他們的辦公室去。他們在船上用他們的早餐；在船上也有他們的書記和郵件。

許多這種船是華麗得不可信的游宮。孟德鳩有一次在這樣的一隻船上作過客，這船有一間圓玻璃頂的藏書樓，佔據着上甲板的全面。這是賴斯脫托德氏的船，它的主要用處是載他們去作種種的打獵游行；它的設備很奢侈，其中有法蘭西式洗衣室，模範的牛奶棚和家禽場，搖冰機和打靶廊。

那‘布綸喜德號’，那老窩忒曼的神奇的新玩物，是停泊在這“百萬翁塢。”關於‘布綸喜德號’，孟德鳩什麼都知道，因為她還只在這春天方完工，而且那首都的每家新聞紙都登載過她的照片，並登載過她的各種東西的詳細的價格。這般是窩忒曼從比利時王買來的，比利時王以為她是什麼都配一個國王的應用的。因此在他聽得那新主下令把她拆卸剩一個鋼壳而重裝重造的時候，他是非常地駭異。據新聞紙

載，現在的那客廳是以路易琴茲的裝修來裝修的。它的牆壁是鑲嵌着桃花心木和核桃木，牆腳下是十二呎寬的，無織縫的絲絨毯。它的私室是機械的，一揪機鈕門便開了；就是壁櫥的抽斗也是裝上活絡開關的。主人的臥室是依了船的闊度造的，是二十八呎寬，門正對着一間白大理石的羅馬式浴室。

‘布倫喜德號’便是這樣的一隻船。孟德鳩四周看看想找一隻那船的小船，但是他一隻也找不到，因此他叫了一個船伕，搖了他去。一個穿制服的人迎他於扶梯上。“泰羅夫人在船上嗎？”他問道。

“在船上，”對方答道。“這位是孟德鳩先生吧？她關照我在此等你呢。”

孟德鳩已開始了登梯；但是半秒鐘後突然驚惶地停止了。

他從那船上的一個汽筒中清楚地聽到一聲閉塞住了的叫喊——

“救命！救命！”

他認得出那聲音。這是露仙的！

原  
书  
空  
白  
页

## 第 五 章

孟德鳩只躊躇了片刻，他跳上了甲板。“泰羅夫人在那裏？”他叫道。

“她到下面去了，先生，”那個穿制服的人吞吐地說；可是孟德鳩跳過了他，便從艙前的梯下去了。

走完了梯，他一看走進了一間寬大的迷離的廳堂，光從上面的圓玻璃頂射下來。他直跳到一扇那叫聲所從來的門前，並大聲喊道，“露仙！露仙！”他從門的那面聽到她的回答，他便攔住了門旋想把他打開來。那門是鎖着。

“開門！”他喊道。

沒有聲息。“開門！”他再叫道，“否則我要打破它了。”

照他所說的做，他把身體撞上去。關防破了，繼而他驟然聽見一個男子的聲音。“好啊。等着。”

有人在撫摸門旋；孟德鳩喘息地蹲着，望着準備着任何的襲來。門開了，他一看同澹窩忒曼相對而立。

孟德鳩驚惶地倒退了一步，對方却漫開大步，一聲不做地從他身旁走到了外面廳堂中去。孟德鳩剛只有一看的時間——看到那他還未在人類的面孔上見過的兇猛非常的怒容。

他衝進了屋子。露仙站在彼端，支撐在一張桌上。她的衣服凌亂，她的頭髮散在耳朵上；她的面孔發紅，她在很不安地喘着氣。

“露仙！”他急促地說，奔到了她的身旁。她握住了他的臂膀來使自己站穩。

“什麼事？”他叫道。她旋開了她的面孔，一句話都不說。

他對她凝視了一分鐘光景。於是他低聲說，“快！讓我們離開這裏吧！”

她迅速地用手把在前額的頭髮掠到了後而去，並整直了衣服，便向門出發了，依靠在她朋友的身上。

他們走上了甲板，那辦事員依舊迷亂地站在那裏。

“泰羅夫人要登岸了，”孟德鳩說。可否為我們預備一隻

小船？”

“有一隻小船快要回來了，先生！”那人開始說。

“我們要立刻就去。”孟德鳩說。“可否讓我們用一隻划子？否則我要叫那拖輪開了。”

那人只躊躇了片刻。孟德鳩的語聲是堅決的，所以他旋回去吩咐一隻小船來。

其時露仙站着，在沉重的呼吸，在心神不寧地四周凝視。後來在他們離開那船的時候，他聽見她歎了一口似釋重憂的氣。

他們沉默地坐着，直到她上了岸。於是她說，“爲我叫一輛車，哀倫。”

他領她到了街上，叫了一輛車子。他們坐好了，露仙喘着氣，緊靠着車椅。“請不要叫我講話，哀倫”，她說。在回旅館的那段長路中，她沒有再開過別的口。

“有什麼我能爲你做的事沒有？”眼見她已安抵了她的寓所，他說。

“沒有，”她答道。“我沒有什麼。等我一歇。

她退到了更衣室去；待她回來時她的所有的受了刺激的痕跡全已消散了。於是她坐在孟德鳩對面的椅中對他疑

視着。

“哀倫，”她開始說。“我剛在打算。我究能對那個人做什麼呢？”

“我敢說我不知道，”他答道。

“啊！我正難以相信這是紐約，”她喘息說。“我覺得我彷彿已回到了中世紀去！”

“你忘了，露仙，”他答道，“我還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她又沉默了。他們彼此凝視着，繼而她突然靠到了椅子上，開始大笑了。既笑動了頭，她一次繼一次地笑了好幾次。“我想忿怒，哀倫！”她喘息說。“我彷彿應當這樣。可是，老實說，這是十分的荒謬！”

“我敢說你還是笑比哭好得多，”他說。

“我要告訴你這件事情，哀倫，”那姑娘繼續說。“我知道我必須要告訴個把人，否則我非爆烈不可。關於這件事你指導我因為我生平從沒有這樣昏迷過。”

“講吧，”他說，“從開頭講起。”

“我告過訴你我怎樣到窩忒曼的藝術收藏室去，”露仙說。“大衛奧爾登先生帶我去的，而那老人是這樣地有禮，這樣地尊嚴——啊，我從沒看出過些微的意思！繼而他寫封封

信給我——他親手寫的，你看——請我去赴那‘布倫喜德號’初次游行的宴會。自然，我以為這是沒有什麼的。我告訴你我要去，你知道，而你也並沒有什麼反對。

“我到了那裏去，一隻小船來渡我到了那隻船上；船上的總管領我進了那屋子，便走了；片刻後那老人親自進來了。他一進門即關了門，而且鎖上了！”

“你好吧，泰羅夫人？”他問道；在我來得及啓口回答的以前，他即甯靜地走上來，用兩臂抱住了我。

“你能想像到我的情緒。我只是瘋癱了似地！”

“窩忒曼先生？”我喘息說。

“我沒有聽見他說的什麼；我差不多忿怒得驚恐得發昏了。我記得我叫了幾次，‘讓我去！’但是他一些也不注意我的話。他只是用兩臂緊緊地抱着我。

“終究我稍微掙扎了一下。我不要像村姑般咬哩，抓哩。我打算甯靜地講。

“窩忒曼先生，’我說，‘我要你放鬆我。’

“然而我愛你，’他說。

“然而我不愛你，’我反抗道。我記得那時我想我說話的聲音多反常啊。我想在這種情景中不會有什麼說話的聲音不反常的。

“你要設法愛我，’他說。‘許多女子都這樣的。’

“我可不是那一類的女子，’我說。‘我告訴你，你已弄錯了。讓我去。’

“‘我要你，’他說。‘我要一件東西的時候，我便得到它。我從沒有得不到的東西——要明白這一點。你還沒有把地位認清楚。這不會辱沒了你。女子們都以爲有我去愛她們是件榮幸的事。想想看我能爲你做什麼。你能有一切你所要的東西。你能到一切你所要去的地方去。我決不會束縛你。’

“我記得他那樣地講了一片。你看，那是我處的情景！我彷彿在一隻熊的掌握中。你總想不到吧，他的力非常大。我不能移動。我幾乎不能思想。我是窒息着；我的面孔上始終能感到他的呼吸；他像什麼可怕的野獸般釘住我的眼睛望着。

“‘窩忒曼先生，’我反抗道，‘我不大受到這種待遇。’

“‘我知道，我知道，’他說。‘要是你常受到的話，我就不愛你了。可是我同人家不同。想想看——想想在我手中所有的種種看。我沒有時間來同女人談愛。然而我愛你。我在一見你的時候就愛你了。你還不滿足嗎？你還能更要求什麼呢？’

“‘你以欺騙的手段騙我到這裏來，’我叫道。‘你卑怯地

欺侮我。如其你還有一絲禮儀，你就該感到自己的羞恥。’

“算了，算了，’他說，‘別講那種無意識的話了。你總懂得世事。你又不是呆鳥’——是的，你這樣說的，哀倫——我記得那準確的詞句。這使我怎樣忿怒——你是想像不到的！我又想逃走，可是我越掙扎，似乎越激怒了他。我驚恐極了。你知道，我相信船上除了他的用人以外沒有別的人的。

“窩忒曼先生，’我叫道，‘我對你說放開你的手。如你不放開，我要鬧起來了。我要大聲叫喊了。’

“這對你沒有什麼好處的，’他粗暴地說。

“但是你究竟要我做什麼呢？’我反抗道。

“我要你愛我，’他說。

“於是我又開始掙扎了。我高叫了一次不知還是兩次——我記不清了——於是他用手緊按了我的嘴。於是開始拚命打了，我確實相信若不是他聽見了你在那外面廳堂中。我已會挖出了那老東西的眼睛。你叫我名字的時候，他放了我，跳了回去。我生平從沒有在人的容貌上見到過這種兇猛的怨恨。

“我回答你的時候，我打算奔到門口，但是他阻住了我的路。

“我不放鬆你的！’他低聲說。‘你不明白我嗎？我决不

會放棄你，’

“接着你用身體撞門，他便去開了門，出去了。”

露仙回想到那情景把面色轉成了殷紅，並與奮得在急促地呼吸着。孟德鳩一聲不做地坐着，眼睛望着前面。

“你以前曾聽到過任何像那樣的事沒有？”她問道。

“聽到過的，”他鄭重地說，“言之痛心，我嘗聽到過數次。我還聽到過比這更壞的事呢。”

“可是我怎麼辦呢？”她叫道。“當然一個人這樣做是不能不受責罰的。”

孟德鳩不說什麼。

“他是個怪物！”露仙叫道。“我應當送他進監獄去。”

孟德鳩搖搖頭。“你辦不到，”他說。

“辦不到？”對方驚呼道。“爲什麼辦不到？”

“你沒有證據，”孟德鳩說。“你要用你的話來抵敵他，而人家却老是依從他的。你不能像你對待什麼平常人一般把澹窩忒曼拘起來。只要想在他的名聲便會明白！”

“我要顯顯他的醜，”露仙斷言道。“這可夠他的消受了！”

“實在不會對他有一絲一毫的損害的，”孟德鳩說。“這是我能確實斷定的，因爲我已見人家試過，你在紐約得不到

一張記載那件故事的新聞紙的。你所能做的只有把自己當做獵取者宣揚着。”

露仙呆瞪着眼，緊握着手。“啊，我彷彿住在土耳其了，”她叫道。

“實在差不多，”他說。“這城裏有一個老人，他終生過的是出借錢積聚錢的日子；他現在有八千萬或者一萬萬光景，我相信；每過半個月左右，你總可在新聞紙中見到或一個女子想法去敲詐他的新聞。因為這個老人正如老窩忒曼用來對待你的來對待每個走進他辦公室的美麗的姑娘；而那些為敲詐所被拘的人其實僅是些不知趣得鬧穿的人。”

“你要明白，露仙，”孟德鳩停了一停繼續說，“你必得明白他的地位。這個人是個紐約的上帝。他統治着所有的金融界；他能如他所選擇的成全或破壞任何人。這的確是事實——我相信只要他認定做，本城的什麼人都逃不了遭他的毀滅。他能做他所要做的任何事，照現在的警察看起來。這只是付他們代價的問題。他是熟練於管理每樣事情的；他的最輕微的玄思便是法律，如其他要一樣東西，他買它，這便是他對女子的態度。他是常被人家當主人待着。女子尋求他，並為他的恩惠角逐着。如你剛才能忍受了那件事，你便可在河濱場有一座價值百萬的華廈，或者在紐坡特有一

所價值百萬的別墅。你便可有各家商店的摺子，你還可隨意乘坐各式的船和車。這都是別的女子所要求的事，而他不明白你還能更要些什麼。”孟鳩德停頓了。

“這就是他化錢的方法嗎？”露仙問道。

“他買每樣他所喜歡的東西，”孟鳩德說。“人家說他化五千塊錢一天呢。有一樁人家在總會中講講的他的故事是這樣的。他愛上了一個醫生的妻子，他便捐出一百萬來造一所醫院，而以這位醫生當出國三年而考察歐羅巴所有的醫院為那捐助的條件之一。”

露仙沉思地坐着。“哀倫，”她突然問道，“你看他說的他放鬆我是什麼意思？他究能做什麼呢？”

“我不知道，”哀倫說，“這就是我們必須要深思熟慮的事。”

“他有一句話我想來是很奇怪的，”她說。“我剛想起了它來。他說‘你沒有錢。你在紐約站不住腳。你所有的是一錢都不值的。’你看，哀倫，他能知道我的什麼事情嗎？”

孟鳩德兩眼釘着她，突然想到了一個奇怪的意思。“露仙！”他驚呼道。

“什麼事！”她叫道。

“沒有什麼，”他說；他接着自解道，“不，這太荒謬了。不

可能的事。”那澹窩忒曼打發偵探來追隨他的意思似乎想來太離奇了。“只是個偶然的動機，”他對露仙說，“但是你必須謹慎。他是個危險的人物。”

“我便無力責罰他！”露仙停了一停低聲說。

“在我看來，”孟德鳩說，“你放手了最好。下一次你會更知道些，至於責罰他，我想‘因果’會那末做。他是老了，你知道，而且人家說他是又乖戾又卑劣。”

“可是哀倫！”露仙斷言道。“我不能不想到要不是你來到了船上，我不知已遭到了什麼事！我不能不想那別的一定已入了這種圈套的女子。啊，哀倫，要不是你來了，剛才我會終歸沒有辦法——只好聽他擺佈！”

“怕是如此，”他說嚴重地。“已有許多女子發見了這圈套的，我猜想。我了解你的意思，但是你有什麼辦法呢？你不能責罰像窩忒曼一般的人們。你不能責罰他們無論他們做什麼事，無論他們壟斷生活的要素而餓死幾千人，無論他們襲擊一個無抵抗的女子。在這城裏有的是以應少女之‘人才待聘’徵求而誘惑她們為消遣的有錢人。我辦公室中的速記員告訴我她在一年中換了二十餘個地位，而她每次換地位的原由總是爲了有同事的男子去纏擾她。

他停頓了一回兒。“你明白，”他接着說，“我已看出了這

些事情。你以為我不近人情，然而我知道你的危險是什麼。你在這裏是個異鄉人；你既無朋友，又無勢力，因此你老是吃人的虧。我不但指像這樣的要經過警察和新聞紙的事件；我也指社交事務——那關於你的名譽，關於你的人家要議論你的是非的事務。他們有他們的財富，他們的威勢，他們的特權，而且他們的地盤是穩固的。他們十分願意優待一個異鄉人，如其那異鄉人有好看的面孔與伶俐的智慧來討他們的喜歡；可是你對他們的權力有所侵犯，有所示威時，那末你可以看出他們能怎樣憎恨你，他們會怎樣殘忍地污蔑你，毀壞你！”

## 第 六 章

露仙的遭遇太引起了他們倆的注意，他們倒把那股票的事情全然忘記了。以後，雖然，孟德鳩提起了它，而露仙憤怒地驚呼於那開價的低落。

“那隻值原價的十分之一！”她叫道。“你當然不會勸我就那樣出售吧！”

“不，當然不，”他答道。“我當拒絕那開來的價錢。雖然，讓我開一個價錢給他們去斟酌也好。”

他們以前曾討論過這件事情，他們同意以十八萬出售。“我想最好就開那個數目，”他說，“讓他們明白這便是結束，我猜想他們想買便宜貨，可是我不會那樣便脫手；我甯可照

我的意思說而堅持着。”

“很好！”露仙說，“你用你自己的判斷吧。”

停頓了；繼而孟德鳩，看到露仙的面貌，跳了起來。“去想今天的禍災對你不會有什麼好處的，”他說。“讓我們重新開始吧，可不要再鑄成錯誤了。今晚隨我來吧。我有幾個朋友，你來了便要求我帶你去走走呢。”

“誰？”露仙問道。

“普梭替斯將軍和他的太太。你知道他們嗎？”

“我聽賴德爾先生講過銀行家普梭替斯。你就是指的那個人嗎？”

“是的，”孟德鳩說——“那國家信托公司的總理。他是我父親從軍時的老伙伴。他們是我在紐約最初遇見的人。從那時以來我同他們很是熟悉。我對他們說我總有時候會帶你去吃飯的；如其你答應的話，我要打德律風給他們了。我想讓你獨自坐在這裏想關於澹窩忒曼的事並不是個好意思。”

“哦，現在我不打算去，”露仙說。“但是既然你喜歡，我就同你一起去吧。”

他們到了普梭替斯的家裏。他家裏只有將軍自己，普梭替斯太太和兩個女兒，一個是大學的學生，一個是有相當才

能的提琴師。普棧替斯將軍已七十多歲了，他的鬚鬚也雪白  
了，可是他依舊有着筆直的姿態與軍人的丰采。孟德鳩初次  
遇見普棧替斯太太是他們請他到歌劇院去的那一晚。她給  
他的印象是一位戴許多鑽石的太太。他想聽音樂的時候，她  
却對他講別人的故事。可是露仙以後這樣稱她，“在她的盛  
裝之下，是一顆慈母之心。”她常請孟德鳩到她的家裏去，並  
常介紹給他以為對他有幫助的人們。

那天晚上小哈立刻替斯，將軍的姪子，也來了。孟德鳩  
以前從沒有見過他，可是他知道他是名律師威廉達味喃特  
——這是孟德鳩訴訟飛第力替保險公司時站在他對方的人  
——事務所中的幫辦。哈立刻替斯，孟德鳩不久就同他很熟  
了，是個有坦白的，動人的態度的好看的人物。他在一星期  
左右的以前曾於某事中遇見過愛麗思孟德鳩；他請孟德鳩  
帶個信，說他就要去看她。

餐後，他們一起坐着抽烟，並談到市面的形勢。這正是  
窩爾街十分騷擾的時候，各種股票的價格都跌得很厲害，而  
且事情似乎越弄越糟了。

“人家說歲曼被人看住了，”刻替斯說，背誦着一件“街”  
上很流行的故事。“昨天我同他的一個經紀人談過的。”

“歲曼不是一個容易看住的人，”將軍說。“他自己的經

紀人也常是知道他實在情形的最後的人。有幾個神氣的局中人要受不住，這倒是可以相信的，因為市面很不安穩，如你知道的；但是就據現在的窩爾街的形勢看，你也說不出什麼來。真正的局中人是法力無邊的，什麼事情都操在他們自己手裏。”

“你意思是說這次的跌價也許是操縱的結果？”孟德鳩驚奇地問道。

“爲什麼不是呢？”將軍問道。

“這似乎是件這樣廣佈了的運動，”孟德鳩說。“無論那一個人似乎不能造成這樣混亂的局面吧。”

“並不是一個人，”將軍說，“是一羣人。而且我並不說這是件實事，你記得。就是我知道了，我也不可以隨便說的；但是我看見過某種事情，我對別人有所懷疑。你一定要明瞭就是現在有半打人統治着大約全城的百分之九十的銀行界。”

“我相信事情只會糟些，不會好些的，”刻替斯停了一回後說。

“總會發生些事情的，”將軍答道。“現在這裏的銀行界的形勢真到了千鈞一髮的地步；正當的銀行家實在都被投機的人擠跑了。一個人若不聽這種投機的人指揮，便只好讓

他們排除。這是一種必然的新現象。顯然地要開銀行的人只要造一座有大理石的柱和古銅的門的大廈便儘能得到人家的信任了。我能說出一個人，他現在有八家銀行，然而在他三年前開始的時候，我不相信他會有一百萬塊錢的。”

“可是他究竟怎麼才能這樣辦呢？”孟德鳩問道。

“正如我已述說了的，”將軍說。“你購買一塊地皮，把它以最高的價格抵押掉，然後在上面造一座價值百萬的屋子，而且也把這抵押掉。你就開一家信托公司，登載欺人的廣告，開出高率的利息，於是人家都來了。然後你再用人家的存款來購買別一家信托公司。他們稱這做連環投機——你當然已聽到過這個名字。這是銀行業的最有誘惑性的玩意兒，因為你的姓名越在新聞紙上顯得重要，人家便越信任你。”

將軍繼續講了幾樁他所知道的事件。其中有關於斯條亞的事。他從前打算購買過國家信托公司，所以將軍知道他和他所用的策略。還有關於機器冰王克朗和別的幾個人的事情。

“什麼人都應當明瞭這種事情都是有所為而為的，”將軍說。“我知道銀行界要人是都明瞭的。有一天開董事會，我聽見窩忒曼說銀行界的這種形勢快要結束了。凡知道窩忒

曼的人都不會有非議的。”

“他究能做什麼呢？”孟德鳩問道。

“窩忒曼！”小剎替斯驚呼道。

“他總有辦法，”將軍簡明地說。“我看像他這樣一個保守人的能力是這種形勢中的唯一希望。”

“你信任他，那麼？”孟德鳩問道。

“是的，”將軍說，“我信任他——凡是人總當信任個把人。”

“我聽到一樁奇怪的故事，”哈立刻替斯插口道。“前晚我叔父在那老人的家裏吃飯，問過他他對於市面的意思。我能告訴你一句話，’他答道。‘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沒有把握的事’。”

將軍驚駭得叫了起來。“他真地那樣說的嗎？”他問道。“那麼我們可以想像到不久就要發生事情了！”

“我們我可以想像到爲什麼股票的市面疲軟！”剎替斯得意地接着說。

在這時餐室的門開了，普梭替斯太太走了進來。“可是先生們打算整晚地談生意經嗎？如其是的，請到客廳裏來，也讓我們聽聽。”

他們站起來，隨她走了；孟德鳩同普梭替斯太太和剎替

斯坐在一張沙發上。

“你們在說澹窩忒曼什麼呢？”她問刻替斯。

“哦，說來話長，”刻替斯說。“太太們是不管什麼窩忒曼的事的。”

孟德鳩老是在望着露仙，這時他禁不住微笑了。

“他是一個多神奇的人呀，”普梭替斯太太說。“在窩爾街我所認識的人當中，我最佩服他，”於是她轉向孟德鳩，你見過他沒有？”

“見過的，”他說；接着他苦笑了一笑說，“今天我還見到他哩。”

“我在上星期的晚上看見他的，”普梭替斯太太誠實可靠地說。“是在怪維爾京禮拜堂，他在那裏掌管着收捐的職司。多事如窩忒曼先生還抽出一些時間來服務禮拜堂不是很可佩服的事嗎？”

孟德鳩又望望露仙，見她在嚙着嘴唇。

原  
书  
空  
白  
页

## 第 七 章

過了一星期，孟德鳩才再與露仙見面。那天她來同愛麗思一起吃飯，剛巧他早回家來。

“昨晚我到佛郎克蘭第斯夫人的家裏去吃飯的”她說。  
“你知道誰在那裏？——你的朋友，溫乃度發爾夫人。”

“哦”孟德鳩說。

“我同她談了很久的話，”她說。“我很喜歡她。”

“她是容易被人喜歡的，”他答道。“你們講了些什麼來？”

“哦，除出了一件事，我們什麼事都講，”露仙嬉皮笑臉地說。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孟德鳩問道。

“你，你這蠢物，”她答道。“溫乃夫人知道我是你的朋友，我覺得她講的每一句話都是要我來向你轉言的。”

“那麼，她究有什麼要來對我說的呢？”他笑着問道。

“她要你明白他是愉快的，並不為你頹喪，”對方答道。

“她告訴我種種她所感到興趣的事。”

“她告訴你關於巴布巴那那的事沒有？”

“巴，巴什麼？”露仙驚呼道。

“啊，沒有什麼”孟德鳩說。“上次我遇見她的時候，她簡直變了一個印度人，所講的都是關於什麼印度的話。”

“不，她沒有提起，”露仙說。

“那麼，她也許又變了，”他說。“她現在又在做些什麼呢？”

“她在進行非活體解剖運動。”

“非活體解剖運動！”

“是的，”對方說：“你沒有在新聞紙上見到她被舉為某某會社的名譽副社長而捐出幾千塊錢的新聞嗎？”

“誰也不能專在新聞紙上看關於溫乃夫人的消息的，”孟德鳩說。

“好吧，”她繼續說，“她聽到過幾件外科醫生怎樣活活

地解剖可憐的貓和狗的故事；可怕的她一定要把牠們都講給我聽了才罷。這看來是餐桌上最動人的談話了。”

“她確然是個非常好看的人物，”露仙停了一回後說。“無怪有許多男人要去愛她了。她的頭髮用一根什麼繩子束在前額上；我說她說不定是一個埃及的公主呢。”

“她的頑意兒真多，”孟德鳩說。

“有人說，”對方問道，“她用五萬塊錢買一只浴盆是真的嗎？”

“她這樣說過，”他答道。“新聞紙上也是這樣說所以我看是真的。我記得度發爾親口對我說她每年要化去他一百萬塊錢；不過也許爲了他那時不快活方這樣說的。”

“他這樣有錢嗎？”露仙問道。

“我不深知道他怎樣有錢，”孟德鳩說。“我只知道他是紐約最有勢力的人之一。他們稱他做‘有組織的’銀行家。”

“我聽賴德爾先生說到過他，”她說。

“他們不大要好吧，我猜想，”他笑了一笑說。

“不大要好，”她說，“他們差不多相罵過。是什麼一回事？”

“我一些也不知道，”對方答道。“只是賴德爾是個不怕冒險的新人物，而度發爾却只跟不做投機事業的人往來。”

露仙沈默了片刻；她的眉毛想得皺了起來。“有人說賴德爾先生的地位很不安穩是真的嗎？我以為哥坦信托公司是一家全國最大的組織。他們登廣告着的那些大數目——七千萬——八千萬——究竟是什麼呢？”

“總差不多吧，”孟德鳩說。

“那數目不實在的嗎？”她問道。

“我想實在的，”她說。“我一些也不知道賴德爾的事務，你知道——我只聽到些流言。什麼人都說他在冒着一樁大險。你聽我的勸告，存放你的錢到別的地方去罷。你應當非常謹慎，因為你是有敵人的。”

“敵人！”露仙迷惑地問道。

“你已忘了窩忒曼對你所說的話了嗎？”孟德鳩問道。

“你並不是要告訴我，”她叫道，“你以為窩忒曼會爲了我的緣故去侵涉賴德爾先生吧？”

“聽來似乎不可信，我知道，”孟德鳩說，“可是以前發生過這種事情的。如其你知道那動搖窩爾街的競爭的底細，你便可找出許多人爲的是這種原動力。”

孟德鳩說這話是偶然的，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用意。他並不仔細地觀察着他的朋友，他也並不知道他的話對她發生了什麼影響。他把談話轉到了別方面去；第二天他把那件事

情完全忘記了，在這時露仙來了一個德律風。

關於她股票的交易，他給斯密，漢生二律師的信已寄去了一星期了。“哀倫，”她在德律風中問道，“那兩個人還沒有來信嗎？”

“還沒有，”他答道。

“早上我把這事情對一個朋友講過的，他給我一個提議。我看是很重要的。你也以為找出了那兩律師代表的是誰於我們有用處嗎？”

“那有什麼用處呢？”孟德鳩問道。

“也許會使我們有些把握吧，”她說。“我想他們既要知道要出售股票的是誰，我們也當知道想購買股票的是誰。你也不妨寫一封信對他們說你願意同買主直接談判。”

“可是這是勢所辦不到的事，”孟德鳩說。“我已經開過一個數目去，而回信還沒有來。要是我們再寫信顯見是我們的讓步。我看還是想法出售給別的人好得多。”

“可是我很想知道誰在那裏購買，”露仙堅持着。“我聽到了些關於這股票的流言；我真想知道他，”

她再三地叮囑着，看來很關心的樣子；孟德鳩稍微希奇的是她同誰講了話來，他對她說了些什麼。但是接受了少佐給他的警告，他並不在德律風中問這些問題。他終究回答

說，“我想這是一件錯誤，然而我要照你的意思做。”

“於是他坐下來寫一個條子給斯密漢生事務所，說他願意同他們事務中的人談談。那個條子是他差人送去的，送去了一點鐘光景以後來了一位面多皺紋，兩眼狡結的細長的人，自說是漢生先生。

“我剛同我的當事人談過北密士失必股票的事情，”孟德鳩說。“你知道，也許這條鐵路的組織同平常的不一樣；大半的股東全是我家庭的朋友。爲了這個原由，如其可能的話，我的當事人以爲不用代理人也好。不曉得你的當事人肯不肯同賣主直接談判。”

雖然他覺得在他說話的時候漢生先生用了很顯然的驚異的眼光在注視他，孟德鳩總算把要說的話都說完了。在說完的以前，這驚異的眼光就已轉到稍微鄙視的顏色。

“你在打算對我做弄着一種什麼狡計？”漢生先生責問道。

孟德鳩是驚愕得發不出火。他只是凝視着。“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他說道。

“你不明白是不是？”對方說，面上現着笑容。“好吧，別以爲我這樣地矇然吧。”

“你是什麼意思？”孟德鳩問道。

“什麼意思嗎，你的當事人不再有你所講到的股票了，”對方說。

孟德鳩的氣都驚住了。“不再有股票了！”他喘息着。

“自然沒有了”漢生說。“她已在三天前賣去了。”要表明什麼都欺不了他，於是他接着說，“她賣給斯坦利賴德爾的。如其你還要我說一些也好，她是十六萬賣去的，而其中十四萬他給她的是一張半年的期票。”

孟德鳩全然驚呆了。他只是兩眼瞪瞪地向前直視着。

這在對方看來他的表情都是做作，他便諷刺地微笑着。“顯然地，孟德鳩先生，”他說，“你是被你的當事人瞞過了。”

孟德鳩定了定神恭敬地鞠了一個躬。“真是對不起漢生先生，”他低低地說，“我僅能對你說，對於這件事情我一些法子都沒有。”

於是他站了起來，對那人說了再會。他的辦公室門關了後，他握住了一張寫字檯旁的椅子來支住着自己而兩眼向前地站着。“賣給斯坦利賴德爾！”他喃喃道。

他轉向德律風，打給他的朋友。

“露仙，”他說，“你要已把股票賣了的話是真的嗎？”他聽到她的喘息。“回答呀！”他叫道。

“哀倫，”她開始說，“你要對我發火——”

“請回答我！”他又叫道。“你已把股票賣去了沒有？”

“賣去了，哀倫，”她說，“我並不想——”

“我不打算在德律風上討論這件事情，”他說。“下午回家的時候我要來看你，請不要出去，因為這是很緊要的事。”於是把筒聽他掛起了。

他照他預定了的時間去訪她，露仙在等他。她面色灰白，似乎很感痛苦。她坐在椅中，既不站起來迎候他，也不對他說話，只是凝望着他的面孔。

面色很抑鬱。“這件事情很使我痛苦，”孟德鳩說；“現在既然可終止了，就終止了吧。我已想之再三，我已立定注意，所以無須多所討論。以後我不再顧問你的任何事情了。”

露仙喘息說：“哦哀倫！”

他帶來一只文件夾，藏着她所有的文件。“什麼我都已帶了來，”他說，“各種的單子各種的函件。無論誰都能看出這些東西的頭緒來。”

“哀倫，”她說，“這太殘酷了。”

“很對不住，”他答道，“然而我實在沒有別的辦法了。”

“但是難道我沒有把股票賣給斯坦利賴德爾的權利

嗎？”她叫道。

“你有隨意要賣給什麼人的充分的權利，”他說。“然而你既要請我辦理你的事件，就沒有你做事情却瞞我在鼓中的權利。”

“可是哀倫，”她不服道，“我還只賣去了三天呢。”

“我知道得很清楚，”他說；“但是你立志出售的時間，你就該告訴我。雖然，那還不是主要點。我最不願意的就是你爲的要幫着斯坦利賴德爾便不惜來利用我。”

他看到她聽了他的話畏縮着。“這不是真的嗎？”他責問道。“那要你來教我去探聽出對方是誰的不是賴德爾嗎？”

“是的哀倫，自然是賴德爾，”露仙說。“可是你不明白我的情形嗎？我不是個做買賣的女子，所以我不明瞭——”

“你很明瞭你並不坦白地對待我，”他說。“這就是我最注意的一點，這也就是我所以不願意再幹的原由。斯坦利賴德爾既已購了你的股票。斯坦利賴德爾就會做你此後的顧問。”

他沒有再同她討論這件事情的意思，然而他看到他已怎樣傷透了她的心，而且他們之間的舊約還依然有效便有些過意不去。

“你明不明白你對我做了什麼來，露仙？”他驚問道，“你

想想我的地位看，一些也不知道的我去對什麼都知道的漢生先生開談判。他知道你得的是多少代價，他甚至還知道你收了一張期票。”

露仙張大了眼睛凝望着孟德鳩，“哀倫”她叫道。

“你明白這是什麼意思了吧”他說，“我對你說過你不能把你做的事情對我守秘密。現在要不了幾天替什麼人都會紛紛說你已答應了斯坦科賴德爾給他幫忙。”

長時間的沈默。露仙向前直繼視地坐着。她繼而突然旋向着孟德鳩。

“哀倫！”她叫道。“不用說——你是了解的！”

她還急促地說，“我有賣去我股票的權利！賴德爾要買。他要組織一家新公司，去發展那產業。這不過是件商業的買賣。”

“我一些也不懷疑，露仙，”孟德鳩說低低地，“但是人家怎麼會相信呢？我對你說過要是你同像斯坦利賴德爾這樣的一個人親密，你就會發生什麼事情的。你會懊悔你發覺得太遲了的？當然那同窩忒曼的一回事該已開了你的眼界了吧”

露仙嚇了一跳，眼含恐怖地凝視着他。“哀倫！”她驚呼道。

“什麼事？”他問道。

“你意思是不是說我的所以會遭到那一回事只是爲了斯坦利賴德爾是我的朋友嗎？”

“自然這就是我的思意，”他說。“窩忒曼已聽到了那流言，他便想要是爲了賴德爾是個有錢的人，那末他是一個十倍有錢的人。”

孟德鳩看見露仙的面上驟然轉了色。她站着，不自知地搓着她的雙手。“哦哀倫！”她說。“那是駭人聽聞的事！”

“這不是我造出來的。這是社會上通行的事。我親自看到過，而且也打算指給你看的。”

“可這是太豈有此理了！”她叫道。“我決不相信。我決不相信這種事情。我決不膽小得爲了這樣的一個動機就放棄我的朋友！”

“我懂得這種情感，”孟德鳩說。“這個人若不是斯坦利賴德爾，我就要站在你一邊了。可是我比你懂得他清楚些，我相信。”

“你沒有，哀倫，你不能！”她斷言道。“我告訴你他是一個好人！他是一個什麼人都不了解他的人——”

孟德鳩聳了聳肩膀。“這是不可能的，”他說。“我早就聽到過他了。世上是有許多本身比自己所做的情事要好一些

的人；至少，他們自己是想要做好人的。可是你沒有毀壞了你的一生來憐憫賴德爾的權利。他已造成了他自己的名譽；如其他真是稍微顧到些你的；他就決不會要你爲了他犧牲你自己了。”

“他並沒有要我犧牲，”露仙說。“我所做的事情是照了我自己的志願做的。我信任他，我却不相信他所告訴我的那些可怖的事情。”

“很好，”孟德鳩說，“那末你可照了你所要做的做上去吧。”

他平靜地說着，雖然他的心實在很悲痛。他很知道斯坦利賴德爾用什麼話來使露仙達到了這種心境的。他也能把賴德爾自己向她建造成的美麗的幻象打破，但是他不忍這樣做。也許是孟德鳩的直覺吧——他知道露仙愛上了賴德爾了，所以無論誰也不能用什麼話來稍微改變她了。盡他所能說的是，“你自會自己明白。”

於是再看了一看她的可憐的，不幸的面孔，他便旋轉身來，走了，甚至手都沒有握一握。

## 第 八 章

到了五月，孟德鳩的大半的熟人全遷移到鄉下去了；那些被寫字樓所羈住的人則每天下午乘汽船或汽車下鄉去。愛麗思已在挨吉立得文的別墅中過了一星期，得文請孟德鳩也一起去住一星期；但是他抽不出時間，直到星期六下午才乘了得文的三百呎長的‘特賴吞號’新汽船到哈得孫去。

一輛新汽車在得文的私家埠頭上等着，船一開到便載了他們馳過山巔而直放到那別墅前。孟德鳩從沒有像現在般覺到得文的別墅是這麼華麗，滿開着花的菓樹，什麼東西上都盪漾着春意。山側是一片幾里路不斷的甜美的草場。但是可惜得很，挨吉立得文對於這些山是感不到興味的，除了

在山上打古夫球之外。孟德鳩站在走廊——一個像夢中的仙宮一般大的走廊——上，從在打布立治的別來奧爾登夫人和池的幾個密友的頭上望着哈得孫兩岸的無窮的景色，在這時他突然感到那從沒有這樣敏銳地感到過的人生的苦味。

茶點後，他同愛麗思出去走走。她便告訴他她近來的經過“小剎替斯來過這裏兩天，”她說。

“你說的是普棧替斯的姪子吧？”他問道。

“是的。他告訴我他也碰見過你，”她說。“你以為他怎麼樣？”

“我看他是個有些小聰明的東西，”孟德鳩說。

“我很喜歡他，”愛麗思說。“我想我們要成為朋友的。對他講話是有趣的；你知道他編入過開赴古巴的義勇聯隊，他也做過牧童。還做過種種的有刺激性的事情。有一天早晨我們一起散步的時候，他講給我聽了他的幾樁冒險。有人說他現在是一個很能辦事的律師。”

“他在一間很有名的律師事務所中，”孟德鳩說。“若不是他有才能，他是不能進去的。”

“他是羅刺赫甘的好朋友，”愛麗思說。“她到這裏來玩

過一天。她不輕許人的，所以做到她的朋友是有光彩的事。

孟德鳩說他也去訪過一次羅刺赫甘。

“我同她談得很多，”愛麗思說。“她請我去吃了茶點，還帶我去兜風。我會比我從前所想的更喜歡她。你喜不喜歡她，哀倫？”

“我還說不到我真能了解她，”孟德鳩說。“我想我許會喜歡她的，然而她不見得會喜歡我。”

“那有這種事？”她問道。

孟德鳩笑了。“口味是不同的，”他說。

“可是總得有些原由吧，”愛麗思斷言道。“她對於許多事情的見解是和你相同的。那天我對她說我想她對你談話是會感到興味的。”

“她怎麼說？”孟德鳩問道。

“她不說什麼，”愛麗思答道；於是她突然旋向着他。“我確得定你一定知道些原由的。我願你告訴我。”

“我不知什麼肯定的原由，”孟德鳩答道。“我常常在想或許是爲了關於溫乃夫人的事。”

“關於溫乃夫人的事！”愛麗思驚呼道，似乎有些不解的樣子。

“我想她聽到了流言便信以爲真了，”他加着說。

“這是件丟臉的事呀！”愛麗思驚呼道。“你爲什麼不把事實告訴她呢？”

“我告訴她？”孟德鳩笑了。“我沒有告訴她的理由。她一些也沒有什麼特別關心我的事情。”

他沈默了片刻“我也有過一兩次想去告訴她的，”他說。‘因爲這事起初使我有發怒。我想，使她莫名其妙地，對她說，‘你所相信的關於我的事是不確實的！’繼而我又想我可以寫一封信給她解釋。然而這一定會鬧成笑話的，因爲她決不會承認她相信過什麼，她便要想我是很莽撞的。’

“我不相信她會做任何類此的事情的，”愛麗思答道。

“至少她的說話是這樣表示的，若不是她言不由衷。她講到一個人在交際界應酬是多麼無聊。‘從沒有一個人講老實話，或者坦白地對待你。’她說。‘個個男子都是儘在那裏恭維你的面貌。他們以爲這是女子所唯一關心的事。我越知道他們我就越討厭他們。’

“一些也不錯，”孟德鳩說。“人家對待有了她這樣地位的姑娘總是矯揉造作的。她的父親是有力的，她自己將來也會有很多的財產；那包圍在她四周的人只是要想得到她的好處。我是一見她就引起了我對她的興味來的。但是從我更知道了她所站的地位，就連對她講話都畏縮了。

“然而這樣對待她，其實是不公道的，”愛麗思說。“要是所有端正的人都這樣對待她，她就難了。她實在是個很容易了解的人。她告訴過我幾種她所關心的慈善事業。她到東頭的陋巷中去教貧兒的書。在我看來這是件可驚的有作爲的事情，但是在我這樣說的時候，她却笑了。她說只要你接近他們就知道那些人是同其餘是人一樣的；如能循循善誘，就沒有什麼難辦的事。”

“我想也是這樣，”孟德鳩笑了一笑說。

“那天是她父親來接她的，”愛麗思繼續說。“她說那是六個月以來他父親第一次的出城。想想看有了這樣多的錢，還作這樣苦的工作！你想他究竟還要些什麼呢？”

“我想他要的不是錢，”他說。“他要的是權力。而且在你有了這樣多的錢的時候，你必得克苦工作着，否則別人會把它從你攫取了去。”

“他的外貌就很可表明他是能夠自衛的，”她說。“他是這樣地嚴肅，這樣地不假人辭色，你一看到，他你便難以相信他是能笑的。”

“他是很和氣的，如你認識他的話！”孟德鳩說。

“他想起了你，而且還問起你哩，”她說。“打算購露仙杜伯利的股票的是不是就是他？”

“我對他講起過，”他答道，“但是他沒有給我回音。”

談話中止了一回。“哀倫，”愛麗思驟然說，“我所聽到的關於露仙的究是什麼一回事？”

“你是什麼意思？”他問道。

“人家在談論着她和賴德爾先生的事。我是昨天聽到蘭第思夫人說的。這不是太無道理麼！”

孟德鳩不曉得說什麼才好。“我能做什麼呢？”他問道。

“我不知道，”愛麗思說，“可是我想維多利亞蘭第思是個要不得的女子。我知道她做事是很任性的。她講着這種可驚的事情——”

孟德鳩不說什麼。

“告訴我，”對方停了一停問道，“是不是因為你已放棄了露仙的職業上的事務，我們就同她一些關係也沒有了？”

“我不知道，”他答道。“我想她不見得要想來看我的。我已告訴過她她正在進行的錯誤，而她却選擇了她自己的路走。所以我還能做什麼呢？”

那天晚上孟德鳩一看自己同別來奧爾登夫人並坐在這張沙發上。“我所聽到的關於你朋友泰羅夫人究是什麼一回事？”她問道。

“我不知道，”他岸然說。

“那位迷人的寡婦似乎無自制之力了，”對方說。

“何以見得？”他問道。

“微微帕登告訴我的，”她說。“微微帕登是斯坦利賴德爾的老相好，你知道；所以我想她是直接從他那裏聽得來的”

孟德鳩瘖口無言；他想不出要說什麼。

“這簡直太壞了，”別來夫人說。“她的確是個動人的東西。這會損害了她的，你知道——她是一個異鄉人，而且這事也未免太突然了一些。難道這是密士失必的規矩嗎？”

孟德鳩勉強地說，“露仙有自己作主。”然而他的小心翼翼的談話終究給別來夫人的敏捷的回答“微微說她有斯坦利賴德爾作主呢，”所窒住了。

“我知道你感到不快，”別來夫人停了一停接着說。“人人都在談論這事——你的朋友勒基梅也聽到了微微所說的，他要去打聽那件事了。”

“勒基梅並不是我的朋友，”孟德鳩岸然說。

停頓了一回。“你看勒基怎麼樣？”他問道，想要轉移談話的方面。

“哦，勒基盡了他的能事，”對方答道。別來夫人便望了

一眼屋子。“你看到所有的這些女子了吧？”她說。“在早上帶了她們來，把五六位一起安放在一間屋子中；她們都像恨毒藥般恨着彼此的，左近又沒有男子，又沒有什麼事情可做；你想教她們怎能不吵嘴？”

“那是勒基所演的一幕嗎？”對方問道。

“一些也不錯。他老是在想法開頑笑。無論他像公鷄般啼鳴或者像醉漢般蹣跚，結果是一樣地引人發笑。”

“你不怕她們的唇鎗舌劍許會侵及你的俘獲者嗎？”孟德鳩笑了一笑問道。

“是呀，她們正想那樣做呢，”對方答道。

“我斷得定你是沒有好多敵人的，”別來夫人停了一停繼續說。

“沒有什麼特別的敵人，”他說。

“不差，”她說，“你應當培養幾個。敵人是人生的香料。我的確以為如此，”她看到了他笑，他斷言道。

“我可從沒有這樣想過！”他說。

“你從沒有知道過真正棋逢敵手的戰爭是多麼有味嗎？你明白，你是保守的，你不願意承認他。可是還有什麼比強有力的憎恨更刺激人呢？總有一天你會理解他的——去緊追着恨你的人，想法制服他而看他退縮下去是人生的主要

的香料。”

“可是萬一他制服了你呢？”孟德鳩插口道。

“啊！”她說，“你必得制服他！那就是你所要競爭的事。緊追着他，而且要先發制人。”

“這似乎太野蠻了，”他說。

“正相反，”她說，“這是文明的極點。培養憎恨的藝術正是社會所需要的事。適者方能生存在這新王國的中間，你考察你的對手，你尋出他的弱點，而知道在什麼地方安置你的炮壘。你要曉得他需要的是什麼，而把他從他那裏攆了來。你仔細地挑選着同你聯盟的人，而把你的對手圍困着制服着；你既把這一個人結果了，你再去進行別一個。”

別來夫人急瞥了一眼聚在得文夫人客廳中的富麗美妙的羣衆。“你想這些人今晚到這裏來幹什麼？”她問道。

原  
书  
空  
白  
页

## 第九章

一兩個星期過去了，一天奧力未打德律風給他的兄弟。今晚你和愛麗思有什麼約會沒有？”他問道。“我要帶一個朋友來喫晚飯。”

“誰？”孟德鳩問道。

“你沒有聽見過的，”奧力未說。“可是我要你會會他。你會想他是有些特別的，但是以後我要對你解釋。把我的話告訴愛麗思。”

孟德鳩把信息轉了，到七點鐘他們便到了樓下去。在接待室中他們會見了奧力未和他的朋友；孟德鳩一看到那個人只是惶惑得不知所云。

那個人的名字是甘不兒先生。他是個矮小的人，五呎多高，出奇地肥胖；他的下頷和頸項是一串肥肉聯接而成。他的面孔是滿月般圓，在這滿月似的面孔上長着一對豬似的小眼睛。要看了好一回才能看到那兩個眼睛在狡猾地睜着。

甘不兒先生是愛麗思，孟德鳩生平第一次看到的一副鄙相。他伸給她一只又肥又小的手，她便寒抖抖地握了握它，繼而只可是無奈何地，驚惶失措地凝望着奧力未和孟德鳩。

“晚安。晚安，”他口若懸河似地開始說。“我會見了你很高興，孟德鳩先生，我老從你兄弟那里聽到你，所以我覺得我們彷彿是老朋友了。”

停頓了片刻。“我們到餐室去吧？”孟德鳩問道。

他對他們的凝視有些不大快活，可是他也只好聽之自然。他們進了餐室，各自入了席；孟德鳩在腦中一閃的是他不知甘不兒先生的臂膀有不有能及到他面前的餐桌那麼長。

“晚來好熱，”他說，慢慢地噴着烟。“我坐了一整天的火車。”

“甘不兒先生是從匹茲堡來的，”奧力未插口道。

“真的嗎？”孟德鳩說，盡力在想法談話“你在那里有些

商務吧？”

“沒有，我是不做事情的，”甘不兒先生笑了一笑說。“我是正如所說的在坐喫。我要在我太老的以前去見一些世面。”

侍者來取了他們點的菜單；其時孟德鳩向他的兄弟投了憤怒的一眼，他看見他安靜地坐着笑着。繼而孟德鳩的視線同愛麗思的相觸，他差不多能聽到她在對他說，“究竟我要講什麼好呢？”

但是看來對那匹茲堡的紳士講話並不很難。他似乎知道首都所有的藏長論短的事情，而且他也樂於供給着談話的題材。他去冬剛到過棕濱和溫泉，他便講到在那里他見到了些什麼；他夏天要到紐坡特去，他便講到那里的風景。即使他稍微懷疑到他所講的並不對孟德鳩和愛麗思很有興味，他也毫不在乎。

在他用好了那奧力未叫來的精美的晚餐後，甘不兒先生提議上戲院子去。好像他已定好了一間包廂，而奧力未在孟德鳩能為愛麗思說一句話的以前便代她答應了。雖然，他為自己却說了話來——他說他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不得不請他的原諒。

他上樓去，把他的煩擾浸入了他的工作中去。大約剛過

午夜，他作完了工，他出去透透清氣；在他回來的時候，他看見奧力未和他的朋友站在旅館中的休憩室中。

“你好啊，孟德鳩先生？”甘不兒說。“真高興又見到了你。”

“愛麗思剛到樓上去，”奧力未說。“我們要到珈琲室中去坐一忽兒。你願意加入嗎？”

“是的，很願意，”孟德鳩和愛地說。

孟德鳩的所以要去，他想在那夜睡的以前要同奧力未談幾句話。

“你認識狄克英干嗎？”甘不兒先生問道，在他們安坐的時候。

“你指的是那鋼鐵商吧？”孟德鳩問道。“不，我從未見過他。”

“我們正在講到他，”對方說。“那可憐的東西——這實在是他的不幸，你知道。這並不是他的錯誤。你聽到過他的準確的故事嗎？”

“沒有，”孟德鳩說，可是他知道對方指的是什麼。他是鋼鐵托辣司的一份子，他做過該公司的經理，後來爲了一件風流事才辭了職。

“他是一個我的老朋友，”甘不兒說；“他把這件事情全

告訴了我了。這是開始在巴黎——有一個女新聞記者想敲詐他，他便把她置了三個月的獄。她出了獄以後，於是家鄉的新聞紙便開始記載着那可憐的英干的倒臺的故事了。外界知道了便議論紛紛，而他們就使他辭了職——你想想這樣的事！”

甘不兒笑得太厲害，以致給咳嗽噙住了，他便演手勢要了一杯清水來。

“他們現在又在進行着一件新的風流事了，”奧力未說。

“鋼鐵托辣司的人正是好動的一羣，”甘不兒笑道。“他們又想使德衛孫辭職了，但是他是敵得住他們的。他知道得太多了！你們應當聽聽他的故事！”

“我以為這是在道德上不很說得過去的事，”孟德鳩沒有什麼可說的，便這樣說了。

“這太壞了，”對方誠懇地說。“我有時候已對他們講過，但是是一些用處也沒有。我記得有一晚德衛孫對我說：‘詰’，他說，‘一個有了很多錢的人，他可買他一切所要的東西，但是一等到他買了一個女子後，那末他的煩惱就要開始了。如其你買的是畫片，那就好了一——你可隨便什麼時候掛在牆壁上。可是你決不能滿足一個女子。’”甘不兒先生搖搖他的頭。“太壞了，太壞了，”他重複說。

“你自己以前也是作鋼鐵業的嗎？”孟德鳩有禮地問道。

“不，不，我是作汽油業的。我在汽油托辣司中競爭過的，在去年他們方高價購去了我的股票，而現在我要去見見世面了。”

甘不兒先生重複轉入了剛才的思路。“我從沒有親自想做過類此的事情，”他沉思地說：“我是結了婚的人了，我是，而且一個女子對我已滿足了。”

“貴眷在紐約吧？”孟德鳩問道，竭力想轉變話題。

“不，不，他們住在匹茲堡，”對方答道。“我有四個女兒——全在大學裏。她們都是不安分的孩子，我告訴你——我希望你見見她們，孟德鳩先生。”

“榮幸得很。”孟德鳩說，中心地不舒服。可是幾分鐘後，甘不兒先生站起來，對他說了再見，這才正如釋了孟德鳩的重負。

孟德鳩看他喫力地爬進了他的汽車去，於是他旋向了他的兄弟。

“奧力未，”他問道，“這究竟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奧力未不解地問道。

“那個人，”對方驚呼道。

“啊，我以爲你會喜歡見他哩，”奧力未說：“他是個有趣

的脚色。”

“我是不至於受愚的，”他的兄弟忿怒地說。“你究竟爲什麼要介紹這樣一個人給愛麗思來侮辱她呢？”

“怎麼，你在講豈有此理的話！”奧力未驚呼道；“他認識最上等的人呢！”

“你在什麼地方會見他的？”孟德鳩問道。

“蘭第思夫人首先把他介紹給我。她是從她的一個表親海軍官員認識的。他這一冬住在布魯克林。他認識所有的海軍界中人。”

“這是什麼意思呢，到底？”孟德鳩耐不住地責問道。“你所關心的是不是職業上的事務？”

“不，不，”奧力未說，歡娛地笑着——“純粹的社交事件。他要我給他介紹，你知道。”

“你打算把他帶入交際界吧，無論如何！”對方譏刺地問道。

“你太過分了，說孩子們說的話，”他的兄弟笑了。

孟德鳩疑視着他。“奧力未，真的嗎，”他說。“那個脚色要進交際界！”

“當然咯，”奧力未說，“如其他要進，爲什麼不呢？”

“可是他的妻子，他的女兒們呢！”對方驚呼道。

“哦，那沒有事——他的家庭在匹茲堡。現在只有他一個人在這裡。而且，”奧力未停了一停繼續說，“我可以同你打賭，你就是看到了詰甘不兒的四個出色的女兒你也會覺得難以把實情告訴她們的。她們上着奢侈的學校藏着凡金錢所能購備的東西。天呀，我只是倦於聽到她們的完備了！”

“可是你真知道，”對方抗辯道，“你的朋友們肯答應像這樣的一個人嗎？”

“有幾個肯的。他有的是錢，你知道。他也很知道他的地位——他不會鬧出許多笑話來的。”

“但是他究竟要些什麼呢？”

“他有他的意思吧。”

“而你，”孟德鳩責問道，“你也想從此弄一些錢嗎？”

奧力未笑了莫名其妙的一大笑。“你不至於想我愛上了他吧，我相信。我以為你看這頑意兒是有味的，我所以把他介紹給了你。”

“那也沒有什麼，”對方說。“可是你不該把這樣的一個人來使愛麗思難受。”

“哦，什麼話！”奧力未說。“她夏天在紐坡特終於要會見他的。再，若然我不願意介紹他到這裏來，我怎能介紹他到

別地方去呢？他是無損於愛麗思的。今晚他款待得她很不差，而且我可以打賭，不等到他丟手，她就會喜歡他的。他的確是個好性子的人；他的最討厭的地方就是他太忠厚了。”

孟德鳩沉默了，奧力未便轉變了話題。“露仙看來太壞了，”他說。“難道我們一些也不能為她盡力嗎？”

“一些也不能，”對方說。

“她只是在自暴自棄，”奧力未說。“我想請勒基梅把她介紹給德文夫人，但是他說他不敢冒這個險。”

“還是省事些吧，”孟德鳩說。

“這是丟臉的事”奧力未說。“我以前想別來奧爾登夫人會請她到紐坡特去的，但是現在我相信她不會同她有什麼來往了。露仙會覺到除了斯坦利賴德爾和他一道的人以外她一個朋友都沒有了。她自己弄得人家看不起。”

孟德鳩聳了聳肩膀。“那是露仙自取之道，”他說。

“我料想她會過到些舒服日子的，”對方繼續說。“賴德爾終究是個上等人。”

“我希望如此，”孟德鳩說。

“人家說他弄到了成堆的錢，”奧力未說；繼而他羨慕似地接着說，“天哪，要是我也有一家信托公司來煩煩多好

啊！”

“爲什麼特別要一家信托公司呢？”對方問道。

“爲這是最容易行詐術的事業，”奧力未說。“他們總有什麼詭計來逃避銀行的慣例的，而潮水似的金錢便滾了進來。你注意到他們的廣告過的吧，我猜想？”

“我注意到過的，”孟德鳩說。

“賴德爾差不多每月增加一百多萬呢，我聽說。”

“聽來真動聽，”對方說，繼而乾燥地接着說，“我看他彷彿以爲這些錢都是他自己的。”

“他差不多可以都當自己的錢，”奧力未答道。“要是我到窩爾街去弄錢的話，我寧可握到五千萬的權，不願專有一千萬。”

“對了，”奧力未停了片刻後說，“普梭替斯氏請愛麗思到紐坡特去。愛麗思似乎同那個小傢伙刻替斯很攪得來。”

“他時常到這里來走走的，”孟德鳩說。“他似乎是個很端正的人。”

“不差，”對方說，“但是他沒有足夠的錢來當心當像愛麗思這樣的一個孩子吧。”

“得咧，”孟德鳩答道，都是愛麗思所要斟酌的問題。”

## 第 十 章

一月左右以後的一天，孟德鳩很奇怪，收到一封斯坦利賴德爾給他的信。

信上寫的是，“如其有便，下午請來一談如何？我想同你討論一件商業上的事務，這於你很有利益的，我相信。”

“我想他要購我的北密士失必的股票了，”在他打德律風給賴德爾商定約會的時間時，他自言自語着。

這是他從來第一次走進哥坦信托公司的屋子，他凝望着四周的逼人的華麗——古銅的大門，精美無匹的大理石的牆壁。賴德爾私人的辦公室又是精緻又是壯麗，他本人又是個一表非凡超然出衆的人物。

他和善地迎接了孟德鳩，談了幾分鐘市面的狀況與商場的形勢，一面講一面手中轉動着鉛筆，並一眼不瞬地望着來客。終究他開始說，“孟德鳩先生，我近來有一個計畫，我想這對你也會有興趣的。”

“我很願意聽聽，”孟德鳩說。

“不用說，”賴德爾說，“你知道，我已購了泰羅夫人的北密士失必鐵路公司的股票。我的所以購它們，我以為這條鐵路應當發展開來，而且我相信我能勸人出來辦這件事的。我已找到了相當的人。而且已在照了我的計畫進行了，”

“真正，”對方感到了興味似地說。

“我的意思，孟德鳩先生，就是依照你所熟知的老計畫把這鐵路延長。在我們着手的以前，我們已去見了其餘的股東，我猜想大半是你認識的。我們做這事是請了代理人的，定了一個我們看來是公平的價格去購了他們的股票來；我們又購到了大約五千股，除了泰羅夫人的。改進該路要化很多的錢，便不由感到以前所付的代價太大了一些。現在我們對於其餘的股東準備着新的方針。股東年會就在下月要舉行了。在這年會中打算再發行二萬股股票，我們可盡力把新股票購入，以致使我們同志老股東的股票一樣多。我預料他們中想得路的管理權的總不止一個人，於是它就會入到

了我們的手中。你自然明白，若不能得到管理權，新公司是不肯冒這個險的。”

孟德鳩點頭贊同這個意思。

“在這年會中，”賴德爾說，“我們要為我們自己擬出一張新董事會的候選的名單。我們希望我們所擬出的會得到每一個股東的同意，而如這名單所開的選舉出董事來。我們相信該路需要一種新策略與一種全然新的管理法；如其多數的股東會依了我們的觀察點行事，我們便可得到那管理權而另物色一位新總理。”

賴德爾停頓了片刻，以便他的意見深入到他的聽者的心中；繼而他集中了他的視線於他的身上，接着說：“我的所以要見你，孟德鳩先生，就是想請你來幫助我們進行這件事。第一步，我們很想請你做我們的代表，同我們的常年法律顧問合作。我們想請你去同該路的股東們作私人的談話，對他們解釋我們的計畫，並保證我們的善意的動機。要是你若能為我們盡這個力的，我們很願意把你的名字插入那預擬的新的董事會中；而且一等到我們握到了辦事權，我們要請你做該公司的總理。”

孟德鳩暗暗嘆了一驚，但是經驗已教導他不要把他的驚惶太洩露了。他默思了一分鐘。

“賴德爾先生，”他說，“我對於你的這種提議稍有一些不解，因為你還沒有深知道我！”

“我比你想像的要多知道一些你，孟德鳩先生，”對方笑了笑說。“若不是我已打聽明白，你是我所物色的適當的人物，我是決不會對你這樣說的。”

“你的話很使我喜歡，”孟德鳩說。“但是我也不得不提醒你我並不是個辦鐵路事業的人，而且我一些也沒有這種經驗！”

“你不一定應當是個辦鐵路事業的人，”賴德爾答道，“那種人材是出了時價便可雇到的。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個做事小心，性子穩健的人，最要緊的是一個誠實可靠的人，他要得到了股東們的信任而不至失掉它。我們看來你是合這些條件的。還有一個緣故自然就是爲了你容易熟悉附近的人民和本地的情形。”

孟德鳩稍稍想了一想。“你們真是優待了我，”他說，“我是很感謝的。但是在我正式解決這事的以前，有一樣事情是我應當先知道的——就是這新公司中是那幾位。”

“爲什麼必需要知道這事呢？”對方問道。

“因爲我的名譽依靠在他們的計畫上。我應當先知道我同事的人們的品性。”孟德鳩直視着對方的眼睛。

“你自然明白，”賴德爾答道，“辦這種事情是非小心不可的。我們不便說出我們要做的是什麼。我們有敵人，只要能阻撓我們，他們是什麼手段都會用的。”

“你告訴我的我當然不會去告訴別人，”孟德鳩說。

“我是十分了解的，”賴德爾說。“但是我想先知道你對於這計畫的意見——你肯不肯着手這件工作，而且你願不願意盡力做。”

“自然我是很願意的，”孟德鳩答道。

“我看來，”賴德爾說，“這建議的値不值得幹大半要看它本身的貢獻。這是對於公衆很有改進的建議；把一條破敗的，實際上已達到了破產地位的鐵路來重新組織，重行建築，這不能不有的就是有權的，忠實的管理法，新而適當的設備，和新的通車的路綫，密士失必鋼鐵公司的營業，你當然知道，是日進月盛的。我看來，這件工作的可以辦是不成問題的。”

“那是很確實的，”孟德鳩說，“而我也要見見有興趣辦這件事的人們，同他們談談；如其我能贊同他們的計劃的，我便很願意同他們合作，而盡我的能力使這企業成功。你當然知道我自己也有五百股股票，我也願意成爲這新公司的一份子。”

“那正是我想向你提議的，”對方說。我預料要你滿意是不難的——那計畫大半是由於我自己的，而我的名譽便是它的後盾。哥坦信托公司在可能的範圍內總願意放款給這企業的。”

賴德爾說這話的時候稍微有些傲意，而孟德鳩覺得也許他說得太熱心了。沒有一個人能坐在賴德爾的辦公室中，而不留下它富麗的空氣的印象的；這印象是這樣來的，這公司有七八千萬塊錢的存款，而這位又恬靜又顯赫的紳士便是它的主人。除了閒暇的，刻薄的交際界的流言以外，孟德鳩還有什麼懷疑的理由呢？

無論他自己怎樣懷疑，他只要稍微一想便知道他的密士失必的朋友們是決不會懷疑的。如其他挾了斯坦利賴德爾的名字，並且還有哥坦信托公司在他的後面，回到家鄉去，他便會像一個挾了勝利消息的戰勝者，而所有的他家庭的老朋友全要跟從他，而聽他的主張了。

賴德爾等了一回，好像在讓這些憶念浸入他的心中。終究他繼續說：“我想，孟德鳩先生，你總知道些密士失必鋼鐵公司的事情吧。鋼鐵界的情形是特別的。價錢得隨便定的，給巨頭造成獲大利的機會。但是那些做鋼鐵業的人大概都覺得有想不到的損失。他們得不到他們所需要的借款，定單

像雪片似地飛來，但是窩爾街不願意用金錢來幫他們的忙。他們覺察到各種有勢力的商人合伙兒反對他們，在市面上他們的股票被人侵蔑着，神祕的流言便隨之而興了。他們覺察到那會損毀他們的信譽的訴訟也勸他們提出了。有時候他們還會覺察到緊要的文件不見了，緊要的證物運到了歐羅巴去了，還有諸如此類的事情。於是他們最重要的雇員被人家運動了；他們的簿記員和細意受人家賄賂了；他們所有的商業上的秘密全落到他們敵人的手中了。他們還會覺察到鐵路欺負他們了，車子來得太遲了；還有種種瑣屑的不如意事會發生。有了這樣的百十種的花樣，獨立的鋼鐵製造廠真不易辦。哪，孟德鳩先生，這延長這條鐵路的計畫是大有助於那鋼鐵托辣司的勁敵的。我相信你一定很懂得若不是鋼鐵托辣司從中阻撓，這種改進是早已成就了。現在時候到了，不管鋼鐵托辣司怎樣阻撓，我們總歸要實行這計畫了；我要你來，因為我相信你看來在這奮鬥中是個有用的人物。”

“我明白了，”孟德鳩平靜地說；“你的提議很對。”

“好極了，”賴德爾說。“那末我要告訴你我所講起的新公司是我自己和約翰蒲徠斯兩人合組的，他近來已獲得了那鋼鐵托辣司的勁敵密士失必鋼鐵公司的管理權。你不難

打聽出蒲徠斯有怎樣的名譽：他是全國唯一的抵敵鋼鐵托辣司有些成效的人。密司失必鋼鐵公司去年差不多加增了一倍的營業，今年可望更其發達。我們的新計畫是要同那公司共策進行的。現在我們所需要的就是一個誠實的人，總要托得住他，他能把這件事辦得起來，而給社會一些便利。你便是我們所選中了的人；如其這建議合你的意，啊，我們準備同你馬上着手了。”

孟德鳩沉默了一兩分鐘；於是他說：“我很感領你的信任，賴德爾先生，你所說的我也同意。但是這對我究竟是件很重要的事情，你是十分了然的，所以我要請你讓我到明天才立定我的主意。”

“很好，”賴德爾說。

孟德鳩第一想到的是普梭替斯將軍。“你要商量隨便什麼事情都到這里來好了，”將軍這樣說過；所以孟德鳩到了他的辦公室去。“關於約翰蒲徠斯你知不知道些什麼，”他問道。

“我知道得不很清楚，”將軍答道。“我聽到些他的信息。他是個窩爾街中敢作敢為的人；他是很成功的，有人說。”

“蒲徠斯最初是做牧童的，我曉得，”將軍停了一停後

說。‘繼而他去開礦。十年或十五年的以前我們老知道他是做銀子的商人。幾年前才聽到他奪得了密士失必鋼鐵公司的管理權。那是個驚人的消息，因為誰也知道鋼鐵托辣司要想收買它。他似乎制服了他們。’

“聽來很有趣，”孟德鳩說。

“蒲徠斯是從一個鄙陋的學校讀出來的，”將軍笑了一笑說。“他的語調像一支抽打的鞭子。我記得有一次在一個什麼會議中我聽到他講過話，不停的一串，真逗人笑。”

‘你要知道他些什麼呢？’在從回憶引起來的笑完畢後，將軍這樣問。

“關於一樁我承辦的案件，”對方答道、

“我告訴你誰知道他，”將軍說。“哈立·剎替斯威廉·達味喃特為蒲徠斯辦法律事件的。”

“真的嗎？”孟德鳩說。“那末我也許要去找哈立了。”

“我還能告訴你一個更知道他的人，”對方想了一想說。“去問你的朋友奧爾登夫人；她知道得蒲徠斯很精密，我相信。”

所以孟德鳩送了一個條子給別來奧爾登夫人去，而回條是這樣寫，“請來晚餐，我不出去。”所以傍晚他便坐在一張別來夫人私人客室中的大皮圈手椅中，而聽着那密士失

必鋼鐵公司主人的故事了。

“阿翰蒲徠斯，”那位夫人說。“是的，我認識他。這完全要看你當他一個朋友還是一個敵人。他的母親是愛爾蘭人，他是天生的像他的母親。如其他一喜歡你，他肯爲你死；如其你弄得他恨了你，你就會聽到種種不同的你從沒有聽到過的形容字。我初次遇見他是在華盛頓，”別來夫人追憶似地繼續說。“那是十五年以前的事了，那時我的兄弟在國會中。我想我有一次告訴過你我的兄弟阿衛怎樣化了四萬塊錢選舉費方入了國會的事。那是民政黨瓦解的一年；他們若然早已定當好，勒基梅也可以當選的。次冬我到華盛頓去住，而蒲徠斯正在那里運動廢止銀稅——蒲徠斯是銀子大王，你知道；但是他終究失敗了。”

“後來怎樣？”孟德鳩問道。

“他把銀礦賣去了，”她說，“正在賣得到最高價格的時候。”

“你已見過他沒有？”別來夫人停了一停問道。

“還沒有，”他答道。

“他正是個脚色，”她說。“我聽阿衛講過他第一次震動紐約的事——那時他還是一個鑛工，口袋裏却帶了的成捆的紙幣。他水瀉似地化着錢——擦擦鞋就是一張一百塊錢

的鈔票，還有類此的事情。他縱酒得厲害，那種光景你是總也想像不到的。”

“他是這樣的一個人嗎？”孟德鳩問道。

“他便是這樣的，”對方說。“可是一天他總覺到了什麼不舒服，他去看了一個醫生；醫生對他說了些什麼，我可不知道，他便把自己關起來了。現在他滴酒不飲，而且他每天只喫一餐飯和一杯咖啡。但是他依舊同從前的一赴人來往——我相信本城沒有一個政客或獵者是阿翰蒲徠斯所不認識的。他同他們一談就是幾點鐘，但是我總請不到他來赴我的宴會。‘我的一起人是有人氣的，’他會這樣說；‘而你的起一人只是木屑。’若然你有時要見見紐約，你可請阿翰蒲徠斯領導，並把你介紹給他的一羣鷄鳴狗盜的朋友！”

孟德鳩望着他的朋友默想了一回。“不曉得怎麼樣，”他說，“聽來他總不大像一家一萬萬元的公司的總理。”

“那果不錯，”別來夫人說，“但是蒲徠斯今天談了幾點鐘話，明天一早就到他的辦公室去了，而且所有的辦公室中的人沒有一個不去的。若然你以為他沒有一些聰明，你去愚弄愚弄他，那你就會明白了。讓我告訴你一些我所知道的關於他為密士失必鋼鐵公司管奮鬥過的事哪。”她便繼續講着。她的講述的結果便是孟德鳩借用她的寫字樓寫了一個

條子給斯坦利賴德爾。“我打聽了阿翰蒲徠斯的事，我才知他是製造鋼鐵的。因為我建築鐵路，用得着他的鋼鐵，我已決定接受你的建議。”

## 第 十 一 章

翌晨孟德鳩到約翰蒲徠斯的窩爾街的辦公室中去同他談了一回，而且他答應了做新公司的法律顧問。下午他如約到了威廉·達味喃特的事務所中去。

他在那里第一個遇見的是哈立刻替斯，他熱誠地歡迎了他。“我一聽見你要來做這事，我真是快活死了，”他說：“我們有些事情要一起工作了。”

在達味喃特事務所的會議室中，賴德爾和蒲徠斯，孟鳩德和刻替斯還有威廉達·味喃特靠着桌子的四周圍坐着。達味喃特是首都的半打代價最高的顧問律師之一。他是一個又長又帶的人，他穿的衣衫是襤褸的。他的兩只肩膀稍微

有些高低，而他的修長的頸項老是向前傾着，因此他的瘦瘠而神經質的面孔好像永遠在窺視。他有一對敏銳的眼睛，並有一副在不停地算計着的不安定的腦經。有人估算達味喃特每年能賺二十五萬塊錢，他也自傲着他想出來的方法總是有成效的。

蒲徠斯的樣子却對於達味喃特的成了一個奇怪的對照，他好像是個穿考究衣服的拳教師。他在發胖，他的面孔是圓的，可是在那富裕的肉的下面也可看到他一副意志堅強的牙床。很容易看得出蒲徠斯在人生中是奮鬥過來的。他說話爽利而扼要。把要說的幾句話便說明了，像一柄外科醫生的刀。

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孟德鳩到密士失必去的使命。他們不必再去收賣股票，因為若然他們得到了新發行的股票，他們就可握到管理權了，而他們所需要的就只是這管理權。孟德鳩要去看他親自認識的股東們，告訴他們已有幾個資本家肯出來擔任改進這條鐵路的事情，要是肯改選董事會的話。蒲徠斯寫下了新董事會的名單。其中包着孟德鳩，刻替斯，賴德爾和他自己；還有一個他的表兄弟和兩個“慣會那樣子幫我忙的人”——他這樣稱他們。空着兩個地位讓孟德鳩去填股東中的有勢力的人。“那是討歡喜的方法，”他

簡潔地說，“而同時我們操着絕對的實權。”

孟德鳩還要告訴他們要借一百萬元的公債，這由哥坦信托公司擔認，再要發行二萬股新股票，照比例以票面的半價出售。先儘老股東購，餘下的，他的當事人會盡數購買。

要討論的第二個問題是特許狀。“要是我要一張造鐵路の特許狀的話，”蒲徠斯說。我就要一張什麼地方都好造路的。可是那些蠢物爲北密士失必要到的一張特許狀只准造一條從阿特琴到奧拍洛的鐵路。所以我們不得不進行路綫的延長。你到了密士失必，孟德鳩先生，你要到立法部去商量出一個結果來。”

孟德鳩想了片刻。“我相信我對於立法部不見得有多大的聲勢，”他開始說。

“那沒有什麼，”蒲徠斯嚴肅地說，“我們會造成聲勢的。”

現在達味喃特發言了。“在我看來，”他說，‘我們絕不提  
起北密士失必鐵路公司，也可把這件事情安置妥當的；若然  
給鋼鐵托辣司聽到了風聲，我們便要有種種的困難了；州長  
是他們方面的人，你知道。我們所要做的就是寫一張含糊的  
稟帖，說有一家爲公衆服務的公司，上次已領到了特許狀，  
現在要在某種限制中，在某種條件下擴充它的營業，等等。

我想我能夠寫一張稟帖，在任何人知道這是什麼的以前，便已完事了。”

“很好，”蒲徠斯說。“就照那樣做吧。”

他們便這樣一件一件地討論着。蒲徠斯幾句簡單的話便把孟德鳩進行的方針講定了。到開股東年會的日子剛還有兩星期，翌日他便當出發到密士失必去。

會議畢，孟德鳩和哈立刻替斯同車回去。

“達味喃特講到州長是什麼意思？”他們在車中坐好了，孟德鳩問道。

“你是指哈尼斯州長吧？”對方說。“我並不知道得很多，只知那里對於鐵路有些擾亂，而窩忒曼和鋼鐵托辣斯的人唆使哈尼斯州長不要顧問。”

“我更不明白了，”孟德鳩稍稍想了一回說。“我並不是要問到這件事，然而你知道哈尼斯州長是我父親的老朋友，而且是一個我生平知道的最善良的人。”

“哦，是的，我並不懷疑，”刺替斯從容地說。“他們唆使着這些善良的，可敬的老紳士。當然他僅是個出面辦事的人——說不定他還不知道他實在在做什麼。你明白，不用說，哈蒙上議員才是貴州的真正的頭腦。”

“我聽見這樣說過，”孟德鳩說。“但是我總不大相信這種

話!”

“嘿!”刻替斯說。“如其你有過我的經驗，你就相信了。我以前常爲老窩忒曼的南方的鐵路做事，我也偶然送過一兩次信給哈蒙。紐約就是有這種玩意兒的去處!”

“這並不是件有趣的頑意兒吧，”孟德鳩冷淡地說。

“我並沒有說一定是有趣的，”刻替斯說。“有趣不有趣要看你怎樣玩法。”

刻替斯沉默了一回，繼而在暗好笑。“我懂得你的情竅，”他說。“我記得我剛離大學的時候，我老是碰釘子。我的腦中充滿了倫理老教授的美麗的格言。後來我到紐約哈得孫鐵路公司的法律部辦事。一日我們有一樁案件——賠償損失之類的案件；老亨利科平——他們的主任律師，你知道——給了我幾張文件，然後在他寫字檯中取出一張本州最高法院審判官的名單來。“有幾個是用紅圈圈了的，”他說，“你可把這案件送到隨便那一個去好了。他們是我們方面的審判官。”你想想看！而我却呆若木鷄！”

“我想這樣的事沒有好結果的，”孟德鳩說。

刻替斯聳了聳肩膀。“何以見得呢？”他問道。

“但是某一個審判官老是判你們勝訴！”孟德鳩說。

“哦，呸！”刻替斯說。“審判官自有辦法的！有時候他確

得定我們提起上訴時會翻案的，他便判我們敗訴；到那個時候對方已疲憊了，便準備把控案撤銷了。”他還講了一兩個案件給他聽。“你看有這樣多的方法！”

“似乎太不公道了，”孟德鳩說。

“哦，天哪！”對方驚呼道。“若然你做了像我一樣多的事，見到了形形色色的強取豪奪，你就不再會為公道叫屈了。你差不多什麼案件都能得到勝訴，因為有的是包打官司，假造證據的惡訟師。”

孟德鳩沈思了片刻。他喃喃地，半對着自己道，“哈尼斯州長呀？有那樣的事嗎？”

“若然讓達味喃特來講給你聽，”刻替斯笑了一笑說，“也許就沒有像我想像的這樣壞了。達味喃特是不相信州長們的，你知道。他在幾年前有過一次經驗；他到奧爾巴尼州去想要州長在他一張稟帖上簽一個字。州長離開辦公室，留達味喃特一個人在裏面；他注意到寫字檯上有一只抽斗開着，他看進去便看見一個信封裏面有五十張簇新的一千元的鈔票！他並不知道它們的來源，但是他的稟帖是非常重要的，他便決定要撞撞機會。他把信封放進了他口袋中；後來州長回來了，隨便談了幾句話後，州長對他說他已決定了不簽字。‘很好，州長先生，’達味喃特說，‘我只有這個可說。’他

便取出了信封。‘我這裡有五十張一千元的新鈔票，如其你簽字，我就送給你。換一句話說，如其你拒絕簽字，我就要把這些鈔票送給新聞記者，而告訴他們你怎樣才得到它們的。’州長的面色變得像紙一樣白，而，天哪，他就在達味喃特等着的時候，簽了那稟帖而送進了立法部去！你看這就是他所以要懷疑州長了。”

“我想，”孟德鳩說，“那也就是蒲徠斯所說的他會造成聲勢的意思了。”

“這正是他的意思，”對方迅速地答道。

“我不喜歡那樣做，”孟德鳩說。

剡替斯聳了聳肩膀。“你怎麼辦呢？”他問道。“你所要辦的事都操在他們的手中。你想從他們得到些什麼，你就得付你的代價，正像做別種買賣一樣。你什麼時候都面對着同樣的情況——‘付錢或者丟手。’”

“你想照這樣下去會弄到怎麼樣的結果呢？”孟德鳩問道。

“我不知道，”剡替斯說。“我曾幻想還總有一天全國的商人都要走進政界去，而把政界弄得像商場一樣。”

孟德鳩沉思着對方的答語。“說得爽快，”他說。“但這不是說共和黨治要傾覆了嗎？”

“我怕它會傾覆的，”刻替斯說。“但是有什麼辦法呢？”  
沒有回答。

“你知道什麼救藥嗎？”他逼着。

“不，我不知道什麼救藥，”孟德鳩說，“但是我要找一個  
出來。我能對你老說出你的意外，我看這共和黨是比我所  
做的什麼商務都貴重一些；若然我達到了不能兩兼的地步，  
我要放棄的是商務。”

刻替斯一眼不瞬地望着他。他放他的手在他的肩膀上。  
“那是不錯的，老朋友，”他說。“但是聽我的勸，你的話不要  
給達味喃特聽見。”

“爲什麼不呢？”對方問道。

刻替斯從坐位上站了起來。“我到了，”他說。“其原由是  
——許會擾亂他的意見。他是個保守的民政黨員，你知道，  
他還喜歡在宴會中演說哩！”

## 第十二章

不管自己怎樣懷疑，孟德鳩終究回到了他的故鄉，並照了那講定的方針進行着。正如他預料的，他看到北密士失必鐵路公司的股東們像歡迎一位戰勝的將軍般歡迎了他。他同老李先生，他的表兄弟，還有兩三位別的老朋友談着，而他一些也不難地便得到了他們的那新董事會，名單的認可。他們都感到了興趣，都切盼着這鐵路的將來。

對於新的特許狀他不必親自去料理。達味喃特做了一張稟帖，並寫了一信給哈蒙上議員的一個姪子，這事會一些也不引起人家的注意便辦妥當的。孟德鳩只知稟帖做好了，州長也簽了字了。

於是到了開股東年會的一天。他去出了席，代表着賴德爾和蒲徠斯的股權；他宣讀了他的名單，這使現任總理卡德先生甚是驚惶，他是他家庭的從小以來的朋友，新董事會差不多給四份之三的股權選出了，發行新股票也給同樣的票權議定了。因為沒有一個前股東想購新股票，孟德鳩在所有的股票上全寫上了賴德爾和蒲徠斯的名字，而簽出了一張支票。

不用說，這些信息很驚動了隣地；就是在紐約也引起了人家的注意。北密士失必的股票也破題兒給股票市場上開出價目了，而且還有了一些買賣，票價老是向上漲着。

孟德鳩在哈立刻替斯給他的信中得知了這情形。“你必得準備着抵禦鋼鐵托辣斯那方面人的恭維，”信中這樣寫。“他們不久就會來找你的。”

孟德鳩確知他對付鋼鐵托辣斯那方面的人倒不在心上，只是年會後的有一次免不了的談話很使他感到麻煩，老卡德先生來看他，遞給他一只孱弱的手，握了一握，然後坐下了，用一副不快活的可憐相凝視着他。

“哀倫，”他說，“我已做了北密士失必的總理十五年，我向來忠心而熱誠地服務着。現在——我要你告訴我——這是什麼意思？可是我——”

孟德鳩記得卡德先生是常做他父親的座上客的，現在見到他的絕望很感痛苦。但是他一些也沒有可幫忙的地方；他只能緘默。

“真是抱歉，卡德先生，”他說；“可是我不便把我當事人的計畫告訴你。”

“這樣看來，那末，我的地位要丟了吧？所做的都不值得眷顧的嗎？當然——”

“真是抱歉，”孟德鳩又這樣說，堅決地——“可是如今的事勢如此，我不得不請求你的原諒的，我終歸不能同你討論這件事務。”

一兩天後孟德鳩收到一通蒲徠斯來的電報，要他到里維敦去，那密士失必鋼鐵公司的工場所在地，去看該公司經理安德魯茲先生。孟德鳩年青時到過幾次里維敦，他記得很大的工廠是該地的壯觀之一。但是他沒有想到從那時以來來發展得這樣快。密士失必鋼鐵公司有兩座碩大的煉鋼爐鎔解了的火紅的鐵日夜地在其中沸騰着。它收買下了鎮西的一大塊地，而拆卸了五六十間住屋；現在這裏是一長排一長排的煤灶，還有兩座製造軌條的大機器，一座製造鋼板的，從那些機器發着在毀滅地球似的砰礮聲。到處高矗着成排的塔似的煙突，滾着柱似的黑煙。空地上交叉着小

軌道，冒着煙，叮噓着的小火車輸運着燒得發白光的耀眼的鋼塊。

廠場的木欄門的對面造着一座新式的辦公室屋子。而經理的辦公室就在這屋子的上層。

“安德魯茲先生趁兩點鐘的車來，”他的書記說，他是顯然在等着那來客的。“請你在他的辦公室中等等好嗎？”

“我想我要看看工場，若然可以的話，”孟德鳩說。於是他得到了一張參觀證和一個隨伴而參觀工場去了。

孟德鳩看到了密士失必鋼鐵公司的實際的產業很有味。人們只是坐在舒服的窩爾街的辦公室中交換着文件，而不想去看看他們在所辦的事的實際情形。孟德鳩現在是要建築而運行鐵路了——要買真的車，經營真的鋼和鐵了，他在他腦中想到的就是他所做的每樣事總要知道它的實在情形才好。

這是七月的一天，天空中沒有雲，差不多像熱帶的太陽照下在工場上。遮棚和軌道熱得在閃光，鐵屑彷彿剛從火中倒出來般燙腳。那置鎔鐵爐的屋中，孟德鳩一些也看不見什麼；他只能站在門前，用手遮着眼睛避光。在每間這些地獄似的屋子中都有幾百個靦<sub>ti</sub>靦的，煙污了的人苦工着赤裸着上身，兩似地流着汗。

他凝視着一長排一長排的轟轟的鎔爐，鎔解了的鋼閃着電也似的光。在這裏做工的人常要在身上淋冷水的；他們每天要喝幾加倫的啤酒。

孟德鳩一路看過來，經過了軌道機器間，而走入鋼板機器間，他看見靠機器間的裏面有一支鋼柱，轉動着一個最大的輪軸。鋼柱懸在空中，旋轉得說不出地快；一個手中執了一個油壺的人把梯靠在鋼柱上，在向上爬着。

他拍拍他鄉導的臂膀，指示了說，“這不危險嗎？”

“這是違背規律的，”鄉導說。“但是他們還是要這樣做。”

話猶未完，聽到一聲發生了什麼事情的恐怖的呼聲，孟德鳩的手依舊向前指着，他的全身好像變成了石塊似地站着。一瞬間彷彿由於魔術家的表演，梯子上的人不見了；在鋼柱的周圍多了一層朦朧的薄霧，而梯子也跌在地上了。

在機器間中好像一個別人也沒有注意到這件事。孟德鳩站前一步，差不多凝視了一分鐘，他才看清那一層薄霧是繞住在鋼柱上的那個人的身體。

繼而機器師知道了，把機器漸漸地旋轉得慢了，機器間中的轟轟聲也沈靜下去了，他又看見幾個人把梯子靠在鋼柱上，爬上去了。那時機器完全阻了轉動，他們在着手括鬆

那身體；但是孟德鳩不等到他們括，他便出來了。他有些茫然。

他到了工場的別部分去。坐在一間屋子的陰影下，在對自己說那便是人生之道。不一回機器間中的轟轟聲又毫無阻礙地在繼續下去了。隔了片刻他看見四個人走過，抬着一張床，上面蓋着一條被單。一面走，一還在滴血，但是孟德鳩看抬床的人好像沒有覺得這一回事似地。

他回到經理的辦公室，才知安德魯茲先生剛剛到。辦公室中涼風習習，但是肥胖的安德魯茲先生脫了外衣和背心還不够，還是拚命地在用芭蕉扇搨着。

“你好啊，孟德鳩先生？”他說。“你知道過這樣的熱沒有？請坐——你參觀過了。”

“我剛在機器間中看到一樁意外，”孟德鳩說。

“哦！”對方說。“太壞了。但是實在沒有法子使沒有意外發生。前天鎢鐵爐炸烈。裂死了個人。他們大都是外國人。”

於是安德魯茲按了一按鈴，召了他的書記來。

“請你把那些計畫書拿來，”他說，然後他把北密士夫必鋼鐵公司的測量的舊報告單總冊，連同測量者的原圖，展開在他的面前，這使孟德鳩吃了一驚。

“這是卡德先生給你的嗎？”孟德鳩問道；對方只乾笑了

一笑。

“我們已得到了它們，”他說。“現在你所要做的是要你的測量者重新去測量。我想你得的報告會同以前的，比例相差得很遠的。”

翌日孟德鳩從蒲徠斯接到了辦事的方針；靠了安德魯茲的幫助，他安置妥帖了，便在第二天的晚上動身返紐約。

星期五的下午他到了紐約。到了，他才知愛麗思已去赴普梭替斯氏的消暑會，而奧力未也一起去了紐波特。普梭替斯太太也有一張請帖給他，要他一起去；好在蒲徠斯也不在紐約，他便決定要使自己舒服一下，於是即搭了星期六晨的早車去了。

孟德鳩的初入交際界是在冬季，他還沒有見過消暑會的风緻。交際界上的小姐們，太太們在一季的宴會，舞會完畢後，總多少有些精神不濟，而紐坡特便是她們選來做她們復精養神的去處。這本來是個新英格蘭的小鎮，離楠島的松德峽的入口不遠，現在一着了交際界的魔，這已從本只有幾家雜貨鋪和一間客寓的小鎮轉變成了世上最有名的最奢華的桃源。那面的地產已值到一呢一金的價格而每月為一間“茅廬”付一萬金是算不得一回事。

從這“茅廬”的一字，你可推知此中的風味。你會被請去赴‘草地會，’你便會看到花咧，草咧，盆景咧，多得足可放滿二十間花房，還有新裝咧，燦爛的珠寶咧，使你不由不想到‘金布的田’。你也會被請到栗樹場去赴‘郊宴，’你去了，你便會看到上幃以豔麗的天幕，下舖以絲絨的地毯，在侍候的是成羣的穿着號衣的小廝，每個都是奢侈得在第五林蔭路的華邸中才能見到。你要坐車子去赴這‘郊宴，’這會化去你五塊錢；然而你決不要不坐車子去。即使目的地拐一個灣就是，若是你步行去，就會給人看不起。

像孟德鳩那樣直接從密士失必鋼鐵工場到紐坡特來會對他產生出最奇怪的或然的感應。他在首都看見過社會上的誇耀，他也聽見過有人在用了大得不可信的價錢來買東西。然而這些千千萬萬的事事物物似乎都祇是抽象的。現在它們才驟然現實了——他已見過它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所有的奢侈的，華麗的東西是在什麼地方產生的！他只要一看到他周圍的輝煌，他便想到在轟轟的，熱得眼睛也張不開的鎔鐵爐旁做苦工的人。

這裡有威曼氏的大廈，那化了五十萬塊錢才造成的大廈，它四周的石牆是歐美二大洲都聞名的，因為它的代價是十萬塊錢哩。而那機器間中的奴隸們在為威曼氏製造鋼軌！

這裏還有德文氏的大廈，附有一間值十五萬塊錢的花房，而這裏祇供給屋主每日所需用的花朵。花房中有出名的鬱金香，這是化了一千塊錢從五千多哩路以外掘了帶來的。而孟德鳩看見奴隸們在爲德文氏的大旅館之一製造鋼條！

這裏還有華林氏的建築，正如別來奧爾登夫人形容過的“荒漠中的三百萬的宮殿。”孟德鳩鑑賞過它外廳裏的潘沛依的大理石製成的，價值七萬五千元的火爐架上的裝飾。而華林氏是運輸密士失必鋼鐵公司的鋼鐵的鐵路大王！

他的思路從密士失必鋼鐵公司的機器間中的工人，轉移到其他機器間中的工人，轉移到關在商店中的，工廠中的，礦坑中的男人們，女人們，孩子們都在爲那些誇張着自己的榮華的人們牛馬着。各種的工人從全國的各處都到這裏來。這裏還有約翰孫氏的白大理石的大宮——全屋子的天花板，地板，牆壁都是在法蘭西製成的；屏，門，甚至鎖，鉸鏈都是特由出名的藝術家設計了製造的。約翰孫氏是鐵路和煤業的領袖，在以可怖的手統治着西維基尼河州。法庭和立法部只是老約翰孫的支辦公室；孟德鳩知道在開鑛的幾個村子完全屬於他的公司的，四周看守的很嚴密；可憐的工人們即使要買一品脫牛奶也不能捨了公司自設的店到外面去買的，而且甚至本鄉的醫生若不持有通行證也不能進入他們

的門。

從大理石宮過去是窩飛德氏的屋子，他們是從大百貨商店起家的，在那商店裏面做事的年青的姑娘們每星期只有兩塊半的工錢，便不得不以賣淫來拼湊她們的生活費。窩飛德的幼女就在這夏天入社交界的時候，他們爲了牠的初舞特造了一座舞廳，化了三萬塊錢——而第二天便把它拆卸了！”

再過去，在絕壁上的是以煤業起家的邁爾氏的宮殿。孟德鳩想起了那發明機關磅來出售不足磅的煤以欺人的就是老邁爾。而在這最倨傲的，最傑出的交際界聞人款客的地方却有他的宮殿，有他的兒女！

沿路接連的全是些煤油大王，鋼鐵大王，鐵路大王等等的華府！這裏的每樣東西都是美麗而燦爛。這裏有奇花異卉的錦繡似的草場和花園，這裏還有舞蹈，盛筵，款娛。這好像已遠離了可鄙的惟利是圖的商場，已遠離了貧困，勞苦，死亡。可是孟德鳩老在想到那他在鋼板機器間中所見了的景象，那急旋着的鋼柱上的模糊的黑影，那抬床上的殮儀，那滴着的血。

他真運氣在街上便遇到了愛麗思和她的朋友們：他們

一起乘車到了游泳的海濱，這已由交際界購來，專備自己的享受。他在海濱看見的第一個人是勒基梅，他是來陪伴愛麗思的。勒基自己並不游泳，因為他不想把他的細長的腿顯示於衆；他在用了未以爲然的眼光望着他的情敵哈立拍息的怪樣子。拍息是個四十歲上下的人，一個呢料業的領袖；他的在水中戴了單眼鏡的一回事引起了在海灘上的看客的深深的喜悅。

他們在卞西諾餐館用了午膳後，坐了普梭替斯氏的新跑船去遊海。就在這時，紐坡特海口中的跑船游艇的估價已值到三千萬；那天下午的海上風景確也是一樣奇觀。

他們回來得還早，雖然，因為愛麗思六點鐘還有個兜風的約會，在她去的以前，不得不換好一套衣服。在八點鐘用晚餐的以前又不得不重換一套；孟德鳩打聽了才知道依慣例每天是要這樣換五六次衣服的。交際界中的貴太太們是深諳這種藝術的，而且還爲她們的能精密的按時更衣自傲着。

孟德鳩所有的紐約的熟人全在這里，而且也全富麗榮華：伊蒂小姐有四十箱巴黎的新裝；別來夫人已爲太太小姐們組織成一個華貴的，傑出的布立治俱樂部；溫乃夫人靈機一動想到紐特來過一陣單純的生活；微微夫人，他的丈夫

只是爲了要使她和她的伯爵分離而自殺了。

那天晚上可巧是那久盼了的蘭第斯夫人的餐舞舉行的日期。你到蘭第斯的府邸去的時候，你的車子可直向裏開，因爲它的庭院大得足可爲一輛四馬車在裏面打回。它的全樓下都給那所謂全世界裝飾得最精美的馬廄佔據着。你的馬莫名其妙地從這面的滑門不見了，而車子從那面的滑門不見了，而正中便是你走進廳堂去的入口，穿了號衣的僕役到處尊嚴地站立着。

餐設五席。每席十人。天花板的中央是一柄大的花傘，而花的色澤的反應很精緻。舞時舞廳的一端用幕遮住了，等到午夜光景的時候，把幕一移去，便看見半夜餐的席已設好了；却全然是個新景象。

他們直舞到天明；孟德鳩得知他們只在早上小息。一切的這些人九十點鐘都要起來了，他在午前便可看到他們或在店舖中，或在游泳的海灘上。這就是交際界所謂工作了一季後的“休息！”

半夜餐後，孟德鳩倍伴着茄羅林·辛提夫人，這位夫人嘗有一次把她的爪牙介紹給他過。辛提夫人對於溫乃夫人的非活物解剖的義軍很感到了興味，並把這事詳細講給他聽，當他們在蘭第斯府邸的廊下踱着，而望着海上日出的時候。

“你看見我們後面的那條路嗎？”辛提夫人問道。“那條路是蘭第斯氏剛造成的。我想你已聽到過那故事了吧？”

“不，”孟德鳩說，“我沒有聽到過。”

“這是紐坡特的笑話，”夫人說。“他們一定是買下市政會建築的。在那條路上每天總有一輛游客公共車行駛着，車夫總會扣住了他的馬，站住了，用他的馬鞭指着。

“這是，太太們，老爺們，”他會說，‘斯密氏的屋子，只過去一些是瓊斯氏的屋子。從前斯密先生有一個老婆，他可討厭她了，瓊斯先生也有一個老婆，他也討厭她了；所以他們兩對都拆散了，把老婆交換了；所以現在斯密夫人住在瓊斯先生的屋子中，而瓊斯夫人却住在斯密先生的屋子中了！’”

原  
书  
空  
白  
页

## 第十三章

愛麗思翌晨起了早同哈立刻替斯到禮拜堂去，但是真正來休息的孟德鳩却起身得遲一些。起身後他到街上去走走，看看人。他在路上碰見了格拉芬蘭夫人，她照例請他去小餐。他去了，在那里他還遇見了四十來個別的人，他們也是照樣偶然碰見了被請來的，他的兄弟阿力也是其中一份子——而使他很駭異的，還有阿力的朋友甘不兒先生！

甘不兒穿一套雪白的船裝，這與他的發胖的身材正產生了一個很滑稽的反應。他用照常的流利的談鋒問候了孟德鳩。“你好，孟德鳩先生——你好？”他說。“從我遇見你後，我老是聽到你的消息。”

“聽到些什麼？”孟德鳩問道。

“我知道你已同密士失必鋼鐵公司合作了，”甘不兒說。

“稍有一些關係，”對方承認。

“你要謹慎——你在同事的是一輩油滑的人；甚至比鋼鐵托辣斯的人還油滑，我以為。”然後他眯了眯眼睛接着說：“我老是說在汽油業界有兩種流氓；一種是托辣斯黨，他們覺得他們是能信任彼此的；還有一種是獨立黨，這就是魔鬼自己也不能信任他們的。我應當知道我在講的是什麼，因為我自己也是一個獨立黨。”

甘不兒先生講完了大笑特笑，顯然他相信他講的是一種雅謔。“你好，船主？”他對一個走過的人說。“孟德鳩先生，讓我介紹我的朋友基耳船主。”

孟德鳩旋轉身來，便面對着一位高大而相貌尊嚴的海軍官員。“‘阿雷格奈艦’的亨利基耳船主。”

“你好，孟德鳩先生？”船主說。

“奧力未孟德鳩的兄弟，”甘不兒接着作進一步的介紹。繼而他偵見來了別一位他所認識的人，他便搖擺着去了，讓孟德鳩同船主談話。

政府殷勤地遣了六艘艦船來幫着維持紐坡特季的歡樂，基耳船主便是其中之一的統治者。他跳舞跳得非常好，

是一位太太們的寵物，也是格拉芬蘭夫人的老知交之一。“你認識了甘不兒先生好久了吧？”因為要講講話，他便這樣問着。

“以前我見過他一次，”孟德鳩說。“我的兄弟認識他。”

“阿力似乎同他很要好，”船主說。“不可思議的東西。”

孟德鳩欣然承認。

“我在布魯克林遇見他的，”似乎覺得對於認識甘不兒有解釋的必要，船主便繼續這樣說。“他同海軍界的官員是很講得來的。退休的百萬翁的意見常有出入的。”

“我也以為如此，”孟德鳩笑着說。“可是我總也想不到會在這里遇見他的。”

“你就是在天上也會遇見他，”對方笑了一笑說，“如其他立志要到那里去的話。他果是一個好性子的人；但是我可告訴你若是有什麼人以為他是無所為而為的，那末便要鑄成一個悲傷的錯誤了。”

孟德鳩想到這次聚餐的特別所在，那時他坐在甘不兒的對面。微微柏登靠他坐着，她把那小人兒做着她嘲弄的目的物。她嘲弄得並不怎樣柔和，然而甘不兒總是忍受着，而且總是歡娛地強笑着。

他是一個孟德鳩所解決不了的迷。他富足是的確的，而

且還如水般化他的錢；但是錢在這些人中並不希罕。孟德鳩想說不定他的所以會到那裏去只是格拉芬蘭夫人和她的朋友們喜歡有個把人好讓他們來輕蔑，讓他們來侮辱。他看了一下坐在餐桌旁的人，便看出他們和甘不兒之間的有趣的對照。格拉芬蘭夫人是喜歡年青的人的，她的大半的客人都是些少爺小姐們，或者甚至孫少爺孫小姐們。那位匹茲堡的紳士似乎是唯一的自己嘗賺了錢來，並印上了嘗爲錢掙扎過的記號的人。孟德鳩想想笑了。他似乎就是汽油精的化身；他是又粗魯又可惜，而其餘的人呢，就是汽油也都已被精練成柔美的香料了。然而在那裏他總似乎是最有精神的人。無疑地他是個淺薄的自我主義者；還有如果他自己覺得他是有趣的，別人會也覺得他是有趣的，而在格拉芬蘭夫人的密友們看來，那給人覺得有趣的的就是鄙賤的表徵。

他似乎對孟德鳩的印象很好，理由只有他自己才知道。餐後，他又走到他那裏來。“奧力未告訴我這是你第一次到這里來，”他說。

孟德鳩承認了，對方便接着說：“你還是來讓我領你去看看全鎮的好，我的車子停在這里。”

孟德鳩並沒有約會，而且也沒有順口的托辭。“你真好——”他說。

“沒有什麼，”甘不兒說。“來吧。”

他領他出來了，請他坐入了他紅色的大游車中，這車有一個爲車主特造的坐位，不太深而且很低，以致他的又肥又短的腿可以踏着地。

甘不兒歎了一口氣。靠在車墊上。“這是個古怪的地方，是不是？”他說。

“稍爲來來也有趣，”孟德鳩說。

“你可把我除外，”對方說。“我喜歡在我能脫去我衣服的地方過夏。而且在熱天喝香賓，我是寧可喝啤酒的，終究。”

孟德鳩並不回答。

“一個人竟會碰見這樣的一羣不敬的勢利徒！”車主欣悅地說。“他們老是喜弄我——這使他們娛樂我可不在乎。雖然，有時候這會使你發瘋，你覺得你終究會給他們吞了去的。你想只是爲了別人說你得不到，你就去追求你本來不要的東西有什麼意思呢？”

“那末你爲什麼要來呢？”這句話在孟德鳩的嘴唇上轉。但是他忍住了沒有說出來。

車子沿着莊麗的馬路馳疾着；孟德鳩的伴侶不停地指着一座一座的華邸和其中的人們，並用他所特有的風格來

議論他們。

“看那面的那座黃磚的屋子哪，”他說。“那是鐵路商阿利斯的。他常住在匹茲堡；我記得他三十年前老是轆轤地親自推着一輛他的三個孩子的車子。那時他很喜歡問我借錢，但是現在我遇見他的時候，他的態度可不同了。”

“在六年或者八年的以前，阿利斯時常在鋼鐵界中混，”甘不兒追憶似地接着說。“繼而他脫出了鋼鐵界——這實在就是鋼鐵托辣斯初建成的時候。你聽到過那件故事沒有？”

“我不知道那件事，孟德鳩說。

“不差，”對方說，“要是你要同密士失必鋼鐵公司的人共事，你不能不知道一些鋼鐵界的情形。你會見過詰斯塔沒有？”

“那位窩爾街的投機家？”孟德鳩問道。“我只知道他的名字。”

“斯塔是從野性的衛斯特來的，你知道，他來後野性依舊——天呀，我能告訴你幾樁他的會使你頭髮直豎的故事！但是還是讓我來講關於鋼鐵界的故事吧——不差，在六年或者八年的以前，斯塔在衛斯特有一間大鋼鐵廠，而阿利斯在印第安納也有一間，於是爲了營業他們彼此衝突着。有一次斯塔和他的幾個一起的人聚飲了幾天，一夜，夜已深了，

他們談到了阿利斯。‘讓我們把他買去了吧’，斯塔說，因此他們定了一輛專車，載上了香賓，他們便向印第安納城出發了。他們到阿利斯的屋子的時候是清晨四點鐘，他們敲鈴，碰門，過了一回總管才出來了，半醒地。

“阿利斯在家嗎？”斯塔問道，而在那個人來得及回答的以前，全羣人都衝進了客廳中去。斯塔便站在扶梯下吼着——他有像這牛的聲音，你知道——‘阿利斯，阿利斯，下來！’

“阿利斯穿着睡衣走到扶梯上頭，駭得半死。

“阿利斯，我們要買你的鋼鐵廠，’斯塔說。

“買我的鋼鐵廠！”阿利斯喘息道。

“不錯，馬上就要買它！現錢！我們要爲它付你五十萬塊錢。”

“可是我爲它化了一百二十餘萬呢，’阿利斯說。

“好的，那末我們就付你一百二十萬，’斯塔說——‘天曉得，我們付一百五十萬哪！’

“我的鋼鐵廠並不出售的，’阿利斯說。

“我們付你兩百萬！”斯塔叫道。

“它並不出售的，我告訴你。”

“我們就付你兩百三十萬吧！下來！”

“真的嗎？”阿利斯問道。他信不過自己的耳朵了。

“樓下來，我要簽一張支票給你！”斯塔說。於是他們拉了他下來，他們便買了他的鋼鐵廠。接着他們再開了幾瓶香賓，而阿利斯也開始好說話了。

“我的鋼鐵廠只有一樁瓜葛”他說，‘那就是在哈立斯坦的瓊斯的鋼鐵廠。鐵路公司有折扣給他的，而他却賤購着我的出品。’

“好的，倒他的霉，”斯塔說，‘我們也去把他的鋼鐵廠購來。’

“於是他們再倉倉皇皇上了專車，在清晨的六點鐘他們便抵了哈立斯坦，而他們又買了一家鋼鐵廠。他們便這樣着手了，你知道。斯塔好像盡他所有的一千萬或者一千二百萬在窩爾街中做這樁收買鋼鐵廠的投機事業——自然，他們是以高於原價的兩三倍的價錢來收買的。”

甘不兒停頓了，在笑着。“我所告訴你的故事是斯塔告訴我的，”他說。“當然你得打一些折扣。他說窩窩忒曼所在計畫的，他一些也不知道，但是我想他在瞎說。匹茲堡的哈禮孫嘗以自己來造一條鐵路，而不再為窩忒曼的鐵路做事，恫嚇着，窩忒曼沒法，便以他鋼鐵廠的原價的三倍的錢來收買了他。同時他還收買了斯塔所買了來的鋼鐵廠。斯塔已付

過了原值的兩三倍的價，而窩忒曼還多付了他加倍錢，於是他再從美利堅的百姓身上還多收加倍的錢。”

甘不兒停頓了。“那就是他們得到這些財產的地方，”他接着說，揮着他又肥又小的手。“有時會使人想想笑起來的。他們所買的每家公司的資本都是不及他們所付的代價的；我想鋼鐵托辣司的開始的實際產業不過值到二萬萬元，而他們說他們有十萬萬元資本，現在呢，他們已積到十五萬萬元了！”

甘不兒的汽車正經過一間俱樂部。他突然知照他的車夫停車。

“喂，別來？”他叫道；一個在從階石上走下來的青年的海軍官員便旋轉身來向着他走。

“你近來在幹些什麼事？”甘不兒說，“孟德鳩先生，這是我的朋友隆大尉，機械學校出身。你到什麼地方去，別來？”

“沒有一定的地方，”對方說。

“進來吧，”甘不兒，一邊說一邊指着在他們之間的一只空坐位。“我在領孟德鳩先生看看全鎮。”

大尉上了車，車便開了，“大尉剛從布魯克林來，”甘不兒繼續說。“我們在布魯克林真開心，是不是，別來？告訴我你

近來在做些什麼事。”

“我近來很忙，”大尉說——“在學習。”

“在這紐坡特學習？”甘不兒笑了。

“那對於一個機器師是很平常的事。”對方說。“我們是工人，他們自然不要我們上他們的跳舞會去。”

“說起，甘不兒，”他過了一回接着說，“我正在找你呢。我要你幫我的忙。”

“要我？”甘不兒說。

“是的，”對方說。“我剛在部裏看見我是新任命的爲海軍起草機器的類別的五委員之一。”

“關於這事我能做什麼呢？”甘不兒問道。

“我要你幫我起草起來。”

“可是關於機器油我什麼都不知道。”

“你決不能比我知道得還少的了，”大尉說。“你既然做過汽油業，你當然能給我一些關於機器油的概念。”

甘不兒想了片刻。“我可以試試，”他說。“然而這豈是適於我做的事情？你看我自己也不做這買賣了；但是我有朋友們會做這件事情的。”

“不差，但是讓他們去幫別人的忙吧，”大尉說。“我也是你的朋友之一，請你做定了吧。我究竟還能從什麼別的地方

去找出關於機器油的事來呢？”

甘不兒又沉默了。“好的，我盡我所能的來幫助你吧，”他終究說。“我把我所知道的關於好汽油的性質都寫出來，你可隨意應用。”

“很好，”大尉放了心似地說。

“可是你得答應一些也不把這事說出來，”甘不兒說。“這是件須謹慎的事情，你明白。”

“你可以信任我，”對方笑着說。這問題便這樣解決了，他們依舊向前開着。

半點鐘後甘不兒送孟德鳩到了普棧替斯將軍的門前，他便別了他們進去了。

將軍正在下樓來。“喂，哀倫，”他說。“你到那里去的？”

“稍在外面看看，”孟德鳩說。

“到客廳裏來，”將軍說。“裏面有一個你所應當認識的人，”

“一個窩爾街中的最靈敏的新聞記者，”在他進客廳的時候，他接着說——“‘捷報’的金融訪員。”

孟德鳩走進客廳，便被介紹給一個體格健全，比較好看的青年，他在不久的以前還是一員名足球隊的健將。“喂，貝次，”將軍說，“你現在在追求什麼新聞？”

“我打算訪得格蘭特窩德公司的內在的失敗史，”貝次說。“我以爲你是知道的，如其有什麼人知道的話。”

“我是知道的，”將軍說，“可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是不許我自由發言的——至少，是不便發表的。我可以對你作爲私人的談話，如其你要知道。”

“不，”貝次說，“我寧可你不要講；我總能從別地方探出來的。”

“可是你專誠到紐坡特來看我的嗎？”將軍問道。

“哦，不，不是專誠，”貝次說。“我也是來同巖曼談談關於爲他的鐵路發行新債票的事情。你以爲市面怎樣，將軍？”

“我看市面不好，”普梭替斯說。“這是很好的落蓬時間。”

於是貝次旋向孟德鳩。“我想我剛才在路上看見你的，”他喜悅地說。“你同詹姆士甘不兒在一起，是不是？”

“是的，”孟德鳩說。“你認識他嗎？”

“貝次什麼人都認識，”將軍插口道；“這是他的特點。”

“我很認識他，”貝次說。“我有一個兄弟在他匹茲堡的辦公室中做事。你以爲他在紐坡特究竟幹些什麼呢？”

“只是見見世面，他這樣對我說的，”孟德鳩說。“自從他的公司出售以後，他什麼事都不做了。”

“出售以後！”貝次重複說。“你是什麼意思？”

“怎麼，汽油托辣斯已把他購下了啊，”孟德鳩說。

對方凝視着他。“你怎麼會這樣想的？”他問道。

“他自己這樣告訴我的，”孟德鳩答道。

“哦，”對方笑了。“那末他的所以來又是爲施行什麼詭計了！”

“你想他沒有賣去？”

“我想他沒有，這是我知道的，”貝次說。“無論如何在三天以前他總沒有賣去。我的兄弟來信說他們在進行着同政府訂一張一筆大生意的汽油合同！”

孟德鳩不再說話了。但是他在想些什麼。經驗已銳利了他的智慧，而在這個時候他得到了一些線索。過了一回，貝次已去，而他的兄弟同了愛麗哪來了，他便領奧力未到了一隅，責問他道，“你從那汽油合同得到了多少錢？”

對方駭異地凝視着他。“天哪！”他驚呼道。“他告訴你了嗎？”

“他告訴了我一些，”孟德鳩說，“而我猜出了其餘的。”

奧力未心神不寧地望着他。“明白嗎，哀倫，”他說，“你不會對人去聲張的吧！”

“我慙我不會，”對方說。“這不干我的事，這是我所明白的。”

於是奧力未驟然暢樂地一笑。“喂，哀倫！”他驚呼道。  
“他是隻聰明的狗，是不是！”

“很聰明，”對方承認。

“他已追求了那件事六個月，你知道——正是進行得又順利又太平！這是我生平所聽見的最油滑的頑意兒！”

“可是他怎能知道那幾個官員起草那機器油的類別呢？”

“哦，那容易，”對方說。“那便是全件事情的開始。他們是暗通關節的，他們不難得到那些官員的名字。那種事情是很普通的，你知道？華盛頓的公事房是腐敗的。”

“哦，”孟德鳩說。

“甘不兒的公司已臨到了不堪收拾的地步，”奧力未繼續說。“汽油托辣斯正要壟斷了它。但是甘不兒看到了這個機會，他便盡他所有的作着孤注的一擲了。”

“但是他是什麼意思呢？”對方問道。“把那類別寫出了究竟對他有什麼好處呢？”

“一起有五個官員，”奧力未說，“每一個他都已盡力進行了他的友誼。所以現在他們都是他的密友了，而每一個人都來請他幫忙！以後就是這五組汽油的類別起草單送到華盛頓去，這起草單是各各不同的，然而每張的中間都包含

一個主要點。你明白，甘不兒的公司中有一種特別的汽油；它裏面包含着的一種什麼原質——他告訴了我名字的，但是現在我記不起來了。這種質並不使汽油好些，也並不使汽油壞些；但是它同全世界的任何別種汽油都不同。現在，你明白了嗎——無論提出那幾條來，這一條特質是一定會被提出來的；而全世界只有一家公司有這種油。自然他們可以信口討價了，而由此就可做到一筆大生意。”

“哦，”孟德鳩枯澀地說，“這是個盡美的方法。你從此得到多少錢呢？”

“開始的時候他付了我一萬塊錢，”奧力未說；“不管訂多少，我得到一年合同的百份之五的拆息。甘不兒說一年至少能訂到五十萬的合同的，你由此可明白這確是值得幹的！”

奧力未大笑着。“他明天要回去了，”他接着說。“因此我的工作完了。我也許永不會再看見他了——一直等到他四個出色的女兒準備上市的時候！”

原  
书  
空  
白  
页

## 第十四章

孟德鳩回到紐約，去辦他的公了。計畫好了的舉他爲北密士失必的總理的選舉過了一個月還沒有實行。然而在此時期內他並不缺少要辦的公。自然，他不得不回到密士失必去住，因此他必得結束了他的在紐約的事務。他也不能不準備一些管理鐵路的智識。承普稜替斯將軍的好意，他被介紹給一家橫跨歐美二洲的鐵路公司的總理，而從他學習那家公司的組織。他再到南方去察看測量者的工作，並同那被派做這件工作的機器師斟酌着。

薩徠斯先去把該路的管理權接收了來，施用着他自己的新管理法，把舊管理法全然推翻了。一天他召了孟德鳩來，

把他介紹給了一位哈斯琴先生，他是要被選為該公司的協理的。他說哈斯琴以前做過太奈西鐵路公司的總經理的，對於鐵路事業很有經驗。孟德鳩可把他所有的詳細工作都信任他。

哈斯琴是個瘦長的，神經質的人，脾氣既壞，說話又善譏諷；他是崇奉效率的哲學的，孟德鳩同他商酌之下得到了許多管理鐵路的怪見識。他得來了，比如說，在建築費的眼中有一項是付給市政府的，為的是要得到可隨意穿過村和鎮的權利。顯然決不會有人想過用任何別的方法可以得到這種利益的。孟德鳩不贊同那樣做，但是他沒有說什麼。他還得知了該公司是向密士失必鋼鐵公司購買軌道和別種應用的東西。而顯然預期着為這些是要付非常的價錢的；它並不要求任何照例的折扣。還有一定要孟德鳩得知的是該公司的秘書和會計的薪水要格外大，而且這是無須問所以然的，因為他們是蒲徠斯的親戚。

一切他都忍受了；但是大約在選舉以前的十天終究發生了他忍不住的事情。一日哈斯琴到他的辦公室來，帶着機器師的估價，並帶着他自己的擴展路線的費用的大約數目。大半的數目都比孟德鳩自己擬就的要大得多。

“我們應當把那些合同訂得好一些，”他指了幾項說。

“我敢說我們是應當，”哈斯琴說，“可是那些合同是送到喜爾製造公司去的。”

“我不懂得你的意思，”孟德鳩說；“我以爲我們登徵求投標的廣告哩。”

“是的，”哈斯琴答道，“但是得到那些合同的還是那個公司，終是一樣的。”

“你的意思是，”孟德鳩問道，“我們並不把它們給那要價最低的投標者？”

“我怕未見得，”對方說。

“蒲徠斯已授給了你些辦那件事的意旨？”

“是的。”

“可是我並沒有知道，”孟德鳩說；“喜爾製造公司是什麼？”

哈斯琴笑了。“這是一家蒲徠斯自己組織的公司，”他說。

孟德鳩驚訝地直視着。“蒲徠斯自己！”他反應道。

“他的娃子是那家公司的總理，”對方接着說。

“這是一家新公司嗎？”孟德鳩問道。

“專爲這目的組織的，”對方笑着說。

“它製造些什麼呢？”

“它什麼都不製造；它僅出售。”

“換一句話說，”孟德鳩說，“這就是一個蒲徠斯先生打算由此劫掠北密士失必鐵路公司的股東們的詭計？”

“你可以這樣說，如其你一定要這樣說的話，”哈斯琴說，可是我勸你別說給蒲徠斯聽見。”

“謝謝你，”孟德鳩說，談話就此終結。

他把那件事情想了一天。率性的舉動並不是他的習慣。他明白他發言的時間已到，但是他願意要確定了他舉動的順序方來開始。那天晚上他在俱樂部用餐；他看見他的朋友威納布少佐坐在藏書室中的大皮椅中，便走去坐下在他的身旁。

“你好，少佐？”他說。“我又有一樁事情要來請教你了。”

“我總是樂於從命的，”少佐說。

“這是關於鐵路的事情，”孟德鳩說。“你聽見過像這樣的一個鐵路公司的總理組織了一家公司以出售材料給他自己的鐵路的事情沒有？”

少佐殘酷地笑着。“是的，我聽見過的，”他說。

“這是普通的事情嗎？”孟德鳩問道。

“在你看來也許並不很普通，”對方答道“一個鐵路公司

的總理大多是沒有做這種事情的才能的人。若然鐵路是一條大鐵路，總理是一個有權力的人，那末，他自然會這樣做了。”

“唔，”孟德鳩說。

“那就是喜金的狡計，”少佐說。“喜金常到聖日學校去演說的；他是那樣的人，就是新聞紙喜歡稱他做模範國民和企業的領袖那樣的人。他的兄弟們，他的妻兄弟們，他的表兄弟們，和他所有的家屬都去做生意以便把東西賣給他的鐵路公司。我聽到過一樁故事——這是從沒有宣佈過的，可是很有趣。那公司每年總要登一個文具的投標廣告。它每年差不多要用值一百萬元的文具；廣告很長，要那種文具也說得很精密——一行一行地。但是其中總有一句話是規定所有的紙上都得印上某種水紋的；而那種水紋却是喜金的公司之一特許專賣了的！喜金死後，他遺下八千萬財產；但是他們欺騙人只說遺下來‘幾百萬’。那是在菲列得爾非亞州，在那里你是可以做這種事情的。”

孟德鳩沉思了幾分鐘。

“可是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他說。“鐵路公司所有的股票幾乎都是做這種事的人的。”

“那有什麼分別呢？”少佐問道。

“怎麼他們僅在劫掠他們自己的產業啊，”孟德鳩說。

“嘿！”對方答道。“他們還要當心什麼產業呢？他們早就把它提出了；同時他們也許還在操縱着股票哩。

“可是我所講起的是一條正在建造的鐵路呢，”孟德鳩說，“而且他們還在下本。”

“是的，”少佐說，“那是當然的事；繼而他們就用這詭計把錢付還給他們自己了；他們依舊握着他們的股票，而從此可得到所有的利益。如其本州的立法部來調查什麼疑難的問題，他們便可翻開他們的賬簿，說：‘看哪，我們已為改善路政用了這樣多的錢。我們為鐵路化的錢已這樣多，如其你要減低我們的運費率，你就要割去我們的股息而藉沒我們的資本了。’”

少佐頑皮地眯着眼睛，凝視着孟德鳩。“此外還有一樣事情，”他說。“你說他們在下本，你可確得定這是他們自己的錢嗎？築路所用的大半的錢大概都是用公債票的；他們把這些公債票逐漸在銀行，保險公司，信托公司出售出去。你購了那公債票沒有？”

“不，我沒有購，”孟德鳩說。

“我知道在窩爾街中很少有人用他們自己的錢的，”少佐接着說。“就拿巖曼來說吧。巖曼的鐵路盈餘着二三千萬

塊錢，而巖曼把這錢在窩爾街中用着。待鐵路需用錢的時候，他便遍國發行着公債票。你明白了吧？”

“我明白了，”孟德鳩說。“這是小股東的倒霉。”

“隨便什麼小的人都是倒霉的，”少佐說。“我年輕的時候，我記得，有人積了一些錢，放入某種企業中，無論盈餘多少，他總能分得一些利息。然而現在呢，你看，大頭握着權，而且他們比向來貪心了。他們再沒有比看到小股東分得任何利息更痛苦的事了，他們便想出種種方法來使他得不到。他們的事情講一星期都講不完。”

少佐停頓了一回，面現喜色地坐着。“你明白，”他說，“潮似的，潮似的錢財從全國各方面向窩爾街滾着。五穀在長着，礦廠，工場在工作着，而這裡有的是錢。目今的人不喜歡把錢藏在煙突裏了。他們要投資，投資事業因此發達了。就拿紐約的小火車來說吧。在首都正有什麼比小火車還妥當的投資事業呢？絕對的專業，而且交通又發達得非常快。得利是一定的了。因此人家都購小火車的股票和公債票。然而，結果。操權者發了財，小股東一些股息也得不到！”

“那還是講的投資的市面，”少佐頓了頓說：“要是保險公司，信托公司可還要厲害哩。”

少佐停頓了。“你所講到的鐵路公司的後面有一家信托

公司沒有？”他問道。

“有的，”孟德鳩答道；少佐聳聳肩膀。

“這好了，”他說。“不久他們要發行他們的第一次公債票以補築路的不足，繼而他們又覺到機器師的估價太低了，於是又發行第二次的公債票。到那時你要聽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那總理要沿了他的鐵路組織一家製造廠，鐵路公司便給他一個祕密的折扣；而實際上免費運他的貨物；或者他要造一條走他專車的路綫，而鐵路公司爲他化錢。或者他已有了什麼商業的公司，他的建築鐵路僅爲幫着那公司忙的。”

少佐停止了。他看見孟德鳩在迷亂地注視着他。

“什麼事？”他問道。

“天哪，少佐！”對方驚呼道。“你知道我在講到的是那一條鐵路的吧？”

少佐靠在椅背上大笑。他笑得面孔也紫了，話也講不出了。

“我想你一定知道的！”孟德鳩斷言道。“你說得真對。”

翌晨孟德鳩訪蒲徠斯於他的辦公室。

“蒲徠斯先生，”他說，“我同哈斯琴先生討論過的這件

事情我想必須立刻同你談談。”

“什麼事呢？”蒲徠斯問道。

“哈斯琴先生知照我喜爾製造公司有得到我們合同的優先權。”

孟德鳩一眼不瞬地望着蒲徠斯，他看見他的牙床緊咬着，面上現着敵視的神色。蒲徠斯本來懶散地靠着椅背坐着；現在他慢慢地把身體坐直了，彷彿在迎敵。

“噢？”他問道。

“哈斯琴先生的話不錯嗎？孟德鳩問道。

“他的話不錯。”

“他也說你同那公司有關係的。那是真的嗎？”

“那是真的。”

“他也說那公司並不製造，僅是出售。那是真的嗎？”

“是的，那是真的。”

“很好，蒲徠斯先生，”孟德鳩說。“這是件我們不能不馬上彼此了解的事情。在我同你上一次的談話中，我得知了你的願望是要找一個人來誠實管理鐵路。你剛才對我描述的情形我看似乎同那個方針不一致。”

孟德鳩準備着對方的發怒的答覆的，但是他看見他盡力約束着自己。

“你不得不明瞭，孟德鳩先生，”他說，“你不很熟悉鐵路界的策略。你所講到的這家公司佔着優勢的地位；它能得到更好的條件——”蒲徠斯停止了。

“你意思是說它能比鐵路公司本身購東西還便宜？”孟德鳩問道。

“有的是這樣，”對方說。

“很好，那麼，”他答道。“只要它能得到更好的條件，便沒有反對同它訂合同的可能。但是那同哈斯琴先生所對我說的不同；他要我了解我們準備着付高一些的價錢，因為我們非把合同交給喜爾製造公司不可；那就是我所以要來看你的理由。對於這一點我願同你清楚地了解着。在我做北密士失必鐵路公司的總理時，該路所買的每樣東西都要用公平的投標法來買的；無論那一家公司依我們所需要的貨物的質地而給我們最低的價格的，便取得我們的定單。這是件萬不能不了解的事情。我相信我表白得很清楚了吧？”

“你表白得很清楚了，”蒲徠斯說；暗談便這樣終了。

## 第十五章

孟德鳩滿腹狐疑地回去工作去了。他本可勸自己不再幹那事情的，可是他不能這樣做。他預知做一個鐵路公司的總理不會不有事情的。

雖然，無論他能怎樣預知，他總不知道翌日所發生的事情。一清早，小刻替斯打德律風給他，請他在他的辦公室中等他，幾分鐘後他進來了，顯然具着騷擾的面色。

“孟德鳩，”他說，“我有些緊要的事情要告訴你。我不能聽你處在悶葫蘆中，但是在我開講的以前你必得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不顧了我的將來在告訴你。你也必得應許你決不會有我已對你說了的些微的暗示。”

“我應許，”孟德鳩說。“什麼事？”

“你甚至不得洩漏你已知道了的秘密，”對方接說。“蒲徠斯會知道那是我告訴你的。”

“哦，是蒲徠斯！”孟德鳩說。“我應許我要庇護你。什麼事？”

“他昨天下午打德律風給達味喃特，對他說不要選你為該路的總理。”

孟德鳩惶惑地凝視着他。

“他說你什麼都沒有了，”對方說。“哈斯琴做總理。達味喃特不得不告訴我，因為我是董事之一。”

“原來如此，”孟德鳩輕輕地自語着。

“你可知道是什麼一回事？”劉替斯問道。

“是的，我知道，”孟德鳩說。

“什麼事呢？”

“說來話長——只是為了有的詭計我不肯同意。”

“哦！”劉替斯突然明白了似地叫道。“不是為了喜爾製造公司的事嗎？”

“是的，”孟德鳩說。

這時惶惑地凝視着的是劉替斯了。“天呀！”他叫道。“你意思是說你爲了那事便屈服了嗎？”

“我無論如何不屈服，”對方說。“那只是蒲徠斯所以要驅除我的緣故罷了。”

“可是，朋友！”刻替斯叫道。“多麼可笑啊！”

孟德鳩疑視着他。

“你要勸我同意那詭計嗎？”他問道。

“可是，我親愛的朋友！”刻替斯說。“我自己在那公司中也有些股票呢。”

孟德鳩沉默地坐着——他想不出要說什麼。

“你究竟以為你在幹什麼呢？”刻替斯非議道。“在幹慈善事業？”於是他停止了，看到他朋友的面孔上，表示着痛苦的面色。

他把一隻手按在他的臂膀上。“喂，老朋友，”他說，“這太壞了，他說。我懂得你的意思；而且也很佩服你，但是你要生活在這世界上，你也要學得些經驗。你不能把鐵路當孤兒院來辦理。要是你有了像那樣的觀念，你辦不了事。這真是丟臉的事，爲了這樣的一個理由丟棄了這樣一件工作。”

孟德鳩倔強着。“我向你担保我未嘗丟棄，”他嚴厲地說。

“可是你打算做什麼呢？”對方抗辯道。

“我打算奮鬥，”他說。

“奮鬥？”刻替斯反應道。“可是，朋友，你是完全無助的？鐵路是蒲徠斯和賴德爾的，他們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

“你是該路的董事之一，”孟德鳩說。“你知道那情形。你知道新董事會怎樣產生出來的。你要舉哈斯琴做總理嗎？”

“天呀，孟德鳩？”對方抗辯道。“你問我的是什麼一件事啊！你很知道我於該路是沒有權力的。我所有的股票都是蒲徠斯給我的，我能做什麼呢？啊，我整個的事業全要汨滅了，要是我反對了他。”

“換句話說，”孟德鳩說，“你只是在代人作嫁。你願意為了一些股票出售你的名譽與人格。你是佔着一個忠誠的地位的，而你辜負了它。”

對方的面色消沉了。“哦，不差”他說，“如其你要這樣說——”

“並不是我要這樣說！”孟德鳩說。“那僅是事實！”

“可是，”對方叫道，“你不明白就是沒有我，他們也還是多數嗎？”

“也許他們還是多數，”孟德鳩說；“那可並不是你就該不照正理做事的理由。”

刻替斯站了起來。“沒有什麼可說的了，”他說。“你說這樣的話對我不無憾意。我來是想對於你有所幫助的。”

“我很承情的，”孟德鳩迅速地說。“爲了這件事我要永遠地感激你。”

“在你所打算的奮鬥中，”對方說，“你別忘了把這消息帶給你的我！”

“不必擔心，”孟德鳩說，“我會庇護你的。一個人也不會知道我已得到了這個消息的。”

孟德鳩沉思地在辦公室中踱來踱去踱了半點鐘。於是他叫了他的速記來，寫了一封信給他的表兄弟李先生。還有三個在股東年會中他要他們照了他的意思選舉的人也各寫了一封給他們，他寫的是“在北密士失必鐵路公司中已發生了某種事情，因此我不願意接受總理的位置。我也想辭去我董事會的職，因爲我無力阻止我所不贊同的事情。”

接着他寫的是他想提出來的方針的大概，並貢獻給他們一個同他同樣的機會。他請他們把他們的決定打電報來；兩天後他接得了他們各人的信息，便着手進行了。

他打德律風給斯坦利賴得爾，同他約好了一個晤談的時間。

“賴得爾先生，”他說，“在幾星期的以前你同我在這辦公室中談過，你請我帮你把你爲北密士失必鐵路公司所擬

就的名單選舉出來。你說你願意我做該路的總理，而你的請我做總理的原由是你要一個你信任得過能忠於從事的人。我很相信地接受了你的提議；我也已作了種種的準備，並着手了許多艱難的工作來使我能勝任。現在蒲徠斯先生親口對我說他已組織了一家公司，爲他私自的利益來利用着該路。我告訴他我不肯贊同任何類此的事情。自同他晤談後，我把這問題想之再三，我決定在這情形之下我不能同蒲徠斯先生合作。因此，我決定最好是辭了我董事會的職司，也取消了我候選的總理地位。”

賴德爾避去了孟德鳩的疑視；他兩眼望前地坐着，不自主地把鉛筆擊着他的寫字檯。過了一回他方回答。

“孟德鳩先生，”他終究說，“我聽到你的決定很抱歉。但是從各方面的情形看來。我想這也許是聰明的辦法。”

又停頓了。

“你不得不讓我爲你所已做了的事表示我的謝意，”賴德爾接着說。“我相信這不幸的枝節不會改變了我們私人的交誼。”

“謝謝你，”孟德鳩冷冷地說。

他等着看賴德爾要說什麼。他再等看，不明白要怎樣脫出進退維谷的情境。

“正如我說的，”賴德爾重說道，“我是很感激你的。”

“我並不懷疑，”孟德鳩說。“可是我相信你不見得會用任何像這樣簡單的方法來結束我們的友誼的。”

他看到賴德爾的面色改變了。“你是什麼意思？”他問道。

“在我們離別的以前，有一樁很重要的問題不得不解決的。如你知道的，我親自有五百股北密士失必的股票；因此我對於該路的事務多少也有些關係。”

“確實之至，”賴德爾平靜地說，“但是我不管這些事。憑該路股東的資格，你去看董事會吧。”

“除了我自己是個股東之外，”孟德鳩繼續說，並不注意對方的話，“我不得不想到那爲了你我才去看他們的三個人也有關係的。我導引這些人照了你的名單選舉着董事。我導引他們處於蒲徠斯先生和你的權力之下。所以我想這與我的名譽有關的，我要爲他們負責的。”

“你打算怎麼辦呢？”賴德爾問道。

“我已寫給了他們信，知照他們我脫離的意志。我並沒有把詳情告訴他們，我僅對他們說我無力阻止某種我所反對的事。我已告訴他們我要怎樣做，並貢獻給他們一個與我同等的機會。他們已接收了我的貢獻，明天我就該收到他們

的股票單，並出售它們的實權。還有我自己的股單；我得說我想你是要負以你購新股票的同樣價格來購這些股票的；就是說，五十塊錢一股。”

賴德爾凝視着他。“孟德鳩先生，你使我驚愕！”他說。

“我爲那事抱歉，”孟德鳩說。他的聲音可是堅決的，而且他的面上現着嚴厲的臉色。他的眼睛緊釘着賴德爾。“然而，”他說，“你是有購這些股票的必要的。”

“我不得不抱歉地說，”賴德爾說，“這似乎與我無涉的。”

“股票的總數是，”孟德鳩說，“三千五百股，而它們的價值是十七萬五千塊錢。”

二者彼此凝視着。賴德爾從孟德鳩的眼睛中看出他的神色，他便不再輕慢了。

“我可不可以請問，”他低低地問道，“你有什麼理由才相信我要順從這非常的請求呢？”

“我有個很好的理由，我相信你是了然的，”孟德鳩說。“你和雷萊斯先生購了這條鐵路，你們便要剝掠它，那也是你們的特權——顯然在這窩爾街中在投資事業上頑這詭計是通行的事。可是你不能把它們頑到我身上來，因爲我知道得太多了。”

“我可不可以知道你打算怎麼辦？”賴德爾問道。

“你當然可以，”對方說。“我打算奮鬥。我依舊要做一個該路的董事，也依舊要我的候選的總理地位，直到你購去了我和我朋友們的股票爲止。我要在下一次的董事會中競爭；若然在那里我達不到我的目的，我便要在公衆的面前奮鬥了。我可誇說我在家鄉是有一些名譽的；你却不能在密士失必也像你慣於在紐約施行般施行你的權力，我還要同你奮鬥於法庭中。我縱不知關於公衆事業被它自己的董事們剗掠的法律是什麼，我可總有使它停止進行的方法。再有，如你知道的，我是有你們怎樣從州立法部得到你們的新特許狀的實據的！”

賴德爾憤怒地注視着他，“孟德鳩先生，”他叫道，“這是勒索——”

“你可隨你的意這樣稱它，”對方說。“如其你看這適於提出到法庭的話，我也不怕同你在那里相見。”

賴德爾嚇了一跳，呼吸也急促了。待他恢復了原狀，他方再說話。“在我看來這似乎是件最非常的事情，”他說。“你總覺得，孟德鳩先生，你不便把在你做我們的可信托的法律顧問時從蒲萊斯先生和我所得知的事向公衆宣佈吧！你總不能忘了你在這辦公室中給我的守秘密的誓約吧！”

“我並沒有忘了它，”孟德鳩答道。“我把這問題非常小心地想過。我想那破裂誓約的是你。我相信你的破裂是深思熟慮了的——從開始你就早已預定了這樣做的。你對我保證你願意忠誠地管理該路。我相信你從沒有這樣願意過；我相信你什麼都沒有想過，除了利用我做你的不必買服其餘的股東就得到該路的管理權的工具以外。達到了你的目的後，你就完全要我引退了。我早就斷定你從沒有想要我做總理過——我一向在懷疑着。然而我老實對你說你看錯了人了；你決不能在我身上頑這種花樣。我並沒有從該路引退，讓你和蒲徠斯先生利用該路而劫去我股票的價值的意義——”

孟德鳩在講下去，但是對方迅速地間斷了他。“我承認你所說的話也自有公道在，孟德鳩先生，”他說。“至於講到你自己的股票，我們可以把它購下來。我相信那是個公平的辦法！”

“正相反，”孟德鳩說，“我看看你提到這辦法是給我的侮辱。我導引了別人來聽你的指揮。爲了我的名譽與責任我不得不這樣做，就是你們怎樣待我，也同樣待他們。除了我貢獻給你的這個辦法以外，就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賴德爾想不出什麼要說。他只注視着對方。而孟德鳩

呢。他並不想把這唔談延長，便猝然站了起來。

“我並不盼你立刻決定這件事務，”他說。“我猜想你還要同蒲徠斯先生去討論。我已把我的條件告訴了你，而我沒有什麼別的要說了。若不是你們允準我的條件，就是我準備同你們盡力奮鬥。我想晚上收得到他們寄來的股票，我請你明天午時給我一個回音，以便我們可早早把這問題結束。”

說完了，他照例鞠了一躬，便出去了。

翌晨，他收到一封威廉達味喃特給他的信。“孟德鳩先生，”信上說，“聽說你有三千五百股北密士失必鐵路公司的股票，你願意把它們五十元一股出售。如其你今天把這股票帶到我的辦公室來，我很喜歡購買它們。”

密士失必的信已來，孟德鳩便立刻到了達味喃特的辦公室去。他是照例行事；可是孟德鳩看到他滑稽地眯一眯眼，那彷彿說這樁買賣可辦得不差。

“這個問題結束了，”他一邊在吸孟德鳩的末一個簽字的墨水跡，一邊這樣說。“我相信你不會反對我的，孟德鳩先生，我看你是個非常能幹的商人。”

“我欣受你的恭維，”孟德鳩枯澀地答道。

原  
书  
空  
白  
页

## 第十六章

孟德鳩現在是位閒暇的紳士了，比較地說。他的手中有兩樁案件，可是它們並不像要管理一條鐵路那麼忙。它們是勝敗難料的案件，而且它們的對方都是大機關，孟德鳩明白非一年辦不了。他在私自苦笑着的是他想到他所以敢於同賴德爾和希狄斯破裂的原由只是爲了錢，而這錢是他和他的兄弟奧力未從一件窩爾街的股票買賣得到的。

他收到一封愛麗思寄來的信。“我要在紐坡特再耽擱兩星期，”她寫着。“你想誰來請了我們——羅刺赫甘。我看她十分可愛，下星期我要到她的地方去。你總樂於知道吧，我同她談了你好一會；我乘機告訴了她幾件她所應當知道的事

情。她問得很精細。我盼望你再來一星期，而且要在我離開這裏的以前來。哈立刻替斯要到這裏來過他的假期；你可同他一起來。”

孟德鳩一邊讀信，一邊笑了。他並不同刻替斯一起去。可是城裏熱得氣悶，而想想浪花和鄉景又動人，他便在一個星期五的晚上取道松德峽去了。

他被請到赫甘氏的家裏去吃飯。詰赫甘自己也在那裏——這是三年以來的第一次的際遇。赫甘夫人說這次也還是她到了紐約去方帶了他來的哩。

這是孟德鳩從來第一次同赫甘叙得這樣久。他有趣地望着他，因為他看他是個迷惑的問題。他是這樣鎮定而甯靜——常是多禮而親密。可是在這面具的後面究意是什麼，孟德鳩不解。這個人四十年來在窩爾街的決戰場中，挾了生平唯一的目的與唯一的思想苦工着，奮鬥着，那就是如孟德鳩所知道的，積聚錢財。詰赫甘不准自己享到一些富人的幸福。他沒有嗜好，他也不大加入別人的團體中。在他忙的時候，據說他要用一打書記，而且要耗盡他們每人的精力。他是一座日日夜夜開工的龐大的機器——一座製造金錢的機器。

孟德鳩自己不大注意金錢，因此他有些不解。那個人要

錢來幹什麼？那個人盼望用錢來成就什麼？什麼是那盡畢生之力積聚錢財的人的道德的規律與生命的見解？他給他自己事業用的什麼理由？他總得有個把理由的，否則他不能這樣地甯靜而歡娛。或者他從沒有想到過為什麼要積聚錢財？這僅是他的一個盲目的直覺？他是不是一隻秉着弄錢的天性而從不被攪於任何猶豫的動物？這個末了的概念對於孟德鳩似乎太拙了，他覺得自己在用了一種畏懼望着詰赫甘；以為他是某種可怖的原子的力，像電或旋風般又盲目又無知。

因為詰赫甘也是破壞者之一。他的財產是由那威納布沙佐描述的買賣官長和立法部，用詭計欺騙民衆等方法得來的。現在他却坐在他自己屋中的游廊上，在一個八月的傍晚的暮靄中，抽着雪茄，講着他自己設立的孤兒院！

④ 他是歡娛而和愛；他還甚至仁慈。難道他一些也想不到他留下的破壞而苦楚的遺痕嗎？孟德鳩突然覺得他自己有一個要深刺入他心中的願望：用什麼出其不備的問題來驚惑他；要得到他的實際情形，要知道他的本來面目。他的有力的威嚴的風度一定是他戴上的面具。他一個人在的時候怎樣呢？他獨自對着自己的良心的時候怎樣呢？那時他一定狐疑而惶惑，不幸而寂寞！那時給他毀滅了的生命一定要來

磨難他！那時他的奸詐的，殘暴的回憶一定要使他畏縮！

孟德鳩的思路從赫甘轉到了他的女兒身上去。她也是鎮定而莊嚴的，孟德鳩不解在她的心中是什麼。她知道得她父親的事業多少？她當然不能使自己相信她所聽到的全是誹謗。雖然多少有些出入，但是大端總是可信的。她爲它辯護而原諒它；或者也在私自不歡？這就是她傲慢，就是她講苦話的原由？這是在交際界中的閒談不完的题目，羅刺赫甘怎樣從她母親所有的事情中引退，她怎樣有興趣於在陋巷中工作。難道果報神扮了他的女兒來襲擊詰赫甘嗎？難道她是使他由此被譴責的良心嗎？

詰赫甘從沒有講到他的事業。在孟德鳩在紐坡特同他一起所過的兩天中，他只給了對方一個暗示的觀念。“錢？”有一夜他說。“我不注意錢。錢對我祇是碎屑而已。”

生命是遊戲，而碎屑是銀洋錢；他所煩了的是權力！孟德鳩似乎突然看出了這個人的事業像一幅畫展開在他的前面。他是做一個細意來開始他的事業的；在他的上面有種種的大商人和金融領袖；而他由此爬過了他們的梯就是錢。他同他競爭的對手們奮鬥着；而要制服這些對手佔據着他所有的時間與所有的思想。若然他已買通了立法部的，這只因爲他的對手想去買通他們。也許他竟不知道他是個破壞者，

也許有人這樣去告訴他，他還會不相信！他一生所做的事只是蹂躪他的敵手，打倒任何阻止他的東西，在心中鼓舞着總有達到他的願望的一天，等到他已得了勝利，等到他不再反對他，阻撓他的對手了——於是他可以做好事情了。於是他不再是一個破壞者了！

也許那就是他可憐的小小的努力的意思——一座孤兒院！然而被詰赫甘逼得破產而將盡的人們的小孩却能佔滿二十座孤兒院！

這些思想在孟德鳩的心中沸騰着；它們總不讓他休息。這也許就是他所以那晚並沒耽得太久的緣故。雖然，那有什麼用呢？詰赫甘是環境把他造成這樣的。和平與作好事是空想——他總不會一個對手都沒有的！就是現在正有一樁激戰在那里進行着，如其關於窩爾街的流言是可信的話；赫甘和巖曼在扼着彼此的咽喉。他們是各不相讓的，簡直無法使他們避免這激戰——就是他們要把國家攪翻在他們的頭上，也是不願的。

至於這些人在角逐時究竟作些什麼，孟德鳩一天知道似一天了。翌晨他正坐在一家旅館的廊上看人，他認出了一個熟人，便問候了那少年機器師，隆大尉，他來坐在他的身

旁。

“好吧，”孟德鳩說，“你聽到過我們的朋友甘不兒什麼信息沒有？”

“他又回到他家庭的懷抱中去了，”大尉說。‘他倦於這裏的誇耀了。’

“大脚色，甘不兒，”孟德鳩說。

“我很喜歡他，”少年機器師說。“他看上去是不好看，可是他的心却正實的。”

孟德鳩想了片刻，於是說，“他已把你的汽油的類別遞給了你沒有？”

“當然他已送給我了！”對方說。“再，它們是偉大的！海軍部會以為我是一個專門家的。”

“真正，”孟德鳩說。

“這是我的可貴的幸運事，”大尉說。“我嘗處過非常的困境，你知道。”

他停頓了片刻。“你總想不到，”他說，“我們海軍官員所處的是什麼地位。你可知道，我想關於那汽油合同總有靠不住的地方。”

“真的嗎，”孟德鳩動情地說。

“真的。憑上帝，我想把這事寫信給總部的。我自己也

有人來看了不上三次！”

“真正！”

“妄想，”大尉說。“一個年輕的東西弄到一個我這裏的朋友把他介紹給了我。他那天整個的晚上緊伴着我；後來，在我們駛回去的時候，他對我這樣明說了。他從一個我華盛頓的朋友聽到我是爲海軍部汽油合同寫汽油的類別的委員之一；他有幾個與汽油業有關的朋友要來向我建議。他暗示說這對我許是一件不差的事。只要想想這件事情看！”

“我想這是件令人不歡的事。”

“我告訴你，這是件很能使人想想看的事情，”大尉說。“你知道在我們服務於海軍界的人老是在給人洩露類此的事情的；有些人在沒法過着比他們的收入所許可的更安適的生活。這是件我們都在小心留意的事；我呢，在政治中，在商業中都不反對用詭計，可是在陸軍界和海軍界——我告訴你那正是我準備奮鬥的地方。”

孟德鳩不說什麼。他想不出什麼要說。

“甘不兒說起過些你有分的在同鋼鐵托辣司奮鬥的事，”對方說。“是這樣的嗎？”

“以前是的，”孟德鳩答道。“現在我可脫出了。”

“提到了它使我想起了鋼鐵托辣司，”大尉說。“我們海

軍界同那個公司了也發生過事情的，你知道。”

“倒想不到，”孟德鳩說。

“問任何服務於海軍界的人都知道，”大尉說。“這是個我們忘却不了醫治不了的舊創痕。我是指那件鋼甲騙案。”

“哦，不錯！”孟德鳩說。他記得一長串控訴鋼鐵大王們的事；但是他却把這一件遺忘了。

“我特別知道這件事，”對方接續說，“因為我父親是十五年前的調查委員。我一想到這事就不好過，因為他是由此而死的。”

孟德鳩瞟了那向前凝視着，在憂鬱地沉思的海軍官員一眼。“你看海軍界的人是這樣的，”他說。“我們奉命我們的船要開到太平洋去，國家的安全也許什麼時候都依靠們！而包在它們外面的却是老哈禮孫所裝的腐爛的鋼甲，而它比原價貴四五倍的價格售給了政府。就舉我所知道的俄勒岡號一例吧。現在我還有一個兄弟在那船上，當西班牙為戰役的時候，全國都望着它，都為它祈禱。然而它裏面的鋼甲做得很是將就，只要一着一粒彈子，就會像玻璃一般碎了的。”“於是，”大尉頓了頓繼續說，“老哈禮孫發了財，而在船上的人却喪了命！”

孟德鳩惶惑地聽着。“一個人都看不出來嗎？”他詰問

道。

“看出來？不！”大尉說。“這都在鋼甲的裏面，自然。在他們完成了他們齷齪的工作後，他們會把那表面弄妥貼的；誰會知道它的不同呢？”

“然而那末，‘你’怎能知道它呢？”孟德鳩問道？

“我？”對方說。“因為我的父親在他面前置着那鋼甲的自它製造以迄存案的歷史：那改竄了的工廠記錄的原稿，和那做這工作的人的證狀。他有百多種別的事件的同樣的東西。我知道那今天握着這文件的人。”

“你明白，”大尉頓了頓繼續說，“政府的條件是要每一塊鋼甲都經過一番精密的實驗的；而且把每一塊鋼甲的工廠記錄也保存着。然而，自然，要把這些實驗做妥當是要費很多錢的，而且就是那樣做了也還會有幾百塊鋼甲是壞的。所以在工廠記錄送進辦公室的時候，年輕的英干和德衛孫就翻看它們，校訂它們，而使它們達到標準——那就是今日那輩漂亮青年弄他們在歌女和坤伶身上的一切的錢的方法。他們會把這些工廠記錄重抄過，他們却並不常把那些舊記錄撕去，而辦公室中的什麼人便把它們藏了起來，那也就是政府所以得知了那故事的來由。”

“這聽來幾乎不可信！”孟德鳩驚呼道。

“就舉那‘俄勒岡號’的六百十九號的鋼甲的故事作一個例吧。”大尉說。“那是整堆鋼甲中的一塊，這是選來在印第安場做射彈的實驗的。在它被實驗的以前，在晚上給人把它運回到了工場中，而祕密地修理了三次。於是它自然實驗得及格了，而整堆的也隨了它及格了！”

“關於它發生了什麼事呢？”孟德鳩問道。

“關於它未嘗有多大的事發生，”對方說“政府不能讓這實在情形洩露出去。可是，自然，海軍界的內裏人是知道它的，而且這記憶是要一直到船沒有了才會終止。正如我說的，它殺死了我的父親。”

“然而那些人就絲毫沒有被懲治嗎？”

“指定了一個委員會去審問這樁案件，而他們判給了政府大約六十萬元的損失費。現在這旅館裏有一個人，他能把那直從內在的故事告訴你。”大尉停止了，在望着四周。他驟然站了起來，走到欄杆旁，在叫一個在路的對面走過的人

“喂，貝次，”他說，“這里來。”

“哦！那‘捷報’的貝次！”孟德鳩說。

“你認識他，是不是？”大尉問道。“喂，貝次，他們把交際界的記錄交給了你沒有？”

“我正在拉人談話呢，”對方答道。“你好啊，孟德鳩先

生？可喜又見到了你。”

“來吧，”大尉說，“請坐一回。”

“我在同孟德鳩先生談那件鋼甲騙案的事，”他接着說，在對方走近一張椅子的時候。“我告訴他你知道那政府的查究的故事。貝次是從匹茲堡來的，你知道。”

“告訴我那件故事，貝次先生，”孟德鳩說。

“那是我所作的第一件新聞故事，”貝次說。“自然，匹茲堡的新聞紙沒有把這事刊載，然而我反正總得到了它們。嗣後我私交地認識一個匹茲堡的律師，他代理着一樁秘密的查究：我每次在新聞紙中讀到老哈禮孫又建了一座新的藏書樓時，總使得我血又重新沸騰一次。”

“我有時候想，”對方插口道，“要是找得到什麼人把那樁故事告訴美利堅的民衆，他們會哄起來把那老混蛋驅逐出國的。”

“你決不能把它帶到他家裏的，”貝次說：“他對於那事太狡猾了。他常把他的齷齪工作卸給別人。你記得大罷工的時候他怎樣跑掉了而把事情留給了威廉羅茲；待罷工已過去，他又笑着回來了。”

“於是收買政府使他自己不受到懲治！”大尉兇悍地說。孟德鳩旋轉來望着他。“那是什麼事？”

“那是貝次的律師朋友能告訴你的故事，”對方答道。“那委員會判了六十萬元的損失費給政府；那案件上訴到了合衆國的總統那裏，他便欺騙了海軍！”

“欺騙了它！”孟德鳩反應道。

大尉聳了聳肩膀。“那是我所叫它的，”他說。“一天老哈禮孫的擁護總統的關稅改善政策的演說使全國吃了驚；而翌日那律師便得到了那賠款大約減低到百份之二十五的消息！”

“於是，”貝次接着說，“威廉·羅伯茲從匹茲堡來了，在國會中收買了民政黨；因此國家既沒有得到賠款，也沒有得到關稅改善。於是不多幾年後老哈禮孫欺騙了鋼鐵托辣司，而在美利堅的人民頭上括到了四萬萬元的押款！”

貝次沉在他的椅背上。“這並不是個一個假期下午的很有趣的題目，”他說。“可是我忘不了這件事。這本來是這樣的一種事情，你知道——這樣的。”他便對歡娛的會衆揮着手。“女子們化她們的錢在服裝和金剛鑽上，而男子們把國家撕得粉碎去得到它。你會聽到民衆講到它——他們說這些懶惰的有錢人除他們自己損害不了什麼人；然而我對你說他們走到那里就在那里散佈着一條破壞的路。你不信那個嗎，孟德鳩先生？”

“我信的。”他說。

“說說這些新英格蘭的城吧，”貝次說：“看看其中的人民。那些有些能耐的人都起來，在幾年前就向西去了；而那些留着的人都是沒有什麼牙床骨的。你會注意到它嗎？這是終歸一樣的，無論這歡樂的一羣到了那里；這使男子們變成了公寓的伙計和小廝，而姑娘們變成了女招待和賣淫婦。”

“他們學習拿小眼！”大尉插口道。

“他們所得到的什麼都賣給城裏人；”貝次說。“在政治方面，在整個的美利堅合衆國中沒有一個比這個同樣的羅得島更腐敗的小隅——那句話的度量，你能想像到。你能在選舉日購到選舉票，正如你能購到青魚一樣，而且沒有改善的遙遠的努力，也沒有任何希望。”

“你說得太傷心了，”孟德鳩說。

“我是傷心的，”貝次說。“然而它並不常常宣洩出來。我是鹹默着，在我自己的液汁中蒸乾。我們新聞界的人看得到那頑意兒的，你知道。我們在那幕後，我們看到木屑放進玩偶中去。我們什麼時候都得在這種腐敗中工作着；我們之間也有些人不喜歡它，我能告訴你。然而我們能作什麼呢？”

他聳聳肩膀。“我費了我的力去把事實彙聚了來，而十有九次我們報館裏却不給它們刊載出來。”

‘我該想你要丟手了，’對方低低地說。

“我能作什麼更好的呢？”記者問道。“我有那事實；待爆裂一發現，我就得到我的機會。因此我不放棄那地位。我總相信要是他把這些事情放到民衆的面前，有時候，遲早，他們會幹些事情的，總有時候會有一個有良心而肯說話，而又不欺騙的人來的。你不以為如此嗎？孟德鳩先生？”

“至少，”孟德鳩說：“我希望如此。”

## 第十七章

夏天過去了。在八月底，愛麗思從紐坡特回來了兩天，購備了一些東西才到阿的倫達克山中的普梭替斯氏的屋中去。

交際界在這裏有個娛樂自己的新方法。人們爲他們自己在曠野中建着精緻的宮殿，設備了種種的文明奢華來過着別致的有鄉村風的生活。爲這種生活每人都必須備一套全然不同的服裝，如鹿皮的獵靴，爬山衣之類——所有的都是很動人而奢侈的。孟德鳩由此想起了一樁笑話，這是關於微微柏吞夫人的，她的丈夫說她的服裝太奢侈了，請求她着樸素些的衣服。“很好，”她說，“我立刻再去做一套樸素些

的衣服就是。”

愛麗思在家裏過了一晚；她同孟德鳩密談着。“我看，哀倫，哈立刻替斯要向我求婚了。我想，我對你說一聲的好。”

“我也懷疑到過這件事情，”孟德鳩笑着說。

“哈立覺得你並不喜歡他，”愛麗思說。“這是真的嗎？”

“不，”孟德鳩答道，“未見得盡然。”他躊躇着。

“我並不了解，”她接着說。“你可以爲我不當嫁他嗎？”

孟德鳩端詳着她的面孔。“告訴我，”他說“你已決定了嫁他沒有？”

“沒有，”她答道，“我不能說我已決定。”

“要是你已決定了，”他接着說，“當然就用不着我來多嘴了。”

“我願你肯告訴我你和他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她驚呼道。

“很簡單，”孟德鳩說，“就是我覺得刺替斯在做些，在商業上，我看來是不正當的事情。別的人也這樣做的。自然——他固有他的藉口的。”

“不錯，他不得不謀他的生活費，”愛麗思說。

“我知道。”對方說；“要是他結了婚，他更不得不要多謀

一些生活費了。他只是使自己給這些腐敗的力把持得更緊而已。”

“可是他究竟幹了什麼事呢？”愛麗思急不及待地回道。孟德鳩把那件故事告訴了她。

“可是，哀倫，”她說，“我不明白這事究有多麼壞。那條鐵路不是賴德爾和蒲徠斯所有的嗎？”

“他們有它的一部份，”孟德鳩說。“別的人也有它的一部份。”

“可是別的人只好聽天由命了，”愛麗思斷言道，“要是他們選擇了同像他們那樣的人去合作。”

“你不熟悉商業的事，”對方說，“你也並不辨別這事的情形。刻替斯是被舉為董事之一的——他接受了一個壟斷的地位。”

“他僅為討蒲徠斯的好，”她說。“要是他不做，蒲徠斯自會弄一個別的人來做的。正如你說的，哀倫，我對於這件事情不很明了，可是在我看來去譴責一個不得不謀他的立足地，而做僅了他知道什麼人都做的事情的青年似乎不公平。自然，你最知道你自己的事；可是，我總覺得你做事似乎太小心了。”

孟德鳩悲傷地笑着。“這聽來很像是他說的，愛麗思。

我猜你已決定了嫁他了，到底”

愛麗思動身了，奧力未伴着她，他是到柏提斯泰味散特的模擬的爵府去，這是在山的那方面。柏替歲曼也在那里，奧力未是要去過一足月的。可是三天後孟德鳩收到一個電報，說那天早晨八點稍過，他的兄弟要到紐約來，要他在家等他。孟德鳩懷疑着這是什麼意思；他還有充分地想想而立定主意的時間。“好？”在奧力未進來的時候，他說。“又來了，是不是？”

“是的，”奧力未說，“又來了。”

“又是一樁穩到手的事？”

“穩得要命。你來嗎？”奧力未停了片刻後問道。

孟德鳩搖搖頭。“不來，”他說。“我想在我一次已足夠了。”

“真的嗎，哀倫！”對方抗辯道。

“真的，”孟德鳩說。

“可是，喂，你在發癡了！我得到的是內在的消息——這是如日出一般可靠！”

“我並不懷疑，”孟德鳩答道。“可是我丟手了，不再在窩爾街中賭博了。我見得太多了，奧力未，而且我厭惡它了、

我不喜歡它鼓起來的情緒——我不喜歡它所使我做的事情。”

“你總覺到了錢的用處吧，是不是？”奧力未譏刺地說。

“是的，我能用我已得到了的。”

“用完了呢？”

“我還沒有想到這個。可是我總會找到些我喜歡些的辦法的。”

“好的，”奧力未說：“這是你自己的事。我可要去弄一些來用用。”

他們合坐一輛車子出去。“這次你從什麼地方得來的消息？”孟德鳩問道。

“同一的來源，”對方答道。

“又是橫跨歐美二洲的鐵路公司？”

“不，”奧力未說：“這次是別一家的股票。”

“那一家？”

“密士失必鋼鐵公司，”對方答道。

孟德鳩旋回頭來注視着他。“密士失必鋼鐵公司！”他驚呼道。

“怎麼，是的，”奧力未說。“這與你有什麼關係？”他惶惑地接着說。

“密士失必鋼鐵公司！”孟德鳩又驚呼道。“怎麼，你不知道我與北密士失必鐵路公司的關係嗎？”

“自然知道，”奧力未說；“可是那關密士失必鋼鐵公司什麼事呢？”

“可是密士失必之主薄徠斯就是在投機管理北密士失必的人！”

“我，”對方說，“我忘了。”奧力未在交際界很忙，不大有時間顧問到他兄弟的事情。

“哀倫，”他趕快接着說，“你不會去說什麼的吧！”

“現在不關我的事了，”對方答道。“我已脫出了。然而我自然很喜歡知道的。什麼事——股票的暴漲？”

“它要跌價了，”奧力未說。

孟德鳩直望着前面。“跌價的一定是鋼鐵托辣司的股票吧，”他低言道，半對着自己。

“一些也不是，”對方答道。“我還是從那方面去弄錢呢。”

“你看他們打算使薄徠斯破產嗎？”

“我不知道；我想要是他們要這樣辦，他們是辦得到的。”

“但是他有大半的股票！”孟德鳩說。“他們不能立刻就從他購完的。”

“若然他把它鎖在保險箱中是不能的，”對方答道；“若然他沒有借項或負債也是不能的。但是若然他外強中乾呢；若然他的股票已在什麼銀行抵了錢呢——那末怎麼樣？”

孟德鳩現在覺得非常有趣了。當他的兄弟到銀行中去提錢去看他的經紀人而叫他們賣出密士失必的股票的時候，他也一起去的。孟德鳩因為法庭上有事去了幾點鐘；待他回來時。他向最近的股票的標價牌走去，而他看到的第一行的碼子就是密士失必鋼鐵公司的——標着的差不多已比早上跌了二成！

僅從幾個碼子他便得知了許多悲劇：它們帶了半打不同的人物到他的面前來，勝利的也有，失敗的也有。他能從他們的面上端詳出勝敗的痕跡來。奧力未已得手了；然而蒲徠斯和賴德爾又怎樣呢？孟德鳩知道蒲徠斯的大半的股票都抵押於哥坦信托公司。現在它會成為怎樣的局面呢。北密士失必又會成為怎樣的局面呢？

他買了下午的新聞紙。新聞紙中一行一行的滿是當天的緊要的消息。密士失必鋼鐵公司是顯了底了，新聞紙上這樣說。無奇不有的流言到處傳佈着。該公司是出名的在儘量擴充，據說已超過了它本有的產業了；人家在交頭接耳說它的辦事員老在做投機事業，以致下一期的到期的公債要

付不出了，於是要有清理的必要了。看來該公司是要給鋼鐵托辣司盤去了，但是後者的辦事員却極力否認着這消息。

這一切都是出於意料的事情。在孟德鳩看來這是驚奇而可怖的。這對他倒沒有多大的關係，因為他與這一次的競爭是無分的；他個人沒有什麼損失。他好像是一個經過了一次地震後的人，站着凝望着那地上的裂口。雖然這一次他是逃過了，他可不能不想到他還要就在這地面上過他其餘的日子，下一次的裂口也許就開在他站着的地方。

孟德鳩能看到很明白蒲徠斯和賴德爾是一些機會都沒有了；他看到他們是什麼都完了，他要是在新聞紙上看到他們毀滅了的消息是不會驚奇的了。但是顯然他們是抵得住那風潮的。這一次的枝節除了一些流言便什麼都沒有地過去了。然而密士失必鋼鐵公司的股票並不回漲起來；他在標價板上注意到北密士失必的股票也差不多跌了一成。

這是在金融界很焦急的時期。大家都覺到不安穩，雖然他們說不出確定的理由來。一夏以來股票市上已發生了好幾次恐慌；金融界的領袖們和鐵路公司的總理們每次在宴會上演說一次便彷彿預言着國家的一次禍患。

可是顯然各人有各人的關於這次紛擾的來源的意見。有人說這是受大戰，地震，火災的影響！也有人說這是因為

市面上銀根緊急的緣故。有時有些急進的人說這次股票的崩落是有人在故意操縱的，但是這話似乎太荒謬了，只引起了人的嘲笑。孟德鳩也覺得有人有這樣大的力來破壞國家的商業的意思為神經過敏，為可笑。

可是有一晚他同威納布少佐談起這事，少佐不覺笑了。他指出半打的人——窩忒曼，度發爾和巖曼也在其中——他們是統治着首都的百分之九十的銀行的。他們統治着所有的三家大保險公司，它們的資本有四五萬萬元；其中之一處統治着一家橫跨兩大洲的鐵路公司，就這一家就有二三千萬元盈餘專作買賣股票之用。

“要是其中的任何兩三人決心幹，”少佐斷言道。“一天之內他們就能把國家的商業破壞。要是有什麼股票他們想買的，他們能隨意把它的價格降落。”

“他們用什麼方法呢？”對方問道。

“方法很多。比方說他們把逐漸積存在銀行中的很多的錢，會同了在某時間一起提出來呢。比方說他們把他們自己的銀行，他們做董事的銀行，他們統治着的保險公司都照樣辦呢！你看市面上要怎樣紊亂？你明白了這可能性沒有？”

“這好像在玩弄炸藥，”孟德鳩說。

“好在沒有它可能的那麼壞，”對方答道。“我們是給這些巨頭不合作的事實保全了，他們是互相嫉忌，互相爭鬥。這六個人就有六組大的銀行團！”

“唔，”孟德鳩說。

“只有一樣東西銀行界是同意的，”對方繼續說，“就是他們都憎恨獨立的信托公司。你明白，國家銀行要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保管庫，而信托公司只要百分之五。必然地他們的營業進行得更便宜，他們還大登廣告，使得銀行無發展的餘地。僅在這城裏就有五十餘家信托公司，他們收到的存款有十萬萬以上。記着，不久你就可從那裏看到血併的事情了。”

孟德鳩是命定着要記住那預言的。

兩天後發生了一件使他對這現狀得到了一個新的曙光。一天下午他兄弟來，手中執着一封信。“哀倫，”他說“你看這是什麼一回事？”

孟德鳩向它凝視着，看到這是露仙杜伯利寫給他的信。

“我親愛的阿力，”信上寫着。“由於我所入股的營業的不振，的覺到我的經濟的困難。我所帶到紐約來的現錢差不多要用完了，你總能明了在這異鄉人的我，要維持這地位是

不易的。我有一張期票，是斯坦利賴德爾購我的股票所付我的。票面是十四萬元，三個月的期。我偶然想到你也許認得什麼人，他有現錢，而會喜歡購這期票的。我很願意把它以十三萬元出售。除了有關係的人以外，請你不要向人提起這事。”

“喂，你究竟以為這是什麼意思呢？”奧力未說。對方凝視着他。“我實在想不出來，”他答道。

“露仙到這裡來的時候有多少現錢？”

“她有三四千塊錢。後來斯坦利賴德爾購她股票的時候，她又從他那里得到了一萬。”

“她決不能化了這樣多的錢！”奧力未驚呼道。

“她也許已投了資來，”對方沉思地說。

“投什麼資！”奧力未驚呼道。

“這倒不要去管它，”孟德鳩說。“可是為什麼賴德爾不親自以一些折扣購這期票呢？”

“一些也不錯！他怎麼會讓露仙在街上叫賣他的期票呢？”

“也許他並不知道這事，也許她不想把她的事去煩擾他。”

“什麼話！”奧力未答道，“我一些也不相信會有這樣的

事。我想這是斯坦利賴德爾自己做的事。”

“你是什麼意思？”孟德鳩莫名其妙地問道。

“我相信他打算把他自己的期票打折出售。我不相信露仙會爲了自己的事來請求我們什麼的。她是寧可挨餓的。她太驕傲了。”

“可是斯坦利賴德爾！”孟德鳩不服道。“那哥坦信托公司的總理！”

“不錯，”奧力未說。“可是這是他自己的期票，並非公司的；我可同你打賭，他一定經濟拮据了，前天倒了一家大公司，我知道賴德爾是那公司的股東之一。他又受了那密士失必鋼鐵公司股票跌價的打擊，我可同你打賭他一定在到處攢錢。正像露仙在做的一樣。他在失敗的以前，他要用盡了她所有的錢的。”

孟德鳩不說什麼了一兩分鐘。驟然他緊握着他的手。  
“我一定要去看她去，”他說。

露仙已從那奧力未領她去的奢華的旅館遷到了一家在河濱場的公寓中，孟德鳩翌晨一早到了那里去。

她走出來站在客廳的門前望着他，他見她比以前憔悴了一些，而且面上還現着痛苦的紋痕。

“哀倫！”她說。“我想你總有一天會來的。你怎麼隔了這樣久方來？”

“我以爲你不見得會想見我的，”他說。

她並不回答。她走來坐下了，在繼續凝望着他，眼中顯着驚懼之色。

驟然他對她伸出了他的手，“露仙！”他驚呼道。“你願意離開了這裡嗎？你願意在太晚的以前走了嗎？”

“我能到那里去呢？”她問道。

“隨便那里！”他說。“回到家裏去。”

“我是沒有家的，”她答道。

“離開斯坦利賴德爾，”孟德鳩說。“他不該來毀壞你。”

“他沒有毀壞我，哀倫，”露仙說。“你不要叱責他——我受不住呢。”她停止了。

“露仙，”他頓了一頓後說，“我看見了你寫給奧力末的信了。”

“我也這樣想呢，”她說。“我請他不要給人看的。這是不公平——”

“聽我說，”他說。“你可否告訴我那是什麼意思？你願意誠誠實實告訴我嗎？”

“我願意的，我要告訴你，”他低聲說。

“你有什麼困難的地方，我很願爲你盡力，”他繼續說：“可是我不願幫斯坦利賴德爾的忙。要是你讓他來利用你——”

“哀倫！”她氣急敗壞地喘息道。“你不見得想他知道我寫那封信的吧？”

“是的，我想他知道的，”他說。

“哦，你怎能這樣想呢！”她叫道。

“我知道他經濟很拮据。”

“是的，他經濟很拮据；我要盡我的力幫他的忙。這是癡想，我知道，然而我只能這樣想。”

“哦，我了解了，”孟德鳩說。

“你可明白了我不能離開他嗎？”露仙驚呼道。“你可明白了現在——他需要幫忙的時候——他的敵人已把他包圍了的時候——我不能離開他嗎？現在我是世上唯一的關心他的人——真正了解他的人——”

孟德鳩想不出什麼可說的。

“我知道這怎樣使你不快，”露仙說，“別以爲我一些不關心你。這是個永遠離不了我的念頭！可是我知道總有一天至於別人——我可不管別人說什麼話。”

”他憂鬱地答道，“我明白我不能幫你什麼

忙。我不再來討厭你了。”

原  
书  
空  
白  
页

## 第十八章

又是一月過去了。孟德鳩忙着自己的工作，那奔騰於金融界的風潮，他也只約略聽到。這對他好像是件遙遠的事情——他不大清楚要發生些什麼。他彷彿像個鄉下人，他低了頭墾田，而軍隊却在他的周圍上前敵去戰爭，在聽到接觸聲而看見子彈飛過他的頭上時，他才會突然吃驚起來。

股票市上又發生了一樁大騷動。斯條亞要想壟斷銅業。銅業給他擾亂了，可是一經銀行界領袖們的會議，他被迫出了紐約的銀行界。繼而兩天後又來了一個信息說是機器水大王卡明所有的銀行都搖動了，於是他也被迫出了銀行界。

孟德鳩從沒有在窩爾街中見過像這樣刺激人的事。他

所遇見的每一個人都有一些消息對他講，而且都是一次厲害似一次的。彷彿在銀行界前的地面上突然開出了一個大裂口。孟德鳩受任着一件控訴煙葉托辣司的訟案，這時正是勝敗的緊要關頭，他不知道會受到金融界大風潮的什麼影響。新聞紙在拚命消除這憂慮——他們說所有的騷擾都過去了，澹窩忒曼已出來解救了這倒懸了。

三四天後孟德鳩的朋友哈維請他去吃飯。他在法庭中做了一全天的事很疲倦了；因為沒有別的人要去。他也不想換衣服，他便從他的辦公室步行到哈維的旅館去，這旅館是交際界聞人常在這裏宴客的。哈維統包了一個樓面，而且專為適合他的趣味重新裝修了的。

“你好啊，孟德鳩先生？”在他走到寫字檯的時候，旅館裏的書記這樣說。“哈維先生有一個條子留給你。”

孟德鳩開了信封，看見寫得很潦草的是哈維剛得到訊，他做董事的一家銀行搖動了，要他去聚會。他打過德律風到孟德鳩的辦公室和他的旅館去，但是都找不到他。

孟德鳩旋轉身走了。他沒有可去的地方，因為他自己的全家都出門去了；他不由地踱進了餐室獨自吃去了。餐後，他走進了通室，購了幾份晚報，站着在看標題。

突然有一個人踱進了門，他便望了望。這是銀行家文敦

度發爾，自從在溫乃夫人的客廳分別後，孟德鳩還沒有見過他。他沒有看見孟德鳩，走過了，他的眉毛皺着在轉念頭，走入了一架電梯。

一會後孟德鳩從他的身旁聽到了一個聲音。“你好啊，孟德鳩先生？”

他旋了轉來。這是來溫先生，這旅館的經理，栖格夫里哈維嘗把他介紹給過他的。“你是來赴會的嗎？”他說。

“赴會？”孟德鳩說。“不是的。”

“今晚這裏有個銀行家的大聚會，”對方說。“看來這會不是公開的，所以請不要對人提起——你好啊，窩德先生！”他接着對一個走過的人說。“那位是大衛窩德。”

“啊，”孟德鳩說。窩德是在窩爾街中以他的混名窩忒曼的“細意”出名的。他是個高價的細意——窩忒曼每年付他十萬，叫他經理一個他的大保險公司。

“原來他也來了，是不是？”孟德鳩說。

“窩忒曼自己也來了呢，”來溫說。“他是從側門進來的。這是件特別祕密的事情，我猜想——他們在樓上開了八間房間，都是接聯的。窩忒曼會從這一面的房間進去，而度發爾從那一面的，因此新聞記者不會知道他們是一起的了！”

“原來他們是用這樣的方法的！”孟德鳩笑了一笑說，

“我在找尋看有沒有新聞記者，”來溫接着說。“可是他們似乎還沒有聽到。”

他踱開了，而孟德鳩站在通室中看人。他看見詰赫甘來了，走進了電梯，同他一起的還有一位年紀大一些的人，孟德鳩認出他是巴斯康，是一家窩忒曼自己的恩派爾銀行的經理。他還看見了兩個銀行界的人；繼而他望到寫字檯的時候，他看見一個高而寬肩膀的人，他在同書記講話，待他，旋回來才知道是他的朋友貝次，那‘捷報’的訪員。

“哼！”孟德鳩想。“新聞記者終究聽到了。”

他看見貝次的視線在通室中掃了一周，才止息在他的身上。孟德鳩用手招呼他，可是貝次，並不回答。只是走上去，眼望了別處，在走過他的時候，用輕而快的聲音低語道，“請到修函室來！”

孟德鳩站了一回，在奇怪，繼而他隨了去。貝次走到室中的一角坐下了。孟德鳩去坐在他的身旁。

那訪員在四周投了迅速的一瞥，然後開始急速說：“請原諒，孟德鳩先生，我不要再有人看見我們講話。我要請你爲我效一次力。”

“什麼事？”

“我要訪一樁新聞。這是很重要的事。我現在不能對你

述說，我要這旅館中的某一個房間。你有個幫我忙的機會。一等到我們單獨的時候，我要把這事對你述說。”

“你要我做什麼呢？”孟德鳩問道。

“我要開四百另七號房間，”貝次說。“若然得不到四百另七號，就開五百另七號，或者六百另七號。我不敢自己去開，因為那書記認識我。然而他會讓你開的。”

“可是我怎好對他去說要這個房間呢？”孟德鳩說。

“只說就是了，”貝次說；“沒有什麼的。”

孟德鳩望着他。他看得出他的朋友在很興奮地工作着。

“請你去！請你去！”他一面低語着，一面在推孟德鳩的臂膀。孟德鳩便說，“好的。”

他站起來，又踱進了通室，走向寫字檯去。

“晚安，孟德鳩先生，”書記說。“哈維先生還沒有回來。”

“我知道，”孟德鳩說。“我想開一個房間過夜。我想靠近我的朋友。四樓有房間空嗎？”

“四樓？”書記說，說了便旋轉去看牆上的名牌。“靠近那裏——前面還是後面？”

“有四百另五號嗎？”孟德鳩問道。

“四百另五號？沒有，已開出了，有四百另——四百另

六，在廳的那面——四百另七——”

“就是四百另七吧，”孟德鳩說。

“四塊錢一天，”書記在取下鑰匙的時候這樣說。

沒有什麼行李，孟德鳩先付了錢便隨了侍者走到電梯邊。貝次隨着他，還有一個瘦長條子手中提了一只衣箱，也同他們一起走進去了，開到了四樓。

侍者開了門，三個人便走進了房間。侍者開了燈，去放下了簾和窗，做得很道地，可以得到他的另賞了。繼而他出去了，隨手關上了門；貝次躺在床上放他的手在前額喘息道：「哦，我的天。」

同他一起來的青年已放下了他的衣箱，現在他坐在一張椅中，一面在向後靠轉去，一面在哈哈大笑。

孟德鳩站着，望望這個，又望望那個。

“我的天，我的天哪！”貝次又說。“要是我不做像這樣的職業多好呀——我相信我的頭髮在天明的以前要變白了！”

“你忘了你還沒有告訴我什麼事呢，”孟德鳩說。

“確實之至，”貝次說。

他便驟然坐起來，凝視着他。

“孟德鳩先生，”他驚呼道，“別捨棄我們！你不曉得我要做什麼——這會是我生平得到的最大的獨有的新聞。請應

許我你不會去通知別人！”

“我不能應許你，”孟德鳩說，止不住在笑，“直到你告訴我這是什麼事。”

“我怕你不喜歡它，”貝次說。“這僅是對你頑的詐術，可是這是我唯一的希望。我不敢自己去冒這個險，羅德尼又弄不來這一套。”

“你還沒有介紹你的朋友呢，”孟德鳩說。

“哦，請原諒，”貝次說。“羅德尼先生，敝報館的辦事員。”

“現在好把它告訴我了，”孟德鳩說，坐了下來。

“是關於那會議的事，”貝次說。“大約在一點鐘光景的以前，我們得到了這個密報。他們在我們下面的房間中聚會。”

“什麼會議？”孟德鳩問道。

“我們要探聽出在會議些什麼，”貝次說。

“怎樣探聽呢？”

“從窗中，我們已帶來了一條繩。”貝次便指指那衣箱。

孟德鳩目瞪口呆地凝望着他。“一條繩！”他反應道。“你要從窗上放他下去嗎？”

“就是這樣，”貝次說。“這是後窗，很安穩的。”

“可是，哎呀，人呢！”對方喘息道。“要是繩斷了呢？”

“哦，不會斷的，”貝次答道，“我們帶了合用的繩來的。”

“可是你怎樣再弄他上來呢？”孟德鳩驚呼道。

“那沒有什麼，”貝次說：“他能爬上來，或者就我們放他到地上。繩是夠長的。”

“要是他一脫手呢！要是——”

“那沒有什麼，”貝次若無其事地說。“羅德尼自有方法的。他是敏捷的——他是以修理屋尖出身的。那就是我所以採擇他來的緣故。”

羅德尼強笑着。“我來冒冒險，”他說。

孟德鳩望望這個，又望望那個，想不出別的可說的話。

“告訴我，貝次先生，”他終究問道，“你的職業可常常要你做像這樣的事情嗎？”

“以前我嘗做過一次，”對方答道。“那一次我要照幾張一件謀殺案的相片。設法從後窗，太平梯之類的地方去探訪新聞却是常有的事。我不時做警務訪員，你知道因此我學得了壞習慣。”

“可是，”孟德鳩說，“要是你被捕了呢？”

“哦，呸！”他說。“警察不管這種事情的。警察從來不來麻煩一個新聞記者。”

停頓了一回。“孟德鳩先生，”貝次懇切地說，“我知道這是艱難的工作——然而想想它的意義看，我們要得到這次會議的內容。窩忒曼來了——還有度發爾，想想看！詹窩忒曼和汽油托辣司聚在一起！總編輯親自來看我，他說，‘貝次，得那新聞去。’我要做的是什麼呢？我很有機會去探聽出他們在會議什麼——”

他停止了，“想想看它包含的是什麼意義。孟德鳩先生，”他叫道。“他們要決定明天的步驟！這也許會把股票市顛倒了轉來。想想看你得到了這消息能做什麼事！”

“不，”孟德鳩搖搖頭說；“別想我會做那樣的事。”

貝次凝視着他。“請恕罪，”他說；“那末也許他們會議到關於你自己的事；或者你朋友的事——這種情勢一定會有的——”

“不，那也沒有，”孟德鳩笑着說；貝次也不覺笑了。

“好的，”他說，“那末就只爲娛樂吧！就只爲愚弄他們吧！”

“那還說得過去，”孟德鳩說。

“自然，這是你的房間，”貝次說。“你能止住我們，如其你要止住的話。然而要是你不想就在這里呢，就請你走吧。我們要冒所有的險；你總知道要是我們被捕了，這旅館會遇

止我們發表的。你可相信我決不有累你的名字——”

“我不走，”孟德鳩說。“我要看罷了才休。”

貝次跳起來，展開了他的手。“好啊！”他叫道。“來吧”

其時，羅德尼攫取了衣箱起來，開了，取出了一團金屬線，很輕很軟，還取出了一小塊板。他用線把板結住了當一個坐位。繼而他從床上取了毯子，摺了起來。他取出了一對厚實的牛皮手套擲給了貝次，還取出了一球細繩，一頭結住了他的手腕。他把繩球擲在地板上，然後關了房間中的燈，扯開了窗簾，把一疊毯子放在窗檻上。

“都預備好了，”他說。

貝次戴了手套緊握了金屬線，羅德尼便把那坐位安置在他的腿下。“你執住毯子，若然可以的話，孟德鳩先生，而且盡力不要讓它們移動。”

貝次放出了一些金屬線，把它遞過了那站在窗邊的大衣櫥頂。他把線放在衣櫥的中央從此他可以減少一些宕下羅德尼的重量。

“慢慢地放，”羅德尼說；他便爬上了窗檻，用手握住了，漸漸地全身的重量都宕在線上了。

“看哪！都預備好了，”他低言道。

貝次緊握了線，支撐他的膝蓋於衣櫥上，一寸一寸地

線放下去。孟德鳩執住了毯子，不給他移動，而羅德尼的肩膀和頭漸沉入窗檻下去了。然而手却依舊抓在窗檻上。

“好了，”他低言道，便放了手，線在慢慢地滑下去。

孟德鳩的心刺激得跳得很快，可是貝次却安靜而處置裕如。他放出了幾轉線後，他停住了，低言道，“看看下面看。”

孟德鳩靠出在窗檻上。他看得到從他下面窗中射出來的一片盪漾的光波。羅德尼站在窗頂上的簷板上。

“再放些，”在他縮回頭來的時候，孟德鳩這樣說，貝次便再放了一些。

“現在呢，”他低言道，孟德鳩又望了望。羅德尼伶俐地從簷板的角上推自己在窗的一邊，使得他不會給房間裏面的人看見。他用力在用手招呼，孟德鳩便縮回來。低言道，“再放些！”

他再向下窺望的時候，他看見羅德尼站在窗檻上了，靠在一邊。

“現在，趕快，”貝次喃喃道。他把線遞了過來，孟德鳩接了，再把它在衣櫥上繞了一轉然後拿過來，縛在一只浴盆的腳上。

“我猜想這樣可以了，”貝次說；他便走到窗邊去拾起了繩球，繩的一頭是結在羅德尼的手腕上。

“這繩是爲記號用的，”他說。“是字母電報。”

“天哪！”孟德鳩喘息道。“你什麼都弄得來。”

“難以應付，”貝次說。“別響！”

孟德鳩看見那結了繩的手在跳動了。

“窗——開——着，”貝次這樣拚；接着說：“啊！我們終究得手了！”

## 第 十 九 章

孟德鳩搬了兩張椅子來，兩個人都坐在窗口老等着。

“你怎會得知這個會議的？”孟德鳩問道。

“謹慎，”對方在他的耳中低低說。“我們不當作聲 因為羅德尼須得靜聽。”

孟德鳩看見繩又在跳動了。貝次把字母一個一個地拼着。

“窩——忒——曼。度——發——爾。他在告訴我們到的是什麼人。大衛窩德。赫甘。普梭替斯。”

“普梭替斯？”孟德鳩低言道。“怎麼，他是在阿的倫達克山呀！”

“他今天趁專車來的，”對方低言道。“窩德打電報給他的——我想這就是我們消息所從來的地方，亨利帕忒孫。他是現在汽油托辣司的真正的頭腦。恩派爾銀行的巴斯康。他是窩忒曼的人。”

“你從這些人就可看到這個會是非同小可的，”貝次喃喃道；他還拼出了幾個別的銀行家的名字，都是窩爾街中最緊要的公司的主腦。

“在討論着斯條亞，”羅德尼拼着。

“那是以前的歷史。”貝次喃喃道。“他已完了。”

“蒲——徠——斯，”羅德尼拼着。

“蒲徠斯！”孟德鳩驚呼道。

“是的，”對方說。“我在下面通室中看見他的。我倒想他會來的。”

“可是同窩忒曼一起會議！”孟德鳩驚呼道。

“那沒有什麼，”貝次說。“爲什麼不呢？”

“可是他們是釘死的冤家呀！”

“哦，”對方說，“你不要讓你自己這樣地相信外面的事情。”

“你是什麼意思？”孟德鳩不服道。“你以爲他們不是冤家嗎？”

“我確實以為如此，”貝次說。

“可是，朋友！我能具體地證明他們是冤家。”

“你每舉一條例證明他們是的，’對方笑道，我能舉半打的例證明他們不是。”

“可是這真太可笑了！”孟德鳩說。

“靜，”貝次說；繩在跳動的時候他等着。

“機——器——冰，”羅德尼拼着。

“那是卡明——又是一個已完了的，”貝次說。

孟德鳩沉思了片刻。“我們在講到的蒲徠斯，他低首道，  
“你是不是指約翰蒲徠斯？”

“我所曉得的只有一個蒲徠斯，”對方答道。

“你不相信他和窩忒曼是冤家嗎？”

“我意思是窩忒曼無論辦什麼大事業，蒲徠斯都是他的  
一個代理人。”

“可是，朋友！密士失必鋼鐵公司不是他的嗎？”

“他代窩忒曼佔有的，”貝次說。

“可是那是不可能的事。”孟德鳩叫道。“窩忒曼不是與  
鋼鐵托辣司有關係的嗎？密士失必鋼鐵公司不是它的勁敵  
嗎？”

“看來是如此，”對方說。“可是那僅是愚弄外界的鎗花。

自從四年前蒲萊斯爲窩忒曼劫奪了它的股票，佔有了它以來，它們之間從沒有過真正競爭的事。”

孟德鳩凝望着他的朋友，幾乎駭異得啞口無言。

“貝次先生，”他說，“我可巧近來同蒲萊斯和密士失必鋼鐵公司發生過很密切的關係；我確實知道你所說的是不對的。”

“像這樣的情形很不容易回答，”貝次答道。“我也知道你一方面的事實。可是我已把這件事打聽得清清楚楚了。我就在蒲萊斯自己的辦公室中捉到了他的實據的。所討厭的是我報館不肯把這事實發表出來。”

隔了一回孟德鳩才再說話。他在自己的心中摸索，想擒住貝次所說的話的要點。

“可是蒲萊斯在攻擊窩忒曼啊！”他低言道。“他範圍內的人都在攻擊他！那就是他們全體所做的唯一的目的。不攻擊就失了固有的意義了。”

“可是你確得定嗎？”對方問道。“想想看。要是他們只假裝着攻擊呢。”

又是沉默。

“你要知道，”貝次接着說，“我只說蒲萊斯自己。我不

知道什麼同他一起的人。他也許在欺騙他們——他也許在領他們入一個圈套！”

驟然孟德鳩緊握着他椅子上的手靠。他的眼睛向前直視着，給他的由對方的言語引起的思想驚得目瞪口呆。“天哪”他喘息道；又再而三地，“天哪！”

這才彷彿把事實一層又一層地展開在他的前面了。蒲徠斯在欺騙賴德爾！領他進了北密士失必的股票投機中；把密士失必鋼鐵公司的股票向他去押錢；也許還應許維持它股票的市面，而其實反幫着使它破產！絞住了賴德爾的手指；把他毀滅了——而爲什麼呢？而爲什麼呢？

孟德鳩的思想靜止了，彷彿他突然看到自己面對着一個無底的深淵。他驚避着它。他不能面對着自己心中的思想，窩忒曼！這是 詹窩忒曼呀！這就是他已設計了的方法！這就是他恫嚇過的報仇！他一向在計畫着，置他的網於賴德爾的足的四周！

這概念太不近人情，太可怖了，孟德鳩要摔去它。他一次又一次地在驅除它。不，不，決不有的事！

然而爲什麼不呢？他在自己的心中就常覺得那個偵探一定是窩忒曼差來的。他一看見露仙就着手要打聽出她的根由。繼而孟德鳩在‘布倫喜德號’上看到他怒不可遏的面

容。‘你總有要聽到我的一天，’他這樣說過；現在，這幾月都是寂靜地過去的——而終究他聽到了！

爲什麼不呢？爲什麼不呢？孟德鳩儘在問着自己。到底，他知道些密士失必鋼鐵公司的什麼事呢？他看到過什麼可證明它實在在同托辣司競爭的呢？除了賴德爾告訴他的，他究竟還聽到了些什麼呢？而賴德爾不是僅在重說着蕭徠斯所說了的嗎？

孟德鳩想得把他當地的情形全然忘了。繩剛又跳動過了，又拼出了幾個所到的本城的領袖們的名字，可是他沒有聽到。“可是要守着這祕密，”他問道，“有什麼目的呢——我意思指蕭徠斯是窩忒曼的代理人的事？”

“目的，”貝次驚呼道。“你不看見社會怎樣在攻擊專賣，總統又怎樣在反對着！要是外界知道鋼鐵托辣司有了一個最後的勁敵，政府還好說什麼話呢！”

“唔，”孟德鳩說。“有多久了？”

“四年了，”對方答道；他們所等的就是像這樣市面恐慌的時代，他們可弄成密士失必鋼鐵公司搖搖欲倒的樣子，而托辣司便裝作發善心似地把它取過來。”

“唔！”孟德鳩又這樣說。

“靜聽，”貝次說，便靠出了窗外去。他能從那議會廳的

房間中模糊地聽得一個沉重的聲音。

“窩——忒——曼，”羅德尼拼着。

“我猜想事情已發生了，”貝次低言道。

“現狀難支，”羅德尼拼着。“倒閉不穩妥的銀行。”

“那意思是說倒閉反對我的銀行，”這是貝次的解釋。

“度發爾贊同，”羅德尼繼續着。

憲裏面的兩個人這時候期待得很迫切。不耐煩地等了好幾分鐘方得到了這幾個字。

“可是他們快要討論了，”貝次低言道；而他們真這樣做了。

那繩拼出來的其次的兩個字又使孟德鳩坐直了緊握着椅子的手攏。

“哥坦信托公司！”

“啊！”貝次低言道。孟德鳩一聲也沒有做。

“賴德爾妄為，”繩拼着。

貝次握住了他伴侶的臂膀，而緊靠着他。“天哪！”他氣喘地低言道，“他們要使哥坦信托公司破產了吧！”

“拒絕，往來，”羅德尼拼着；孟德鳩覺到貝次的手在戰慄。“他們拒絕同賴德爾往來款項了！”他喘息道。

孟德鳩一些也說不出話；他彷彿變成了石頭。

“明天早晨，”繩拚着。

貝次刺激得靜不下來。

“你懂得那是什麼意思？”他低言道。“銀業公會要把哥托信托公司革出了！”

“怎麼，他們要把它毀滅了！”對方斷言道。

“天哪，天哪，他們瘋了！”貝次叫道。“難道他們不明了他們在做什麼？紐約的金融界要發生未之前聞的恐慌了！本城的每家銀行都要給它拖倒了！是哥坦信托公司啊！想想看！是哥坦信托公司啊！”

“普梭替斯反對，”羅德尼，下一次發來的信息。

“反對！”貝次驚呼道，用力擊了膝蓋一下。“我該想到他會反對的。要是哥坦信托公司倒了，國家信托公司站不到二十四點鐘的。”

“驚恐，”繩拚着。“帕忒孫憤怒。”

“他要損失不少，”貝次喃喃道。

孟德鳩跳了起來，便開始在房中來回踱着。“哦，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他驚呼道。

從貝次的話所引起的種種破壞的，苦楚的想像，他的思路直轉到一個獨自坐在河濱場公寓中的憔悴的，面含重憂的女子。這種種想像都為的是她；這一幕可怖的戲劇也是

爲了她方上演的。孟德鳩能描繪出那切齒的鷹臉似的人坐在會場的首席，向首都的領袖們施行他的法令。這個人的思路也會轉到露仙去的——在這一切在掙扎的人的中間，也只有窩忒曼和孟德鳩想到她！

“窩忒曼保護普梭替斯，”羅德尼拚着，“決定打倒頓德爾。提款。”

“沒有什麼可疑的，”貝次低言道：“他們可隨意結果了他！可是，天哪，明天紐約要發生什麼事了呢！”

“窩德保護合法的銀行，”下一次來的信息。

“狗！”貝次冷笑道。“他所說的合法的銀行的意思就是他範圍內的銀行。他自然儘可保護的呀！”

可是接着提出了貝次的新聞記者的面目。“哦，多好的新聞啊，”他低言道，緊握着他的兩手，重碰着他的兩膝。“哦，多好的新聞啊！”

羅德尼的其餘的報告孟德鳩只模糊地聽到一些。他給自己的思想壓迫得太厲害了。然而貝次繼續在把字拚出來：他得和普梭替斯，他是哥坦信托公司的董事，否決關這公司們的任何計畫。而他們不放鬆它時，他們便結果了它。

大約半點鐘後，站在貝次身旁的孟德鳩看見他的手急

裂地跳動了幾次。

“那意思是要拖起來！”他叫道。“趕快！”

他便緊握了金屬線。“你也來用力，”他低言道。“別放鬆。”

他們在向上拉。羅德尼自己也攙住了窻上的檣板，升了起來。於是他們力拖了一回，在這個時候孟德鳩氣也不透；此後重量又漸漸輕了。羅德尼的膝蓋已爬上了檣板。隔了不久他的手指顯現了，緊握着窻檻的邊緣。他在一搖一擺地升起來，孟德鳩和貝次便握住他的臂膀，把他舉進了房間。

他跌跌了幾步；三個人一個也不開口，都在舒着氣。繼而羅德尼跳到了貝次那里，執住了地的肩膀。“朋友！”他叫道。“我們捉到了他們！我們捉到了他們！”

“我們捉到了他們！”對方大喜地說。

“哦，多好的新聞啊！”羅德尼叫道。“還從沒有過像這樣的新聞呢。”

他們兩個人像校童一般快活。他們互相抱着，笑着，舞着。可是不久他們又變得嚴重了。孟德鳩開了燈，並拉下了窻，羅德尼頭髮蓬着，面孔興奮得發着光，站在那里向他們講話。

“哦。你們總也想不到那光景的！”他說。“一想到就使我的頭髮直豎。想想看——我離開窟窩忒曼不到二十呎以上，而且大半的時間他似乎都在直望着我。我眼都不敢瞬，怕他會注意到；我想他總有一次會跳起來，奔到窻口來的。然而他却坐在那里，擊着桌，諦視着那些東西，而向他們施行他的法令。

“我聽到他講話的，”貝次說。“我知道這是怎樣的光景。”

“怎麼，他很吃得住他們的！”對方說。“在他講完了的時候，就是掉一枚針也聽得見的。哦看來這真是樁瘋狂的事情！”

“我差不多氣也透不出了，”貝次道。“我真不相信會有這樣的事情的。”

“他們不明了他們在做什麼事吧，”孟德鳩說。

“他們知道的，”羅德尼說；“然而他們可不管。他們已聞到了血腥氣。所差的祇量而已——他們像一羣在追逐的獵狗。你總看見過窟窩忒曼的瘦瘠的，吃不飽似面孔的吧。‘時候已到，’他說。‘這裡沒有一個人不知道這件工作遲早總要着手的。我們必得毀滅他們，而且要一勞永逸！’當着梭替新想說一句話的時候，他就旋回去看他了。”

“普梭替斯也免不掉了吧，那末？”孟德鳩問道。

“我該想他不至於的，”貝次插口道。

“窩忒曼說。他要保護他，”羅德尼說。“可是他必得絕對聽他們的指揮。國家信托公司似乎有一百萬塊錢存在哥坦信托公司，要把它提出來。”

“想想看！”貝次說。

“別忙；”羅德尼驚呼道：“繼而他們談到了政治問題。若然那時我照到了——張詹窩忒曼的相，我就可助以一臂之力了——只要把它攤開在美利堅的民衆的面前，問他們這是什麼意思！大衛窩德說，‘現在的一些小小的紛擾不會有壞結果的。’窩忒曼使用拳頭擊了一下桌子。‘本國需要一頓教訓，’他叫道。‘當局太狠毒而高級社會的話也太放肆了。若然給民衆稍稍嘗到一些苦味，他們就會除了苛責那些造福於國家的人以外，想到一些別的事情了；在我看來，諸位，我們有權力制止這個急激運動的。’”

“想想看，想想看！”貝次叫道。“那個老魔鬼！”

接着度發爾笑了一笑附和說，“要而言之諸位，我們要毀滅賴德爾，而驚嚇總統，”

“會完了嗎？”貝次停了一回復問道。

“除了握手道別什麼都沒有了，”對方說。“在他們離席

的時候，我不敢再躺下去了。”

貝次突然跳了起來。“來！”他說。“我們不能再徒廢時候了。由大體看來，我們的工作還未完畢。”

他解下了線，繞了起來。羅德尼取了毯子，放在床上，用褥單遮沒了那給線擦破的洞。他繞好了繩球，同別的材料一起丟入了衣箱中。貝次取了帽子和衣服，向門走去了。

“請原諒我們，孟德鳩先生，”他說。“你說明白這件工作還需要很多時間的。”

“我明白，”孟德鳩說。

“我們想要等一等來謝你，”對方接着說。“等報付印了，請你來，我們要開一個慶祝會哩。”

原  
书  
空  
白  
页

## 第 二 十 章

他們出去了；孟德鳩等了一兩分鐘，讓他們走遠了，他方按了電梯的鈴，走進了電梯中去。

電梯在下一層樓又停了，便驚了一跳，在門開的時候，他看見進來了一羣人，度發爾，窩德曼和普梭替斯將軍也在裏面。他閃到開電梯人的後面，使得一個人都注意不到他。

孟德鳩瞥見了普梭替斯的面孔一次。它很慘白，將軍一句話也不對任何人說，只是走進了走廊中去。對方稍躊躇了片刻，於是，由於突然的決定，他回來跟在後面。在他的朋友出門的時候，他走上到他的身邊。

‘晚安，將軍，’他說。將軍旋回來望着他，呆瞪瞪地。

“賊，孟德鳩！”他說。“你好啊？”

“很好，”孟德鳩說。

在外面街上，從停着的半打汽車中，他認出了將軍的轎車。

“你到那里去？他問道。

“回家，”對方答道。

“要是可以，我想搭你的車，”孟德鳩說。“我有話要對你說。”

“可以的，”將軍說。他也實在難以拒絕，因為孟德鳩已挾了他的臂膀在向車走去了；他想他是脫不出的了。

他扶將軍進了車，自己也進去了，便隨手關上了門。普梭替斯兩眼朝前望着，依舊呆瞪瞪地。

孟德鳩望了他一分鐘光景。於是他突然靠着他，說“將軍，你怎麼會聽從他們的？”

“什麼？”對方說。

“我說，”孟德鳩重說道，“你怎麼聽從他們的。”

對方旋轉來凝視着他，眼中顯着驚慌的神色，

“我什麼都知道了，”孟德鳩說。“我知道在那會中議的是什麼事。”

“你是什麼意思？”將軍喘息道。

“我知道他們使你答應了做什麼事。他們要破哥坦信托公司的產。”

將軍瞠目結舌着。“啊！”他低言道。“怎麼？誰告訴你的？你怎能——”

孟德鳩只得等一兩分鐘，壓壓他朋友的驚。

“沒有辦法，”他終究脫口說。“我能做什麼呢？”

“你能拒絕他們的圈套！”孟德鳩驚呼道。

“可是你看他們不是還是可以照樣做的嗎？而要是我拒絕了他們，你看站得到多久？”

“可是想想它的意義看！”孟德鳩叫道。“想想那破壞看！你要通盤打算方好。”

“我知道，我知道！”將軍痛楚地叫道。“別以為我不明了它的意義——別以為我沒有為它奮鬥！可是我無法可想。全然無法可想。”

他旋向孟德鳩，用他戰慄的手握住了他的衣袖。“我從沒有想我要對着這樣的時際活着，”他驚呼道。“藐視我自己——給全世界的人藐視！給全世界的人叱罵，侮辱拖曳——”

老人的話給過度的情感塞住了。“看我哪！你以為我是一個堂堂的男子，一個在社會上有影響的人物，是一家千萬

人所信任的公司的領袖。可是我一些也不是這一類的人。我是個傀儡——我是只贗鼎——我是恥辱了我自己，並恥辱了我的姓的！”

突然他把手遮住了他的面孔，俯倒了頭，使孟德鳩看不見他的傷心了。

長久的沉默。孟德鳩也傷心得說不出話。他覺得他的在場是殘暴的。

終究將軍又伸直了頭。他緊握着手，使自己恢復了原狀，

“我已定當了我的步趨了，”他說，“我只好這樣做下去。我覺到什麼是沒有關係的。”

孟德鳩又不說什麼。

“我沒有使你爲我傷心的權利，”將軍繼續說。“我沒有設法寬恕自己的權利。現在沒有變更的餘地了。我是詹窩忒曼的人，我得聽他的吩咐。”

“可是你怎會佔有了這樣一個地位的呢？”孟德鳩問道。

“我的一個朋友組織了國家信托公司。他請我做總理，因爲我的名是於他有用的。我接受了——我知道他是我所信得過的人，我得法地經營着，它便興旺起來了；後來，這是三年前的事，這公司的管理權給別人買了去。於是致命的開

題來了。我該辭了職的。可是我有要顧到的家庭；我有要連累的朋友；我有我離不開的關係。我便留着——就是這樣。後來我看出我躲在那裏做傀儡，做名義上的領袖。而現在太遲了。”

“可是你不能現在退出嗎？”孟德鳩問道。

“現在？”將軍反應道。“現在。在這最緊要的關頭，在這我所有的朋友都依靠着我的時候？這是我的敵人求之不得的事了，因為他們可以把他們所有的罪惡都堆到我的門前來了。他們要把我歸到斯條亞和賴德爾一類去了。”

“唔，”孟德鳩低低地說。

“現在致命的問題又來了；我找出了誰是我的真主人。他叫我做這樣，做那樣，我就照樣做。”

長久的沉默。

“你沒有什麼能做的嗎？”孟德鳩問道。

“沒有，”他答道。

“告訴我，將軍，你的公司靠得住嗎？”

“很靠得住。”

“你沒有做過不合理的事情嗎？”

“沒有？”

“那末你爲什麼要怕窩忒曼呢？”

“爲什麼？”將軍驚呼道。“因爲我要負責百分之八十的存款，而現在我只有百分之五的保管庫。”

“唔！”孟德鳩說。

“這一次是在斯坦利賴德爾和我之間選擇一個，”對方接着說。“現在斯坦利賴德爾不得不自己出來奮鬥了。”

沒有什麼再說的。各人都在轉自己的念頭，除了那在百老匯路上轉着的車輪的聲息之外什麼聲音都沒有。

孟德鳩又在進行別一件事情的過程了。他移到了車中別個一坐位上去，在那里他能從飛駛着的車中看得到街燈上的門牌；末了他拍拍將軍的膝蓋。“我要在下一個拐角下去了，”他說。

將軍按了知照車夫的鈴車便煞住了。孟德鳩走了下去。

“再會，將軍，”他說。

“再會，”對方聲音模糊地說。他並沒有握孟德鳩的手。後者關了車門，車又向前開去了。

是於他走到了對街，沿河走着，而折進了露仙的公寓。

“泰羅夫人在家嗎？”他問書記道。

“讓我看，”那個人說。孟德鳩說出了他的名字，接着說，“請對她說我有要話面談。”

露仙親自走到了門口，穿着晚服。

一瞥到他眉愁不展的面色便很可使她知道發生了什麼  
岔兒了。“什麼事，哀倫？”她叫道。

他掛了他的帽子和外套，便走進了客廳中去。

“什麼事，哀倫？”她又叫道。

“露仙，你知道斯坦利賴德爾在那里嗎？”他問道。

“知道的，”她答道，接着又迅速地說，“哦！有什麼壞消息吧！”

“是的，”他說。“非立刻找到他不可。”

她凝視了他一回，遲疑着；繼而她的憂慮一刻深似一刻，說，“他就在間壁房間裏，”

“叫他來，”孟德鳩說。

露仙奔到了那門口。“進來。趕快！她叫着，賴德爾便顯現了。”

孟德鳩看見他很是憔悴；他的紳士氣的恬靜的態度不再存留了。

“賴德爾先生，”他開始說。“我聽到了一些對於你很有切身之關係的消息。我覺得你應當知道的。明天早晨銀業公司要開一個董事會，定當是把哥坦信托公司革出來了。”

賴德爾彷彿着了鎗一般，嚇了一跳；他的面孔變得死

白。露仙嚇得叫了一聲，此外絕無聲息。

“我的信息是很確實的。”孟德鳩繼續說。“他們已決定要使你的公司破業了！”

賴德爾扶在一張椅子上來支持着自己“誰？誰？”他吶吶着。

“是度發爾和窩忒曼，”孟德鳩說。

“詹窩忒曼！”這是露仙說的話。

孟德鳩旋回來望着她，看見她的眼睛恐怖得大張着。

“是的，露仙，”他說。

“哦，哦！”她喘息得鬱結着；繼而她突然大叫道，“告訴我！我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

“這就是我毀滅了的意思，”賴德爾驚呼道。

“毀滅了？”她反應道。

“雖然！”他說。“他們着手了！我知道他們在追隨着我，然而我總想他們不敢的！”

他很憤怒地說完了這話；然而孟德鳩在目不轉睛地望着露仙。他所關心的是她的痛苦。

他聽見她喘息着低言道。“都是爲了我！”接着又重說道。“都是爲了我！”

“露仙，”他說；可是她突然舉起了她的手，衝到了他

的前面來。

“別響！他不知道的！”她氣急地喘息道。“我沒有告訴過他。”

然後她再旋向賴德爾。“唉，總有什麼辦法的，”她大叫道。“總有——”

賴德爾坐下了，把面孔藏在他的手中，“毀滅了！”他驚呼道。“全然毀滅了！我在世界上一塊錢都沒有了。

“不，不，”露仙叫道，“不會有的事！”她放她的手在前額上極力在思索。“總得停止了它。我要去看他去。我要去疏通他去。”

“你去不得，露仙！”孟德鳩驚望着她叫道。

可是她又急奔到了面前。“一個字也不要說！”她非常切望地低言道。“一個字也不要說！”

她衝進了間壁的房間，半分鐘後她取了她的帽子和外套回來了。

“哀倫，”她說，“知照他們爲我叫一輛車子！”

他又想阻止她；可是她不聽他的話。“你可以同我一起去，”她說。“那時候你可以講講。爲我叫一輛車子吧！請——免了我這個麻煩吧。”

他去傳了這個訊；在這時候，露仙站在房間的中央，在

不自知地搓着她的雙手。

“現在，哀倫，下樓去吧，”她說；“到那里去等我。”又瞥了一眼絕望的賴德爾，她取了她的帽子和外套先走了。

孟德鳩在外廳中走來走去以消磨他的時間。車子來了一分鐘後露仙也顯現了，幕着一口厚密的面網。她直向車子去，而跳進了車中，孟德鳩也隨了來。她把窩忒曼的大理石宮的地址告訴了車夫，車便開了。

於是她突然旋向孟德鳩，迅速地緊張地講着話。

“我知道你要說什麼了，”她叫道。“可是你得省省我——你也得省省你自己吧。要你知道這事我很抱歉——上帝知道我實在沒有辦法！可是這是不能不顧的。又沒有別的辦法。我只好去看他設法保全賴德爾！”

“露仙，”他說，“聽我說——”

“我不要聽你說，”她大叫道——幾乎歇私的里地。“我受不住你的辯論。因為這使我太難了！”

“可是想想這事的實際方面看？”他叫道。“你想你能中止這只窩忒曼已開動了的大機器嗎？”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她驚呼着，話也哽咽住了。“我只能如我所能的做。若然他有些微的情感——我要跪在他

的面前，我要請求他——”

“可是，露仙！想想你在做什麼事。你在晚上到他的家裏麼！你把自己處在他的權力中去！”

“我不管，哀倫——我不怕他。我只想到自己太久了。現在我得想到我所愛着的人了。”

“孟德鳩隔着了一會方回答。“露仙，”他說，“你有什麼你想到過的事情可告訴我的嗎？”

“有的，有的——我要告訴你！”她激烈地叫道。“我知道窩忒曼一向在追隨着我。我給想到他的念頭作祟着——我覺得每件事情都有他的權力在臨到我們的身上。我從沒有把他的危險告訴過他！”

“那也是你對他的好意——”對方說。

“不。不！”露仙喘息道；她用她戰慄的手握住了他的衣袖。“你看你看——你真想不到哩！我守這祕密——爲的是我怕！”

“怕？”他反應道。

“我怕賴德爾要離開我！我怕他要放棄我！我太愛他了！現在——你可明白我是怎樣的人物了！我能坐在這裡，而告訴你那件事情！究竟還有什麼能使我羞恥的事呢？究竟還有什麼能陵辱我的事呢？除了去看窩忒曼，設法解除我所造成

了的，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呢？”

孟德鳩在她屈辱的憂悶之前說不出話。

“你看！”她低言道。

“露仙，”他說，想阻止。

可是她忽然握住了他的臂膀。“哀倫。”她說，“我知道你要中止我了。可是沒有用的，我非做不可！我受不住聽你的話！這使我太難了。我的步趨已決定，在這世上沒有能改變我方針的東西了；我要你下去離開我。我要你去一立刻！我不怕窩忒曼；我不怕他所能做的任何事。我只怕你和你的不義。我要你讓我聽天由命！我要你不再想到我！”

“我辦不到，露仙，”他說。

她伸起手來，拉了一下繩，車便停了。

“我要你下去，哀倫！”她大叫道。“請下去，走吧。”

他還想阻止；可是她瘋狂似推開他去。“去，去！”她叫罵。他惘然地，不知所以地離開了她，走到了街中。

“開！”她叫車夫，並關上了門，孟德鳩一看自己站在公園的車道上，那車的燈拐了一個灣看不見了。

## 第二十一章

孟德鳩開步走了。他沒有要到那里去的概念；他的心中很紛雜，他什麼東西都不知道。他一定已在公園中和街上徘徊了兩點鐘的；終究在他立停了，四面望望的時候，他站在一條通明的大道上，一只珠寶店門前的大鐘正指着兩點。

他四周望望。他立即認出那對街的一座房子是‘捷報’館的辦公室；在他的思想中閃到了貝次。“等報付印了，請你來，”他剛才這樣說過。

他進去走入了電梯。

“我要看外勤記者貝次先生，”他說。

“本埠新聞室，”開電梯人說；“在十一層樓。”

孟德鳩面對着一個很粗率的，睡眼朦朧的細蕙。“貝次先生在不在？”他問道。

“我勿曉得，”細蕙一面說，一面在從他坐着的檯上下來。孟德鳩給了他一張名片，細蕙便不見了。“走這邊，”他回來了說；孟德鳩一看自己在一間大辦公室中，滿擠着桌子和椅子。什麼東西都雜亂着，地板給紙蓋得看不見了。

孟德鳩觀察到在室中大約只有一打的人；其中有幾個人把他們的外套穿着。“他在那邊，”細蕙說。

他望了望，看見貝次坐在寫字檯旁，他的頭藏在他的臂膀中。“倦了，”他私自在想。

“喂，貝次，”他說；繼而，在對方朝上望的時候，他吃了一驚。

“什麼事？”他叫道。

隔了半分鐘，貝次才回答。他的聲音是沙啞的。“他們把我賣了，”他低言道。

“什麼！”對方喘息道。

“他們把我賣了！”他重說道，並擊了他前面的桌子一下。“把那新聞割去了，天哪！去了我的好新聞！”

“看這個哪，先生，”他接着說，推開一頁雙行的新聞校樣在孟德鳩的前面，上面有一行大標題。“哥坦信托公司要

倒了，”而這些字却用藍鉛筆圈去了。“總務課命不用。”

孟德鳩找不到話來回答。他拖了一張椅子，坐了下來。  
“把它的情形告訴我，”他說

“沒有什麼可告訴的，”貝次說。“他們把我賣了。他們不肯把它發表。”

“可是你爲什麼不拿它到別地方去呢？”對方問道。

“太遲了，”貝次說；“奸徒——他們甚至還不讓我知道呢！”他發洩他的憤怒於一串咒詛中。

於是他把那經過告訴了孟德鳩。

“我回到這裡是十點半。”他說，“我便去報告了總編輯。他是快活得發瘋了，叫我趕快去安排——第一頁，雙行，諸如此類的事。所以羅德尼和我動手工作了。他編新聞，我作一切的鋪排——哦，天哪，這是多好的新聞啊！看了一遍，就付排了，繼而一兩點鐘的以前，剛已上好了版的時候，老荷幾進來了——他是股東之一，你知道——便開始到處嚙嚙着。‘這是什麼？’他一面叫着，一面在讀這段新聞，於是他走到了總編輯那里去。他們差不多爲了這事打了起來。‘凡我所有關係的報紙一張都不可發表像那樣的新聞！’荷幾說。總編輯竟以辭職要挾，可是他不能使他讓步。我在得到這份校樣的時候，才知道了這件事情；而現在報已付印了。”

“你想這是什麼理由？”孟德鳩不解地問道。

“理由？”貝次反應道。“荷幾就是理由；他是個奸賊。‘若然我們發表了這段新聞，’他說，‘銀業公會的董事決不再會開會了，我們便要負着破壞哥坦信托公司的重任。’可是這祇是鎗花，他是知道的！要是發生什麼糾葛的時候，我們是能證明那個會議的。”

“在我看來，這與你沒有絲毫的損失，”孟德鳩說。

“沒有損失？”貝次反應道。“全國的新聞紙都從沒有過這樣的好新聞呢——只要‘捷報’真是一張新聞紙就好了！可是荷幾把這新聞割去了，你看；他在報答他的主人，不管他們是誰。我在他收買‘捷報’的時候就知道這要多事了。他常在做‘公報’的總編輯，你知道；他也就是從出賣那報的公債票發財的——它的金融新聞直到現在還是在窩忒曼的銀行的辦公室中編就的，這是無論誰要我證明我都可證明的。他是站在那樣地位上的人；去採訪新聞還有什麼用處呢？”

貝次站起來，口中賭着咒，踢開了他身後的椅子，“來吧，”他說，“讓我們出去吧。我不知道我會不會回來了。”

孟德鳩又同貝次徘徊了一點鐘，靜聽他的關於首都新聞紙的意見。後來，實在太疲乏了，他才回了家；可是並不

睡。他在椅中坐了一兩點鐘，他的心中給破壞與毀滅的想像圍攻着。終究他躺了下來，可是在日光開始盪漾進室中的時候他還沒有閉過眼睛。

八點鐘他又起來，去打德律風了。他打到露仙的公寓去。

“我要對泰羅夫人講話，”他說。

“她不在家，”對方答道。

“可否請你接到她的房間？”孟德鳩問道。“我要同她的侍女講話。”

“我是孟德鳩先生，”在他聽到了那女子的聲音時，他這樣說，“泰羅夫人在那里？”

“她還沒有回來，先生，”對方答道。

那天孟德鳩有些不能不做的工作。因此他洗了澡，括了臉，在室中飲了一些珈琲，就上他的辦公室去了。就在那樣早的時間，在金融區中已擠滿了人，而又是一天的流言在開始跳動了。他一些也聽不到關於哥坦信托公司的話；可是在他離開法庭出來午餐的時候，街上的報販却在呼着銀業公會的董事們所議決了的要案了。露仙沒有成就她的使命，那末；這一擊已打下了，

那天在交易所中也差不多發生了經濟的恐慌；看到那擁擠在金融區的人的面上的驚恐與憂慮真是難過。可是就是爲了哥坦信托公司事件，法庭也並不延期；孟德鳩有樁重要的案件要辯護。他到傍晚才出來；雖然這時已過了銀行的辦公時間，他看見還有成羣的人擠在兩家大信托公司的門前，他也從新聞紙上看到哥坦信托公司已開始擠兌了。

他在他辦公室中拿到一通他兄弟奧力未從阿的倫達克山打來的電報；“錢存國家信托公司。稍有不穩訊即告我。”

他回電說沒有；在他坐在地道中的車中的時候，他把這問題想了一過便立定了他自己的主意。他也有六萬多塊錢存在普梭替斯的公司中——他所有的一半以上的錢。他聽見普梭替斯說該公司是靠得住的，他也相信這話。他立志他不要去做那些狼狽的人中的一個，無論要發生什麼事。

他安靜地同他母親在家用飯；飯後他又到露他的公寓中去；因爲他給想到她的念頭纏繞着，終於靜不下來。他在遲晚報中看到斯坦利賴德爾已辭去了哥坦信托公司的職。

“泰羅夫人在家嗎？”他問道，並說了自己的名字。

“泰羅夫人說請你稍待，先生，”對方答道。孟德鳩便坐在會客室中等着。兩分鐘後侍者來給了他一盤簍子。

他開了它，從戰慄的手中讀着這些字：

“親愛的哀倫：你想幫我忙是很好的，然而我可受不住。請去吧。我不要你想到我。露仙。”

孟德鳩能從這字裏行間讀到她的痛苦；可是他什麼都不能做。他到了百老匯去，開始在散步。

他覺得他必得有個把人講講才好，以驅除他心中的這些紛擾。他想到了少佐，便折到了俱樂部去，可是看來這風潮連少佐都拖進去了。他剛要去赴什麼會，只有同孟德鳩握握手的時間，並對他說，順風。”

接着他想到了貝次，便到了‘捷報’的辦公室中去。他看見貝次很忙，上衣脫了坐在桌旁，四周堆積着紙片。

“我總抽得出時間來談談的，”孟德鳩想走的時候，他這樣說。

“我看見你回來了，”孟德鳩觀察着。

“我像一隻馬坊裏的老馬，”貝次答道。“我還有什麼別的可做的呢？”

他靠到了椅背上，伸他的拇指在腋下。“好啊，”他接着說，“他們下了辣手。”

“他們真正下了。”孟德鳩說。

“他們還不知足呢，’對方驚呼道。“他們又在追逐別一家了！”

“什麼！”孟德鳩叫道。

“聽哪，”貝次說。“關於銀業公會的行動我去看了大衛窩德來；加來——他是‘電報’的記者——同我一起去的。窩德講了半點鐘，如他常做的；他告訴我們銀行家在盡了所有的大力來遏止這風潮，他也告訴我們國家信托公司已臨到了險境，而他們會同了想法保全它。你總知道，現在該公司一些不穩的風聲都沒有。‘我們可以發表嗎？’加來問道。‘當然可以’，窩德說。‘這是事實。發表好了。’現在你想怎麼樣？”

孟德鳩不屈地坐着。“可是我想他們已答應了保護普樓替斯的！”他驚呼道。

“是的，”貝次嚴厲地說；“而現在他們却要摔倒他了。”

“你看窩忒曼知道的嗎？”

“怎麼，自然咯；窩德祇是他的一個書記。”

“‘電報’會發表的嗎，你看？”

“我不知道為什麼不發表呢，”對方說。“我問加來要不要把它編進去，他說‘要的。’又要造成一樁恐怖了，’我說，而他答道，‘恐怖就是新聞。’”

孟德鳩停止了一兩分鐘，終究他說，“我有充分的理由

相信國家信托公司是很穩固的。”

“我也相信，”對方答道。

“那末爲什麼——”他停止了。

貝次聳了聳肩膀。“問窩忒曼去，”他說。“總有了什麼衝突吧；他要威迫什麼人吧。也許僅爲了兩家信托公司比一家更驚嚇着總統；也許他要毀滅什麼股票。我聽見人說他有七千五百萬塊錢專預備着作挑撥股票市用的；要是這是真的，我也並不覺得希奇。”

停止了。孟德鳩想了一兩分鐘說，“這對我是很緊要的消息；我有錢存在國家信托公司。你看他們要倒它的嗎？”

“我把這事同羅德尼談過的，”對方答道。“他說窩忒曼既答應了，他是要幫普棧替斯到底的。關於老詹只有一件事情是值得說的——他雖然造了很多孽，他可從沒有悔過約。所以我們想他要保全它的。”

“可是那末爲什麼要報告出這個信息來呢？”律師驚呼道。

“你不明白嗎？”貝次說。“他要造成一個保全它的機會。”

孟德鳩的嘴張開了。“哦！”他說。

“這正如像你面孔上有鼻子一般清楚，”貝次說。“明天

早晨那段新聞要出來了，而人人都要說這是新聞記者的大錯；於是窩忒曼前來，作他拯救的工作。這正像一幕戲。”

“真是個機會，”孟德鳩說，還接着說，“我剛想去告訴普梭替斯，他是我的密友；可是我現在想這對他沒有什麼好處的。”

“可憐的老普梭替斯自己沒有辦法的，”對方答道。“盡你所能做的只有使他一夜睡不着。”

孟德鳩出去了，隨帶着一套新問題在沉思。在他回家的時候，他經過那座哥坦信托公司的華麗的屋子，看見那里站着一長行的人，預備在那里過夜。全個下午瘋狂似的羣衆全向那門圍攻着，而在幾點鐘內提出了幾百萬塊錢。孟德鳩知道他明天早晨上他辦公室去的時候，他也可在國家信托公司的門前看到這樣的一羣人；可是他還是照自己決定了的做。雖然，他也打了一個電報給奧力未，要他立刻回來。”

他回到家，又拿到了一封露仙杜伯利的信。

“親愛的哀倫，”她寫着。“你總已聽得了賴德爾已被驅出了哥坦信托公司的消息。可是我已完成了我一部分的目的——窩忒曼已答應待這騷擾過去後，他再把他扶起來。在這時期內，他要我離開這裡。這是最好；你總記得就是你

---

自己也勸我走的。賴德爾不能來看我，因為新聞記者如此緊緊地追隨着他。

“我請求你不要來尋我。我也恨我自己的意見，而你可永不會再見我了。有一樁你能為我做的末了的事情。到斯坦利賴德爾那里去，貢獻你的助力——我意思指你幫着他料理他個人的事務。他沒有朋友而他却處着絕望的境地。為我做這件事吧。露仙。”

原  
书  
空  
白  
页

## 第二十二章

翌晨八點鐘從阿的倫達克山開來的車到了，而孟德鳩我給他兄弟打來的德律風吵醒了。“你看過今晨的‘電報’沒有？”這是奧力未的第一句話。

“我沒有看過，”孟德鳩說：“然而我知道它裏面有什麼新聞。”

“關於國家信托公司的？”奧力未問道。

“是的，”對方說。“我得到了那消息才打電報給你的。”

“可是天哪，朋友”奧力未叫道——“那末你爲什麼還不出來呢？”

“我不打算去提款。”

“什麼？”

“我想信該公司是穩固的；我也不打算趁勢去爲難普梭替斯。我打了電報給你使你可以定當你的方針。”

隔了一回奧力未才答得出話來。

“謝謝！”他說。“你還可當一個小差哩——差個把人去在人羣中給我弄一條出路。你真瘋了，可是現在沒有時間來討論這事。再會。”他便搖斷了。

孟德鳩穿了衣，用了早餐；其時他瞥到了一份‘電報’在它的本日要目裏，他看到到那關於國家信托公司的致命的記載。在孟德鳩看來讀這些新聞，看他們向社會描繪着的這些情形很是有趣。他們都說不能不記載這段新聞——因爲這是與大家都有關係的問題；可是他們從不稍稍暗示到所以會發生那事的原由——好像這些銀行界的雷電風雨都是直從天上降下來的。每天他們都佔了很大的篇幅堅持着說上天的不幸是末了的一個了——以後決不會再發生風潮了。

他出去比平常多坐了一站車以致他可以坐過了國家信托公司。他看見那里排滿了半條街的人，他剛在這樣望一望的時間內又來了二三十個人。警察在來來去去巡視着——幾點鐘後，他們沒有辦法，只好採用了以編就號碼的牌子給

那些站在外面等着的人的方法。

孟德鳩走上前去，在找他的兄弟，可是他走得不遠便驚得叫了起來。他看見一個又矮又胖的灰色頭髮的人，這是就只看到他的後形，他也認得出來。“威納布少佐！”他喘息道。

少佐急旋回頭來。“孟德鳩！”他驚呼道。“天啊，你正好來救了我的命！”

“你要什麼？”對方問道。

“我要一張椅子！”少佐喘息道，他的紫的面色由於過度的用力似乎在炸裂了。“我已在這裡站了兩點鐘。再過一分鐘，我該已坐下在這走道上了。”

“我到什麼地方去弄椅子呢？”孟德鳩問道，在咬着舌頭來忍住了他的笑。

“從百老匯那面，”少佐說。“到隨便那一家店中去設法買一張。無論付多少——我都不計較。”

因此孟德鳩退了去，走進了一間皮器店，看見那里有幾張籐椅。那時他可任意笑了；他對一個店員把這情形解釋了。店員吞吐着說五塊錢還不肯賣，但終究講定了十塊錢，才允諾了冒這個他干犯店主的險，孟德鳩還化了半塊錢弄到一個搬椅子的小使，他才勝利地回到他崇敬的朋友那里來了。

“我從不想會在這樣的情狀中見到你的，”他說。“我總

以爲什麼事情你都是預先知道的。”

“哎呀，孟德鳩！”對方喃喃道，“我有二十五萬塊錢存在這地方呢。”

“我也有大約這數目的四分之一存在這里，”孟德鳩說。

“什麼！”少佐叫道。“那末你打算怎麼辦呢？”

“我打算讓它存着，”孟德鳩說。“我可信地知道‘電報’的那個消息僅是一個鎗花，而該公司是靠得住的。”

“可是，朋友，它在擠兌呢！”那老紳士急語道。

“要是人人都像你這樣做，自然要擠兌了。你並不需要你的二十五萬塊錢來付你的早點費吧，是不是？”

少佐惶惑得找不出回答來。

“你的存款是在信托公司中，”對方繼續說，“你也知道它只有存款的百分之五的保管庫，而它應兌百分之百的現。你能盼望它辦得了嗎？”

“我並不盼望它辦得了，”少佐嚴厲地說，“我只盼望我是在我百分之五的中間。”他向那一行人擲了一眼，接着說，“我想我是在這中間的。”

孟德鳩向前去，找到了他的兄弟，他的前面只有二十來往的人了。顯然該信托公司的存款者在早晨八點以前看新聞紙的並不多。

“你也要一張椅子嗎？”孟德鳩問道。“我剛爲少佐弄到了一張。”

“他也在這裡嗎？”奧力未驚呼道。“天哪！不，我不要椅子，”他接着說，“我就要舉事了。可是，哀倫，告訴我——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你說你的錢還存在這裡是真的嗎？”

“是真的。”對方答道。“辯論是沒有用的——你提到了款到我的辦公室來。”

“我只差半分鐘就會脫了車，”奧力未說。“可憐的柏提斯泰味散特起身得太遲了，他要趁專車來了——他大約存在這裡三十萬。這是一筆預備付他的新船的款子。”

“我猜想總有幾個造船的人此後不會再這樣忙了，”對方在走開的時候這樣說。

下午他聽見一個消息說普梭替斯將軍，在哥坦信托公司的董事的立場上，已否決了關閉這公司的門的，繼而，在國家信托公司的總理的立場上，却差人拿了一張支票去兌了一百萬的現。沒有一張新聞紙發表那消息，可是口口相傳，不久全城的人都知道這笑柄了。有人說哥坦信托公司的會關門，便是由這背義的舉動導引的。

如孟德所鳩見到的，這就是那經濟恐慌的開始。這都是

按着預定的方針完美地施行的。股票的市面跌落得粉碎——幾種領袖的股票也都跌落了幾成，而巖曼赫甘和汽油和鋼鐵界的人都在襲擊着市面，並準備着破壞。同時，華盛頓的窩忒曼的代表在同總統晤談着，並把密士失必鋼鐵公司的惡劣的形勢置在他的面前。全國的經濟組織已經在動搖；而現在又有一個大失敗在威嚇。看到了這惡劣的形勢，鋼鐵托辣司願意盡一臂之力來保全國家——它願意把密士失必鋼鐵公司盤下來，只要政府不干涉。政府給了很甘心的許可，因此窩忒曼的末了的目的又被達到了。

可是在這問題中還有一方面被人忽視了，就是大多數的人所有的錢都作了這一次壟斷的犧牲品——這些人並不把錢看做壟斷者的零找，只是他們的生活所維繫的；商人必得在星期六的下午付它們給他們的雇員；工人需要它們來付房租和膳費；無助的寡婦和孤兒有了它們才能免饑饉之虞。這些不幸的人無法知道，就是這些公司本來很穩固而可付它們的存款的，許給一個壟斷者的壟斷存心破壞了。當他們聽見銀行在搖動，在被擠兌的時候，他們總想它一定真遇到了危險——一定他會破產的。他們成羣地到窩爾街去——整個的經濟區都給驚怖的羣衆擠滿了，而騎在馬背上的警察隊從人羣中走過，把人驅在兩旁。

哥坦信托公司和國家信托公司前的人行現在已佔滿了幾條街；每點鐘都能聽到又有別家公司在擠兌了的消息；女子在絞着手，在神經錯亂地哭着；也有舉步艱難的老人；也有從病床上爬起來的病人，日以繼夜地站着，戰慄於十月的裂風中。

貯蓄銀行也開始擠兌了；那恐怖已滲到了東方的無知的外國移民。像電一般快地它已散遍了全國；已經有別個城市也擠兌的信息傳來，而東方的，南方的，西方的千千萬萬的銀行都向首都來要錢。而什麼地方都沒有錢。

於是銀行托辣司的領袖們擔心地看到他們所放出來的巨魔許非他們的力所管束得住了。與他們自己有關係的公司也在開始擠兌了。在已達到了瘋狂的頂點的現在，就是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存庫的國家銀行也要不足應付了。推進棉花和五穀的收成已從紐約運出了幾萬萬塊錢；又終於無法從外國弄一些錢進來。他們運到那一方面，就見到那一方面的錢缺乏得可驚，又沒有什麼可出賣的，又沒有什麼地方可借的。有幾個已得到了些錢的人，便租了保險箱自己把它保存着。

於是，他們所有的目的都已被達到了，他們便着手遏止這風潮。狂似的電報打到華盛頓，財政總長使匯了六百萬塊

錢來存入首都的國家銀行中，於是他便親自出來斟酌着。

人人都望着詹窩忒曼，什麼地方都承認他是銀行界的領袖。異已的傾軋在這危險的時機中停止了；窩忒曼突然變成一個國王，握着全城各銀行的財源的絕對的實權。就是政府本身也處在他的掌握中了；財政總長也變成了他的書記之一，而銀行的總理們和經濟家們都像受了驚的孩子般擁進了他的辦公室。就是最驕最傲如巖曼，赫甘之類的人也在受他的命令，在歎虛地聽他的責罵。

這一切的事情都是公開的史實，一天一天地都可從新聞紙中看到它們的。窩忒曼的初步行動已計畫好，也已暗暗施行了。沒有個人知道，沒有一個人有些微的影象。可是現在新聞記者也到會了，而且窩忒曼無論走到那里都追蹤着。

民衆依從他最輕微的話讚美着他的成功。財政總長坐在近他辦公室的財政支部裏，把政府的錢呈在他的面前，聽他指揮。一起三千二百萬元如此存入了國家銀行中；窩忒曼再把它們從國家銀行提進了那陷入了險境的銀行和信託公司的存庫中。這是個人的危險就是全體危險的時期，而沒有一個人可以單獨站得住。而窩忒曼是一個專橫而可怖的暴君。“我好好當心我的銀行，”一個總理說；“我想把自

己關在裏面，等到這風潮過去了出來。”“要是你這樣做，”窩忒曼反斥道，“我要在你的四圍造一堵牆，你就永不會再出來了！”於是那銀行家便捐出了那不得不捐的幾百萬。

這次的鬥爭集中於那陷入了險境的國家信托公司。每一個人承認要是普棧替斯的公司倒了，那末毀滅便要隨之來了。等着的提款者的行列越接越長了；存庫中的錢幾乎要空了。會計員採用了付錢付得很慢的方法——他們僅考驗一張支票就要費去半點多鐘；這樣做着直到他們已得到了錢的接濟。全城的貯蓄銀行同意地議定了都把它們的門關起來，利用着它們的要六十天前通知提款的法律根據。新聞紙宣說着不要緊，並鼓舞着羣衆——就是報販也靜寂了，不再聽得到他們的刺激羣衆的叫聲。成羣的騎巡隊在街上掃來掃去，使得擁擠着的人行動。

於是終究臨到了那有關生死的星期四，那經濟恐慌的最高點。一個材罩似乎已落在窩爾街的上面。人們奔來奔去，赤着頭，面色嚇得死白。股票交易所中的人都透不過他們的氣來。市面已打得粉碎。一切的出售都已停止。利率已漲到了百分之一百五十，百分之二百；就是有人肯出百分之千的利息想借一筆大借款，也還是借不到。經紀人都站着，在很絕望地彼此對望着。這真是一個末之前聞的局面。

在這一切的時期內，政府沒有借債給交易所。政府不得幫助賭博者，什麼人都這樣堅持着。可是現在似乎已臨到了交易所不得不關門的時間了。幾千家的公司要毀壞了，全國的營業要癱瘓了。已聽到了匹茲堡交易所倒閉的消息。因此受驚的名人們又一再擁進了窩忒曼的辦公室。政府的錢又一再倒進了銀行中；它們便從銀行轉入了窩忒曼的手；在那生死問題發生後的幾分鐘中，來了一個佈告說窩忒曼願以一分息出借二千五百萬元。

因此把危局轉變了過來。那站着的經紀人快活了歡呼的聲音傳遍了全窩爾街。一羣人集在窩忒曼辦公室的前面在合唱着崇讚歌。

這一切的事情孟德鳩都一天一天地在追隨着。那天星期四下午他經過窩爾街，他聽見羣衆在歌唱。他回轉來了，心裏很不舒服。這是一幕多麼滑稽的悲劇啊——那把危局挽轉來的人就是造成這可怖的局面的人！難道還舉得出比這首都的領袖用來欺騙那盲目而無助的民衆的行爲更可怕的例證了嗎？

只有——一個人孟德鳩可對他發洩他的感慨的：除他自己之外只有——一個人知道那實在情形的。孟德鳩得到了一個習

慣，每在他作好了工便到捷報館去耽一回，聽幾分鐘貝次的怨謗。

貝次每天總能得到些內在的新鮮新聞；不僅是翌日所發表的，那些就是任何地方不會發表的新聞他也能得到。他和孟德鳩要彼此都憤怒夠了才止。在‘捷報’中今天會是一篇自己的社論，這指出總統的過度的講演與造次的政策現在已得到了它們的自然的結果；明天又會是一封從名教士寫來的信，指窩忒曼為總統的後繼者。

人們狂了似地驚奇着窩忒曼的願以一分息出借二千五百萬元的寬宏。可是他並不是他自己的錢——他所出借的是國家銀行的錢；這國家銀行的錢又是從政府得來的，而他們是一些利息都不付給政府的。世間再沒有任何容易如國家銀行的坐收其利的詐術了，貝次這樣說。些漂亮的紳士用民衆的錢來造他們的銀行。政府存錢給他們，他們什麼都不付給政府，而他們却由此從民衆得到利息。他們有發行幾萬萬元鈔票的特權，他們也從此得到利息，而什麼都不付給政府。還有登峯造極的是他們用他們的盈餘來收買政府！他們滿充財政部以他們的私人；在他們不穩的時候，便盡支財政部的錢轉入他們的存庫中。

原  
书  
空  
白  
页

## 第二十三章

孟德鳩已費了兩天工夫盤算着露仙的末一次的請求。這是一樁難差使；可是他到底決定了他要去勉爲其難。他到了賴德爾的家裏拿出了他的名片。

“賴德爾先生簡直太忙了，先生——，”總管道歉似地說。

“我有緊要的事，”孟德鳩說。“請把這名片遞給他。”他在宮殿似的外廳中等着，它的天花板的裝飾完全是從意大利的古宮運來的。

總管終究回來了。“賴德爾先生說可否請你上樓去看他，先生？”

孟德鳩走進了電梯，便被帶到了賴德爾的私室。在客廳的中間有一張長方的大桌子，上面堆着許多文件；賴德爾便坐在桌子前的椅子中。

孟德鳩從沒有在人的容貌上看到過這種可怖的苦楚。那時髦的漂亮人已在一星期中變老了。

“賴德爾先生，”在只有他們兩個人的時候，他開始說，“我收到一封泰羅夫人的信，請我來看看你。”

“我知道，”賴德爾說。“這才像她的為人；你也真好。”

“要是有什麼能幫忙的地方我是很願意効力的，”對方說。

然而賴德爾搖搖頭。“不，”他說；“沒有什麼事。”

“要是我能幫你料理你本人的事務——”

“無可幫忙了，”賴德爾說。“我是無從着手起了——我在這世界上一塊錢都沒有了。”

“那是不可能的事，”孟德鳩不服道。

“這是千真萬確的！”他驚呼道。“我已試過各種的方法——我已想之又想，想得我幾乎要發狂了。”他瞥了他四周的雜亂的文件一眼，便痛楚地用手支着他的前額。

“說不定會有一個新的念頭想出來，”孟德鳩提示道。“我真不懂像你這樣有錢的人怎會弄得什麼都沒有了呢——”

“我所有的每樣東西都是抵押了的，”對方說。“我老在四面八方借錢。我只在打算得到利息——我只在打算增加我的產業。而現在呢——什麼都丟了！現在所留下的拿牙還債都不够。”

“然而，賴德爾先生這次的困厄當然僅是暫時的。產業一定可以重復舊觀的——”

“要好多年呢，要好多年呢！而且在這期間內，我會被逼得積不起來的。他們已摔倒了我——他們已毀滅了我！我甚至賴以生活的錢都沒有了呢。”

孟德鳩默思了幾分鐘。“索羅夫人寫信給我說窩忒曼——”他開始說。

“我知道，我知道！”對方叫道。“他要得他的所欲，不得不對他說些話。”

孟德鳩不說什麼。

“也許他如他所應許的做呢？”賴德爾繼續說。“他以前這樣做過的——然而我不是做了窩忒曼的小廝之一了嗎？”

沉默了。“像約翰羅凌士，”賴德爾用低低的聲音繼續說。“你聽到過羅凌士沒有？他是一個銀行家——全城最老的一個。窩忒曼給他一個命令，他却藐視他。於是他破壞了他；取去他所有的每一塊錢。那人便來跪在他的前面。‘我已

經教訓了你誰是你的主人，'窩忒曼說。'哪這兒是你的錢。'現在羅凌士對他諂媚着，他也面團團成了富家翁了。"

孟德鳩想不出什麼來回答這話。

"賴德爾先生，'他終究開始說，"現在我對你沒有多大的用處，因為我沒有實力。盡我所能對你說的只有我願為你効力的這句話。我願為你努我所有的力，要是你讓我努力的話。那就是盡我所能說的了。"

賴德爾抬起頭來，光射在他蒼白的面孔上。"謝謝你，孟德鳩先生，"他說。"你真好。聽到一句同情的話，至少，也是一個幫助。我——我會讓你知道的——"

"好的，"孟德鳩說，站了起來。他伸出了他的手，賴德爾便震顫地握了它。"謝謝你，"他又這樣說。

孟德鳩旋轉身，出去了。他自己在大扶梯上走下去的。在扶梯腳下他碰到了那總管，托着一只置咖啡的盤。

他止住了那個人。"賴德爾先生不該給獨自留着，"他說。"他應當有他的醫生在一起。"

"是的，先生"對方說，於是突然停了。從上面的樓板上發出了一聲鎗聲，震動了全屋子。

"哦，天哪！"總管喘息道，向後倒躲着。

他一半掉，一半放了那盤在椅子上便狂奔上樓去了。孟

德鳩彷彿變成了石頭般站了一兩分鐘。他又看見一個僕人從餐室奔到樓上去了。於是，受了突然的刺激，他旋回身走到了門口。

“我是沒有用的，”他私自想着；“要是我還不走，我要把露仙的名字拖到這件事的中間來了。”他便開了門靜靜地走下了階石。

在翌晨的新聞紙中他看到斯坦利賴德爾已打中了自己的身體，就要死了。

在同日早晨的但維爾的新聞紙中也載着一段自盡的新聞：一個神祕的異鄉女子到旅館裏去開了一間房間，服了毒。她很美麗；人家猜想她一定是女優。但是他沒有留下一張紙條，或者一些可從此指認出她來的任何線索。新聞紙上印了她的相；可是孟德鳩並不有着但維爾的新聞紙，所以直到他死，他也永不會知道露仙杜伯利的命運是什麼。

那恐慌停止了，然而全國的營業都陷於傾覆中了。經濟的心臟已停頓了一星期的跳動，商業的所有大大小小的血脈管也都呆滯着。幾百家公司已失敗了，幾千家的工廠和製造廠都正倒閉。幾百萬的人都失了業。整個夏天鐵路上的車跑來跑去忙個不了，而現在二十五萬輛的貨車都擱置着。到

處都是貧窮與苦楚；這彷彿是個龐大的災厄的潮水從首都流動了頭，便流遍了大陸。甚至洋也阻擋不住它；它還流到了英吉利和德意志——甚至在南亞美利加洲和日本也都覺到了它。

一天，那時孟德鳩依舊在戰慄於他經驗的痛苦，他在第五林蔭路上走走，他遇見了羅刺赫甘，她在從一家店舖走到她的馬車去。

“孟德鳩先生，”她驚呼道，站住了，面上現着一個準真的迎候的笑容。“你好啊？”

“我好的，”他答道。

“我猜想，”她接着說，“你在這些可怕的日子間很忙吧。”

“我在觀察得比工作忙，”他答道。

“愛麗思也好嗎？”

“她好的，我猜想你總聽到了她訂婚的消息了吧。”

“是的，”赫甘小姐說。“哈立告訴我的。我很喜歡。”

“你在走上去嗎？”他接着說。“請同我一起坐吧。”

他進了馬車，他們一起上前去了。他們談了幾分鐘，於是赫甘小姐突然說，“可否請你和愛麗思在這星期的一晚到我們家裏來吃飯？”

孟德鳩隔了一回還沒有回答。

“家父現在也在家，”赫甘小姐繼續說。“我們都願意你們來啊。”

他向前凝視着。“不，”他終究說，低低地。“我想還是不來了吧。”

他的態度甚至比他的言語還要使他的同伴難受。她駭異地望着他。

“怎麼？”她開始說，又停止了。繼而是沉默。

“赫甘小姐，”他終究說，“我可以有照例的托辭。我可以說我已有別約；我太忙。在我們的這個交際界中我們照例不必說老實話的。然而我總覺得我非同你坦白地說不可。”

他並不向她看。她的眼睛驚奇地釘着他“什麼事？”她問道。

他便答道，“我看還是不再同你父親會面的好。”

“爲什麼！你和家父之間發生了什麼事情了嗎？”她惶惑地驚呼道。

“沒有，”他答道；“從我在紐坡特同你們一起用餐後，我還沒有見過你的父親。”

“那末究竟是什麼事呢？”

他停頓了片刻。“赫甘小姐，”他說，“我在這次恐慌中得

到了一個可痛的經驗。我在很可怖的歷程中經過了它。我還不能釋然——我還不能從我的心中摔出這痛楚的印象。這對我是件很現實，很可怕的事情——這次千千萬萬人的生命的毀滅。所以正在現在我是不適於享受這種交際生活的安樂的。”

“可是我的父親！”她伸辯道。“他與這事有什麼關係呢？”

“你父親，”他答道，“是應負這次恐慌的責任的人中的一個。他助成它的；他從它得了利益的。”

她向前一跳，緊握着她的手，而狂妄地望着他。“孟德鳩先生！”他驚呼道。

他並不回答。

長時間的停頓。他聽得到她的急促的呼吸。

“這是實在的嗎？”她低言道。

“很實在，”他說。

又是沉默。

“我不大知道我父親的事務，”她終究說。“我不能回答你所說的。這真太可怕了。”

“請了解我，赫甘小姐，”他說。“我不該把這種思想來勒逼你；而且說不定我已弄錯了的——”

“我寧可你把實事告訴我，”她迅速她說。

“我相信你是這樣的，”他答道。“那就是我所以講了的緣故。”

“他所做的真是這樣可怕嗎？”她用低低的語聲問道。

“我寧可不回答，”他說。“我不能判斷你的父親。我只想保全我自己。我怕這世間的流行性感冒會染到了我。我已明白了這樣多的人的事業，一個一個地。他們從事這事業，它便執着他們，而在他們知道它的以前，他們已墮落了。我在這首都所見到的已夠使我驚惶，幾乎恐怖了。我的每一支纖維都在叫出反對它的呼聲；我意思我要爲它奮鬥——終生爲它奮鬥。所以我不打算把它弄成社交的。當我看到了一個人在做我以爲是可怖的錯誤的時候，我不能到他的家裏去，同他握手，對他笑着，並同他敷衍。”

隔了好久，赫甘小姐才回答。她的聲音顫動的。

“孟德鳩先生，”她說，“你一定不要以爲我沒有給這些事情煩擾過。可是一個人能做什麼呢？什麼是補救的方法？”

“我不知道，”他答道。‘我要知道了就好了。我只能告訴你這個，在我還沒有找出一個的以前，我不想安息。’

“你打算怎樣開始呢？”她問道。

他答道：“打算進政界。我打算設法教導民衆。”